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一卷第九期

詩學研究號

良大藏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九年三月十五號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本號分兩期排印，實出於不得已：(1) 陰歷年關，印廠停工；(2) 遠處來稿，未能到齊。

本 期 目 次

.....

新詩底我見.....	廣白情
詩人與勞動問題(續).....	田 漢
法比六大詩人.....	吳弱男女士
俄國詩豪樸思德傳.....	西 鼻
太戈爾傳.....	黃仲蘇
哥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田 漢
詩.....	社 員
通信.....	社 員

前 期 目 次

.....

詩人與勞動問題.....	田 漢
詩的將來.....	周 無
英國詩人勃來克的思想.....	周作人
太戈爾的詩十七首.....	黃仲蘇
難道這也應該學父親嗎.....	易家鉞
詩.....	社 員
新詩略談.....	宗白華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本期頁數多至三倍，所以不得不加價；但定全年的，照舊不加，以表優待。

新詩底我見(有引)

康白情

我早就有個野心要系統的著一篇『詩底研究』。後來看範圍太大了，只得想縮小一層，著一篇『新詩底研究』。這還是半年以前底事。及到少年中國豫備出『詩學研究』，我就着手豫備著這篇文章，把我所能夠找得到底參考書都找起來了。但書越參考得多，越覺得自己懷疑，越不敢下手，以致至今沒有成就。就今日想來，這個題目還是太大了，不能不更縮小一層。這一篇新詩底我見就是一縮再縮底結果，僅以寫出來發表我對於新詩底直覺的。

這時我正在繁忙的上海整日價的奔走，實在不能作文。不過爲了感神的需要，勉強草成這篇，只能當他一個『例解』或者一個『總目』等到稍有餘暇，才把他實驗的，思辨的，批評的，修改的，細密的重著出來。只是這些雖是我底直覺，卻是自以爲都有科學的根據，或者得於朋友間相互質難底結果。去年我過南京底一夜，爲了『新詩是貴族的』底一個判斷，我和六個朋友，舌戰了三點多鐘，畢竟兩不相

新詩底我見

讓，我在主義上承認了他們的，他們在真理上承認了我的。這種的辯論很有價值。我很願對於新詩有興趣底朋友些，對於我底直覺有懷疑底地方嚴格的批評，庶幾到底求得一個是處，更能發見許多的新義，使我能於重著這篇底時候格外精詳，或者說改今日底論點，那更是真理之幸了！

一個科學家，他並不在以嫻於科學史，科學通論，和科學方法論等等見稱，而貴能具體的發見幾個科學上底事實或真理。文學家也是這樣：不僅在能批評，而在能創造。有些鄙薄批評的，說做文學家不成功就去做批評家，甚至至於說，批評底書是教書匠看的，雖屬偏激之論，也足見空論不足向了。即如這篇所要說的都是些『甚麼是甚麼』，『爲甚麼』或『怎麼樣』，僅足以給我們一些抽象的觀念，而不能直接助我們產生真正的作品，能直接助我們的，還是要『甚麼』。所以我以爲與其研究關於作品底空論，甯肯觀摩古今真正的作品，而與其觀摩別人底作品，又甯肯自己去創造。新詩底精神端在創造。我願世間文學的天才，努力探尋宇宙底奧蘊，創造成些新詩，努力修養，創造自己成一

個新詩人！

「要煮清茶，

須親到山頭找源泉去。」

一

劈頭一個問題，詩究竟是甚麼？

懷疑是不中用的。這不妨姑且獨斷的說：在文學上把情緒的想像的意境音樂的刻繪的寫出來這種的作品就叫做詩。

那麼都是詩了，怎麼又有新詩呢？

新詩所以別於舊詩而言，舊詩大體遵格律，拘音韻，講雕琢，尚典雅。新詩反之，自由成章，而沒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節，而不必拘音韻，貴質樸，而不講雕琢，以白話入行，而不尚典雅。新詩破除一切桎梏，人性底陳套，只求其無悖詩底精神罷了。

那麼詩和散文沒有分別了？

不然，有詩的散文，也有散文的詩。詩和散文，本沒有甚麼形式的分別。不過主情為詩，底特質音節也是表現於詩裏的。多詩大概起原於遊戲衝動，而散文卻大概起原於實用衝動。兩個底起原稍異，因而作品裏所寓底感情不同，因而其所流露底節奏

二

也有差別，因而人一見就可以辨其為散文為詩。若更要追尋為甚麼便只好訴諸直覺了。

宇宙間底事物，無一樣不是我們底詩料。他們都活鮮的等着，專備詩人底運用。巧匠把斷瓦殘磚蓋成一所華屋，拙匠把采椽丹楹弄來沒有了顏色，其操持都在匠心和匠手。物如的世界元是蠢的；經過心底鍛煉，才覺得有些美；更淘去較粗的，而把更精的充量的表出來，就是藝術。以熱烈的感情浸潤宇宙間底事物，而令其理想化，再把這些心象具體化了而讚之於只有心能領受底音樂，正是新詩底本色呵。

『我想世界上只有光，

只有花，

只有愛！』

二

舊詩底好的，或者音調鏗鏘，或者對仗工整，或者詞華禮麗，或者字眼兒精巧，在全美底一面，也自有其不可否認底價值，為甚麼要有新詩呢？我想為了種種的逼迫，這實在是必然的傾勢：（一）社會上經濟的組織不完善，人不聊生，於是對於舊的

制度文物，一切懷疑，而各色新的主義應運而生，就詩壇也不能不受其潮流底撼動：一面因慣過繁賾的生活，腦質疲勞，經營物質的生活之餘，更無暇用心於纖巧的事，自然見着煩瑣的東西就覺得十分煩膩，想根本改造他；他一面卻因思慮過多而致腦力衰弱，轉成深思底病，又覺得膚淺的作品，不能滿足我們享樂底慾望，謹嚴的格律，簡單的形式，不能裝入我們深遠的思想，那麼只好另闢境界了。你看變風變雅作於周室之衰，辭賦作於戰國亂離底時候；五言盛於漢底末世；七言成於五胡亂華之後；如詞如曲，都正當宋元憂患底際會生成。這些都是因經濟的關係而起內的反應，可以引證的。

(二) 庚子拳變以後，從槍礮以至學術思想，逐漸輸入中國，中國人逐漸有了科學的腦筋，於是在詩裏也不免要想得一些具體的觀念；舊詩拘於形式，不能應我們底要求，祇得革命。

(三) 法蘭西大革命後，自然主義的文學勃興，而詩體也有一個大解放。明治維新後，日本底詩壇起了大擾動，直由新格律而進為『自由詩』，由華詞而進為白話。近幾年這種法蘭西風和日本風傳入英格蘭和美利加這兩處，又起了詩國底大革命。

新詩底我見

大抵麥飯遇着酒娘少有個不發酵的。

辛亥革命後，中國人底思想上去了一層束縛，染了一點自由，覺得一時代底工具只敷一時代底應用，舊詩要破產了。同時日本英格蘭美利加底『自由詩』輸入中國，而中國底留洋學生也不免有些受了他們底感化。看慣了滿頭珠翠，忽然遇着一身縞素的衣裳，吃慣了濃甜膩，忽然得到幾片清苦的菜根，這是怎麼樣的驚喜！由驚喜而摹仿，由摹仿而創造。去年有許多的新詩，又已回輪過日本去了。

(四) 物窮則變。詩由三百篇而辭賦，而樂府，而五言，而七言，而詞，而曲，都是循着一定的程徑，由體裁底束縛而變為自由的。到了曲，辭句已經用白話了；體裁已經很自由了；不作散文的詩，更可以怎麼變去呢？

(五) 從歷史上看來，人羣思想底進化，是從法古而至於法今，從師人而至於師己，從地方的而至於世界的。新詩以當代人用當代語，以自然的音節廢沿襲的格律，以質樸的文詞寫人性而不為一地底故實所拘，是在進化底軌道上走的。——進化非人力所能擋得住的。

有了這些逼迫而知道新詩底成就是絕不可避免的。爲了文學底進化，我們不可不爲新詩努力。新詩底美，深藏在官快的美底第二層。我們要捨得丟掉那些鏗鏘的音調，工整的對仗，纓麗的詞華，精巧的字眼兒，庶幾真正的新詩可得而創造。

『暴徒是破壞底娘；

進化是破壞底兒。

要得生兒，

除非自己做娘去！』

三

但是，新詩底要素是些甚麼，也不可不再爲商量。普通做詩，照前面說過的，是把情緒的，想像的意境，音樂的，刻繪的寫出來。所寫的是內容，寫的是形式。新詩既有別於舊詩，我們儘好更具體的給他們一個分別罷。

就形式說，有音樂的和刻繪的兩個作用。音樂的共音節；刻繪的是寫法。

(一)舊詩裏音樂的表見，專靠音韻平仄清濁等滿足感官底東西。因爲格律底束縛，心官於是無由發展；心官愈不發展，愈只

在格律上用工夫，浸假而僅能滿足感官；竟喚不出詩底氣味了。於是新詩排除格律，只要自然的音節。

情發於聲，因情的作用起了感興，而其聲自成文采。看感興底深淺而定文采底豐歉。這種的文采就是自然的音節。我們底感興到了極深底時候，所發自然的音節也極諧和，其輕重緩急抑揚頓挫無不中乎自然的律呂。不要說詩，我們但讀文學家底散文，其音節底和諧，不但可以悅耳，並足以悅心，使我們同他起同一的感興。又不要說散文，我們但聽演說家底演說，其音節底和諧，也不但可以悅耳，並足以悅心，使我們同他起同一的感興。這都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莫知其然而然的。無韻的韻比有韻的韻還要動人。若是必要藉人爲的格律來調節聲音而後才成文采，就足見他底情沒發，他底感興沒起，那麼他底詩也就可以不必作了。感情底內動，必是曲折起伏，繼續不斷的。他有自然的法則，所以發而爲聲成自然的節奏；他底進行有自然的步驟，所以其聲底經過也有自然的諧和。音呀，韻呀，平仄呀，清濁呀，有一端在裏面，都可以使作品愈增其美，不過總須聽其自然，讓妙手偶然得之罷了。

詩要寫，不要做，因為做足以傷自然的美。不要打扮而要整理；因為整理足以助自然的美。做的是失之太過，不整理的是失之不及。新詩本不尚音，但整理一兩個音就可以增自然的美，就不妨整理整理他。新詩本不尚韻，但整理一兩個韻就可以增自然的美，又不妨整理整理他。新詩本不尚平仄清濁，但整理一兩個平仄清濁就可以增自然的美，也不妨整理整理他。「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沒有平仄，我們覺得他底調子十分高爽。因為他有清濁。「江南好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沒有格律，但我們覺得他底調子十分清俊。因為他不顯韻而有韻，不顯格而有格，隨口呵出得自然的諧和。「滴滴琴泉，聽聽他滴的是甚麼調子？」既沒有韻，也沒有清濁，但我們覺得他底調子十分響亮，而且有些神奇。因為他有平仄而兼有音——就是雙聲和疊韻。總之，新詩裏音節底整理，總以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為標準；若到真妙處，更可以比官快更進一層。太戈爾底爾丁集裏說：「你那樣輕笑低吟，不是我底耳，祇有我底心能聽。」要到祇有心能聽，那更不用說有了自然的音節，就四圍都無處不是韻了。

新詩底我見

(二)刻繪的作用，在把我底感興，完全度與讀的人。我底感興所以這樣深，是由於對於對象得了一個具體的印象；讀的人是否能和我起同一的感興，就看我是否能把我的所得於對象底具體的印象具體的寫出來。我們寫聲就要如聽其聲；寫色就要如見其色；寫香若味若觸若溫若冷就要如感受其香若味若觸若溫若冷。我們把心底花蕊開在一個具體的印象上，以這個印象去勾引他底心，他得到這個東西，便內動的構成一個，引起他自己底官快；跟着他再由官快進而為神怡，得到美底享樂，而他底感興起了。這個似乎說，詩是為人而作的；其實不然。就功利說，這種的寫法都是為了讀的人，而就動機說，只不過是迫於藝術衝動而為自己表見。我底詩一脫筆，我自己也就成了讀的人了。能引起我底感興底再生，就能引起別人底感興底共鳴。你看「小胡同口，放着一副菜担，——滿担是青的紅的蘿蔔，白的菜，紫的茄子；賣菜的人立著慢慢的叫賣。」我們讀了就如看見的一樣。「忽地裏撲喇喇一聲，一個野雁飛去水塘。鬚髯像大車音波，漫漫的工——東——噹。」我們讀了就如聽見的一樣。這就是具體的寫法，就是刻繪的作用。——這本是文學裏應具的通德。

不遺舊詩限於格律，不能寫得到家；如今新詩和散文攜手，自然更能寫得到家了。

就內容說，有情緒的和想像的兩種意境。

(一)詩是才情的文學。沒有情緒不能作詩；有而不豐也不能作好。勿論緊張或弛緩，興奮或沈抑，而我們底感情上只有快不快。由是勿論我們底情緒為歡樂為悲哀，都可以引起我們底美底感興，而催我們作詩——甚且愈悲哀，在詩人底味上覺得愈美。詩人不必是神經質的；但當其詩興大發，不可不具神經質底作用。詩人看世界都是有生氣的；因為要有生氣才有死氣，要有美和醜底對比才生快不快底感情。我們看一個碗池：看他和卽墨黑公管城毛公會稽稽先生相與為友，鎮日都過的很清潔的生活；他在案上靜着，自然幽雅的和他們傍着動的時候，便互助的成就許多有益的事。我們在這裏，覺得十分羨慕他，不管他有沒有詩意，但至少總起了一點好玩兒的感興。又看他靜便靜着，動便動着；機械的忙着而不知道為的甚麼；成就許多有益的事而於他自己無與；就和些朋友一塊兒生活着，也只是不得不，隨便應酬罷了。我們在這裏，又覺得十分可憐他，不管他有

不有詩意，但至少又總起了一點無聊的感興。原來宇宙只是一個真，不管人間底美不美。但人間要把他看作美或看作不美，他卻沒有法子拒絕的。情緒是主觀的；而引起或寄託情緒的是客觀的。我們要對於宇宙絕對的有同情，再讓他絕對的同情於我，濃厚的情緒就不愁不有了。

(二)有濃厚的情緒而沒有豐富的想像去安排他，畢竟也不中用。我們要讓死氣的世界都帶了生氣，都着了情底彩色，非想像不為功。要把所要的材料，加以剪裁，使其適合尺度，也非想像不為功。要把所得的材料，加以調整，構成所要的東西，更非想像不為功。想像抽這一個印象底這一節，又抽那一個印象底那一部，構成一個新意境，構成一個詩的世界。

還有幾樣東西，不是言語所能說得明白的，也提個影子。第一，新詩在詩裏本是要圖形式底解放的，那麼就甚麼體裁也不能拘，而尚自由的體裁。次則遣詞要質樸而命意要含蓄。紅樓夢所以令人百讀不厭呢，因為他底命意都不是裸然顯露的。含蓄並不是要隱晦；明瞭並不是不能含蓄。甚麼『溫柔敦厚』哪，是屬於作家個人的修養和社會底風教，和這個無關；不過使首有

畫而意無窮，令讀的人一唱而三歎，是藝術上可以做得到的。不然，一看就盡，味同嚼蠟，簡直甯可不作了。再次則神祕固不是詩裏必須的東西，但因其中乎人類底天性，也可以興起一種美感，所以有時因想像而涉於神祕，也正不必排去的。最後就是風格要高雅。怎麼樣才是高雅？這是很難說的，而且也非純靠藝術所能達到的。我在這裏，只好要求新詩人自己努力於人格底完成罷了。

『四圍底人籟都寂了。

只有她纏綿的孤月

儘照着那碧澄澄的風波

碰着船尾里糊塗的響。

我知道人底素心，

水底素心，

月底素心——一樣。

我願水送客行，

月伴我們歸去——

四

新詩底我見

新詩底大旨大概是這樣了。我對於他還有幾條意見，也不妨拉雜寫出來：

(一)新詩在詩裏，既所以圖形式底解放，那麼舊詩裏所有的陳腐規矩，都要一律打破。最戕賊人性的是格律，那麼首先要打破的就是格律。新詩並不就是指白話詩。白居易底詩老嫗可誦，宋儒好以白話入詩，宋元人底詞曲也大體是白話，但我們不能承認他們是新詩。新詩也並不就是指散文的詩。論語紀子路遇荷蓀丈人底事，陶潛底桃花源詩記和屈原宋玉蘇軾他們底幾篇賦，都可以說是散文的詩，但我們也不能承認他們是新詩。對於文學，在『當代。人。用。代。語』底原則裏，我主張做詩的散文和散文的詩就是說作散文要講音節，要用作詩底手段；作詩要用白話，又要用散文的語風。至於詩體列成行子不列成行子，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每每的詩裏必要用韻，就好用韻來敷衍，以致詩味淡泊，不堪咀嚼；新詩重在精神，不必拘韻，就偶然用韻以增美底價值，也要不失自然。

修辭的工夫雖不可少，但絕不可流於過飾；葩藻之詞盛，自

七

然言志之功隱了。所以我們底詩，要在質樸，真摯，清潔裏討生活，不要在典麗，矯飾，穠艷裏討生活。但不過飾呀，並不是說可以蓬頭跣足。西子花細宮裝，固有損她底自然的美，要使她蒙一塊下窳布見客，人又不能不掩鼻而過之了。

還有，文法也是一個偶像。本來中國文裏，沒有成文的文法；就使有文法，只要在詞能達意底範圍裏，也不宜過拘。在散文裏要顧忌文法，我已覺得怪膩煩的；作詩又要奉戴一個偶像，更嫌沒有自由了。而且零亂也是一個美底元素。我們只求其美，何必從律？杜甫底『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這種的倒裝句法，本為修辭家所許可的，不能以通不通去責他。所以我在詩壇，要高唱『打破文法底偶像！』

(二)新詩和舊詩，是從形式上分別的一種形式。可以裝勿論甚麼種精神。所以新詩不必要裝一種新主義，以至勿論一種甚麼主義。即如白話文，就是一個形式的東西，可以拿來作鼓吹無政府主義底傳單，也就可以拿去作軍袍加身的勸進表。新詩也是這樣：可以嘲咏風月，也就可以宣揚風教，可以誇耀烟雲，也就可以諷刺政體，可以寫『男的女的都在水田裏』也就可以

寫『鴛鴦瓦冷，翡翠衾寒。』就說平民的文學罷，一種是實寫平民的生活，一種是使平民都能了解。『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可算是實寫平民的生活了；而我們不能當他做新詩。『不採湖中紅藕，不認風前白鳥；留取一絲情，繫在白門疎柳。回首！回首！看是誰將心負！』可算使平民都能了解了；而我們也不能當他做新詩。反之，把東西洋舊時謳歌君主，誇耀武士底篇章，用新詩底形式譯出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他是新詩。可見詩了詩，主義了主義，——新詩固不必和甚麼新主義一致了。

進一步說。就是在文學上底甚麼主義，新詩也不必有的。和古典的不相容，不用說了；就是甚麼浪漫的哪，自然的哪，象徵的哪，也不是一個新詩人自己該管底事。我們做詩，儘管照我們自己所最好的做去，不必拘於一格。至於我們底作品究竟該屬於那一格，——後來的文學史家作分類底材料好了！

這些，勿論怎麼樣，總是知識上底事；感情上我卻怎麼樣呢？我覺得『我』就是宇宙底真宰。我想完成『小我』以完成『大我』。我覺得做人是我們底事業，發揮人性是做人所必具底條件。我想從獸性和神性底中間，找出人性來。我覺得勞動是我

們底天職。田野是我們底花園，勞動家是我們底好朋友。我想和些好朋友，走到花叢裏，去找詩的生活去。

(三)新詩的精神端在創造。因襲的，摹仿的，便失掉他底本色了。做一首詩就讓這一首詩有獨具的人格。如果以前有了這麽一種詩情，以後的就可以不必再作了；因為兩美並立，便兩敗俱傷，何必多此一舉呢？而事實上並不能兩美並立呢？

(四)詩和詞底分別，也只在乎形式而不在乎精神。所謂「詞十體偷，詩人忠厚」，只關一時代底風化，不能推以為詩和詞底分別的。詞和曲底分別也是這樣。新詩既可以創造「新詞」「新曲」，又有甚麼不可以創造呢？所以有不講格律，而其體裁風格和詞曲太相近的，我便想要武斷他為「新詞」或「新曲」。

我所以分出「新詞」和「新曲」，是怕把新詞底體裁風格混舉了。

我以為就是一種形式的東西，也各有其獨具的精神。如詩如詞如曲以至新詩「新詞」「新曲」都該各有領域，不容相混。要做舊詩，就要嚴守格律。填詞就要倚聲。作曲就要按譜。我們依格律作一首白話詩，只能叫他做非古典主義的古詩或律詩，不

新詩底我見

叫他做新詩一樣，我們用白話作的詩或曲也只能叫他做非古典主義的詞或曲，不能叫他做「新詞」或「新曲」甚且就勿論用文言或白話作一種講格律底東西，如果錯了，些須規矩，就不能還說他是那一樣東西。例如填一闕「燭影搖紅」我們改了他幾個平仄節奏，就不能還說他是「燭影搖紅」，最好是給他另起一個名字。因為我們自己底東西要保有個性，就不能不尊重別人的個性呵。

(五)新詩也可以唱的。因為只要有一串聲音，就可以唱的。這個話不用我註釋，朱熹答陳體仁底信裏說：「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那麼新詩可以唱，就勿庸疑了。

我很願能為新詩製成些樂譜。但一種樂譜，只許套一首新詩；而一首新詩卻可以有幾個樂譜——

(六)詩是主情的文學；詩人就是宇宙底情人。那麼要作詩，

就不可不養感情。

但是感情和知識每每是不能並容的。我們底知識夠了，我們底感情就薄了；又怎麼樣辦呢？我想只好讓感情和知識各向一方面發展，而不取其調和。就是說：在科學上要痛用知識，而不摻入感情；在詩上要痛抒感情，而不必顧忌知識——我這說，在事業上要痛持意志，而不可為感情知識所動搖呢。

科學給我們說：花是生殖植物底器官；戀愛是獸類性慾的衝動；就人間種種精神上底動作，也不過是為生活底要求罷了。這麼一來，詩人就根本破產了！我們在這裏，只好佯作不知，任我們底衝動去做；衝動到了那裏，我們就做到那裏。就使知識明明給我們說，世界底前途沒有希望，我們至少也還要存個悲觀；因為就是悲觀，也還有些悲哀的情緒，也就還可以有為。要是因知識到家之故而生超苦樂觀，那簡直可以說是有佛性；有了佛性，恐怕就會沒有人性了！正要知其不可而為之，才有人生底趣味呵！

(七)詩起原於自己表見底藝術衝動。當其自己表見底時候，有實用底意義和價值；及其既成，便覺得有精神的美，而生一

種神祕的快樂，又有快樂底意義和價值。所以詩是『為人生底藝術』和『為藝術底藝術』調和而成的。但有偏主前一說的說，詩不問工拙，唯其志。又有偏主後一說的說，詩不問善惡，唯其美。實際，沒有志不能作詩；既成詩就終歸是言中有物的；而沒有美便不成其為詩了。不過詩底風格，繫乎作家底人格。即如朱熹說：『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人間固有以四肢皆懶慢不收拾為美的；能使人這樣，就是他們底藝術；只是風格太卑了。我們說詩，處處都要他於世道有補，固未免『頭巾氣』太重，然而在自己表見之內而不能以最高尚的人格表見於最高雅的風格裏，也是詩人底羞了！

唉！不諳『高山流水』之韻的呢，『打骨牌』就工了。不樂編衣茶衿之雅的呢，綠衣黃裳就美了。為了人生，我們怎麼可以不唱詩底高調呢？

(八)『平民的詩』是理想，是主義；而『詩是貴族的』卻是事實，是真理。怎麼說呢？藝術衝動底起，必得當人生底靜觀底時候。我們正役心於人生底奮鬥，必不能作詩。即如說伏羲以佃以漁，作網罟之歌，恐怕也是要曬網底時候才能作的。大多數，太多

數的人是終日奮鬥的。我們不能使大多數的人作詩，足證詩底起原是貴族的了。又，審美觀念底起，也必得當人生底靜觀底時候。我們正役心於人生底奮鬥，必不能作藝術底鑑賞。卽如西湖底「船家」，我們要同他談湖光怎樣澹澹，山色怎麼樣空濛，他一定是含糊答應的。大多數的人，是終日奮鬥的。我們不能使大多數的人都得詩底享樂，足證詩底效用又是貴族的了。而從歷史上觀察，社會是進化的；但詩也是進化的。大多數的人，文化程度增高，少數人底文化程度更增高了。我們沒有法子齊自然底不平等，那麼據過去算將來，詩又有十之八九是貴族的了。

惟其詩是貴族的，所以從詩底歷史上看，他有種種形式的變遷，而究其實，一面是解放，一面卻是束縛，一面是容易作，一面卻是不容易作好。你看從三百篇以至詞曲，作品底數量雖有增加，而其重量和數量底比例率恐怕只有減少，就可以知道了。

惟其詩是貴族的，所以詩儘可以偏重主觀，觸物比類，宣其性情，言詞上務求明瞭，只盡力之所能及，而不必強求人解——見仁見智，不是作的人所宜問的。

新詩底我見

勿論怎麼樣，感情終結是不可以理解的。真理雖是這樣，我們卻仍舊不能不於詩上實寫大多數的人底生活，仍舊不能不要使大多數的人都能了解，以慰藉我們底感情。所以詩儘管是貴族的，我們還是儘管要作平民的詩。夜深了！夜深了！我們聽。聽。明天快天亮。啾！

「我們叫了出來，

我們就要做去。」

五

好，要說到新詩底創造了。不過這是沒有挨方子的，只好略述我自己底經驗。

新詩底創造，第一步就是要選意。在詩人底眼裏，宇宙就是一首大詩。所以詩意是隨時有的，只等我們選其味兒濃厚的寫出來罷了。我們說選意，卻不是有意的去選，而是無意的去選。就是說，有了深刻的感興，又迫於藝術衝動，不得已而後作；如果有幾分得已，覺得也可以不作，那便是這個詩意不好，竟可以爽性割愛；或者覺得棄之可惜，而筆又不願意寫，那便是我們底詩興不濃，也竟可以爽性割愛。

意選好了，覺得非作不可了，就要佈局。要把所有這首詩裏底意境搜出來；要把所有搜出來底東西剪裁過來；要把所有剪裁過底東西排列起來。佈局就是詩意底整理。體裁就是佈局底形式的表現。

局佈好了，就要環境化。就是說，要把自己化入這個詩意底環境，或者讓這個詩意底環境化入自己底想像。這就是要使我底感興更深，要使我底印象更覺得鮮明濃麗。

環境化了，就要寫。要隨口寫；要隨心寫；要一氣呵成的寫。寫好了，最後還要讀。讀就是批評。要當做別人底詩讀，不要當做自己底詩讀。讀着有不順口底地方，就是音節不好，可以把他改了。讀着有不稱心底地方，就是體裁或其他的東西不好，也可以把他改了。讀過後覺得興味蕭然，不能引起我感興底再生，就是這首詩根本不好，根本沒有存在底價值，那麼簡直可以把他燒了。

一讀，二讀，三讀，通過了，——這首詩做好了。

「斑斕的石色，

綠綠的草色，

和這紅的，黃的，紫的，藍的，白的，鬆鋪在一地底山花相襯。

——人壓在半天裏。

這麼一塊紫細花底破袖！

花草都含愁，

爲着落日，也爲着秋。

我說，「不用愁呵！

天地不老，我們都正在着花呵！」」

六

勿論一件甚麼事，都不是偶然可以做到的。其間必有許多的關係。我們要明白這許多的關係而一一有一種預備底工夫，這事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割雞焉用牛刀』固然不錯，卻總不能不用『雞刀』。就是『雞刀』，就要有十分的預備。先要把鐵匠找好，把鋼煉好，把刀打好，把鋒口磨好，把割雞底手段練習好，然後才不至於臨時無措。其實這是很經濟的，因爲可以供很久的應用。作詩譬如割雞，也要從根本上預備工具起。新詩是新詩人創造的；那麼要預備新詩底工具，根本上就要創造新詩人——就是要作新詩人底修養。

一個新詩人要怎樣修養呢？

(一)「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不是說要清源才有清流麼？我嘗說：「蘇軾底文章以理勝，韓愈底文章以氣勝；而他們倆的都能出奇制勝，奔放自如。但初讀蘇軾的，覺得他底文筆很好，而繼讀韓愈的之後，才覺得他的一落千丈了。這就是他底人格底高尚不及韓愈。」推到詩壇要得高雅的作品，先要詩人有高尚的理想，優美的情緒；要得他有高尚的理想，優美的情緒，先要他有高尚的人格；要得他有高尚的人格，先就不可不讓他作人格底修養。

人格是個性的。我們完成我們底個性，使他盡量從偏方面發展，就是完成我們底人格。如李白底飄逸，杜甫底沈鬱，高岑底悲壯，孟郊底刻苦，都各有所偏；偏到盡頭，就是他們底人格底真價。如有主張要有中和之氣的，就要極端的偏於中和；中和到盡頭，也就是他底人格底真價。人格底修養沒有甚麼，只是要發展一個絕對的個性罷了。

(二)作詩本來靠天才，但知識不充，就天才也有時而盡。所以又要有知識底修養。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

新詩底我見

就是他親筆的供狀，就是知識底修養底第一個條件。但讀書並不是說止於詩學一類底書，更須及於美學，修辭學，社會學種種，而自然科學也須加以涉獵。他底第二個條件就是觀察。觀察有兩種作用：一種是證明書本的知識；一種是攝取經驗的知識。觀察有兩個對象：一個是自然，要窮究宇宙底奧蘊；一個是社會，要透見人性底真相。

(三)學問與我們能知，藝術叫我們能做。所以又要有藝術底修養。這個可以得兩種方法。直接的方法，在乎實習；只須我們常做，自然我們作詩底藝術日比一日的好起來了。間接的方法，在乎從旁面取觀摩之資。美在詩裏底形式的表見，屬於空間的，是詞句，是體裁；屬於時間的是音節，是風格。而可資以爲觀摩的，又可以得兩件事。第一是多讀有價值的作品；不但中國的要讀，就外國的也要讀，不但要讀詩，並且要讀美的散文；並且讀底時候，要看看上眼，聽上耳，讀上口。第二是多習幾種美術：圖畫可以使我們底詩裏有色；音樂可以使我們底詩裏音節諧和；雕刻造型種種美術可以使我們作詩曲畫刻繪的作用之妙；只是習底時候，也要看看上眼，聽上耳，做上手。

(四)詩是主情的文學，我已再三說到了。沒有濃厚的情緒，甚麼詩也作不好的。所以，最後，還要有感情底修養。關於這個，有三件事可以做的。第一是在自然中活動。作詩要靠感興；而感興就是詩人底心靈和自然底神秘互相接觸時，感應而成的。所以要令他常常生感興，就不能不常常接觸自然。我底長友宗白華說：『直接觀察自然現象底過程，感覺自然底呼吸，窺測自然底神秘，聽自然底音調，觀自然詩圖畫。風聲，水聲，松聲，濤聲，都是調聲底樂譜。花草底精神，水月底顏色，都是詩意詩境底範本。』他底話要是不錯，那麼自然又不僅是催詩的妙藥，並且是詩料底製造廠了！第二是在社會中活動。感情裏最重要的元素是同情；而其最，最重要的，更是對於人間底同情。同情是物理上底共鳴作用，是要互相接觸才能生的。而同情底深淺，又和互相接觸底次數成正比例。秀才對於八股文有濃厚的同情，因為他底比鄰只是八股文。尼姑對於人生沒有同情，因為她見着人生就跑，所以愈跑就愈遠了。我們要對於人間有同情，除非在社會中活動。我們要與社會相感應而生濃厚的感興，因以描寫人生底斷片，闡明人生底意義，指導人生底行為，庶幾可以使詩無愧為為人

生底藝術。第三是常作藝術底鑑賞。因為不過美底生活，不能免掉人生底乾燥。如音樂，如圖畫，如文學，種種藝術，非常事察賞，不足以高向我們底思想，優美我們底感情。

總之，勿論一件甚麼事，都不是偶然可以做到的。惟願我們以最經濟的方法，努力做去罷了。

『多挖幾鋤，

多收成幾顆。』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

詩人與勞動問題(續)

田漢

(III) 由來

(A) 評論方面

詩文界的思潮以 *Classicism* → *Romanticism* → *Naturalism* → *Neo-Romanticism* 的形勢而變遷，同時批評界的思潮，恰和他平行——

- (a) 古典主義時代的批評 十八世紀以前的批評家，大體依照一種規範、法則、批評作品（如中國從前批評家對於小說戲曲，動以「淺鄙可嗤」「小道」「不軌於正」「縉紳先生所不道」等語之）其規範、法則，不外前人遺傳的「慣例」*Convention* 和自己捏造的「成見」*Prejudice*（中國今日的批評界，依慣例的漸少，而成見的仍多！）
- (b) 羅曼主義時代的批評 十九世紀前半的批評家，依詩文上的羅曼主義運動，他們也「堡壘旌旗煥然改色」悟

詩人與勞動問題

前此偏狹之非，而以廣泛的同情，研究各種的文學，而以公正的態度批評之。

(c) 自然主義時代的批評 十九世紀後半的批評家，內依生物學的批評家的影響外，承唯物人生觀的風潮，視文藝不過一種記錄，無所謂理想的徑路，所以多輕視作者的個性，為純客觀的批評。

(d) 新羅曼主義時代的批評 自英國的 Walter Pater 後，以迄最近流行一種「印象批評」*Impressive Criticism*。超審美的法則和科學的觀察，全然依批評家自身與由那種作品所受的印象，一毫不假的發表出來。引 *Rene Doumic* 的話便是——

l'a critique impressionniste est, pour tout dire, celui qui, Soucieux avant tout de sa personnalité, va chercher a travers les livres que lui meme, Cast, dans l'ordre intellectuel, unegoiste.

「印象批評家者，一言以蔽之，不管別的，先用意於自己的個性。就是在作品中，也祇求自己本身這們的人嗎？算

是知識界中自我主義的人。

總之，純客觀的批評，算是一種分析的批評，印象批評，算是一種綜合的批評，前者算是新客觀的批評，後者算是新主觀的批評，正和擬古主義時代的批評是舊客觀的，羅曼主義時代的批評是舊主觀的一樣。

* * *

批評方面影響於自然主義的三大批評家——

(a) 聖特博輔 Charles Augustin Sainte Beuve (1804-

1869) 的批評

(一) 他的批評的根本義 去自己的偏見和成心，對於各種類的作品具同情心。

(二) 他所主張的『批評家的任務』——

第一、把文藝上的作品和作者的生涯、境遇、目的、社交、周圍之空氣等提示於一般讀者之前，
第二、指示作家的功績、缺點、地位等，

(三) 他的主張的根柢『文藝即作者的氣質，即 "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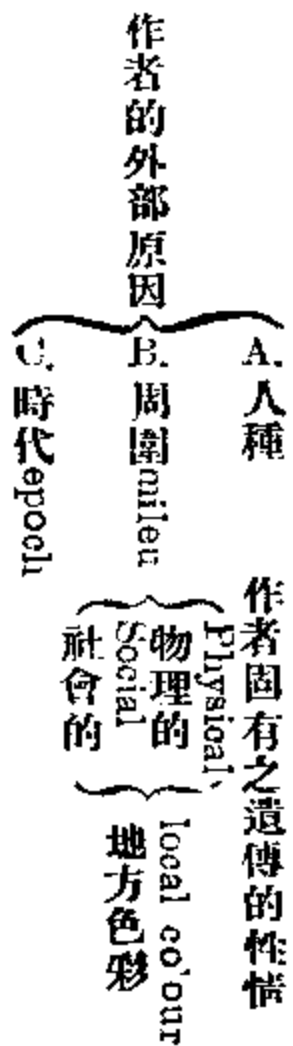
perament de l'auteur"』

(四) 他的態度 帶近代科學的傾向。

(b) 鐵樓 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 的批評

(一) 他的批評的根本義 較聖特博輔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使文藝批評為極秩序的科學的東西。

(二) 他所主張的文藝 一國的文藝，即其國一切國民狀況的數學的結果，個人的文藝，即其所受外部原因的必然的產物，而此外部原因，可分三種，



作者內受先天的遺傳(人種)外受後天的支配。(周圍時代)全然為機械的盲動，以進把這種進路用科學方法實實在在寫出來，便是他所要求的文藝。

(三) 他的主張的根柢 自然派之唯物論的決定論和左

(四)他的主張的影響 這種生物學的批評發動科學，萬能時代的人心助長自然主義的文藝。

(B) 創作方面

(a) 巴爾札克 Honore de Balzac 的創作

(一)他的著書 『人生喜劇』 『La Comedie Humaine』 (計劃做二十五卷可是沒有做完)

(二)他的創作的注意 從來的歷史都是些乾燥無味的目錄。無活寫其時代的風俗。以博之後世的文學者。他便欲編成一部連續小說，以為社會情慾道義罪惡的記錄。

(三)他的風格 一面脫羅曼主義者的傾向，帶寫實風味，一面他所據科學的事實多憑想像所寫出的人物。是綜合的 synthetique 而非分析的 analytique。其人物的全人格常依一種 Passion 支配其行動。所以讀起來較左拿的作品更可以玩索人生之真味，而與後來之自然派像莫泊三 que du maupassant 和俄國的諸作家大異其趣。

詩人與勞動問題

(四)他的位置 溫和的自然主義 Light Naturalism 向深刻的自然主義 Serious Naturalism 的大橋梁。

(b) 福羅貝爾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一)他的著書 『波華麗夫人』 『Madame Bovary』 『沙倫波』 『Salambo』

(二)他的『波華麗夫人』的價值 純粹的自然派小說之嚮鐘。

(三)他的思想和藝術 他的藝術從他分析的習性而生。他的自然主義和 Zola, Balzac 等的不同，不加一點主觀。全立於嚴肅的客觀態度之上。

(四)他的創作的態度 以狂者的藝術和殉難者的謙遜與熱心。

(五)他的高足 為今日中國有名的莫泊三 Maupassant

(六)他的位置 早歲於做 『Tentation de St. Antoine』 時還帶羅曼主義傾向。作『波華麗夫人』後全為自然主義之大家而非習其先驅。

(IV) 特色,

(一) 客觀的描寫

(A) 冷靜的態度——作者不像羅曼派一樣；自己先泣着。賺人家的淚，或是自己先笑着。賺人家的笑。把不得不哭，或不得不笑的「人生之斷片」一毫不假的去在讀者的面前，而作者一點不動聲色。

(B) 提出問題不解決問題——作者把近代生活的暗黑面，深刻痛切的描寫出來。對於人物事件，不漏自己的感想和意見。

(二) 病的現象之描寫

(A) 個人之病的現象——應用生理學的智識研究人類的病的現象作成 medical novel or poem 尤以遺傳。

(a) 科學的製作

十八

病為主題。

(B) 社會之病的現象——應用社會學的觀察，調查社會上病理學的 pathologicae 現象暴露其徵候 symptom 如左拿所作長篇小說二十卷，將政治，宗教，商工，菜市，魚市，酒店，經紀處，鐵道生活，礦山及他現社會各方面醜穢，悲慘的事實都毫無忌憚的寫出來。

(三) 精緻細密的描寫

(A) 思想之入細——有為研究蚯蚓，費去一生的科學者，也有為研究蚤的生殖器，不費十年歲月的學者，普通人了無興味之瑣事，作者可以理二三十頁的紙幅。

(B) 價值之平等——冷靜的科學的觀察者的眼中，事物無高下輕重之別。王侯將相，價值為均。與近代一般民主的傾全非英雄崇拜的傾向一致。

1. 『世界之醜化』“Verhässlichung der Welt”——破慣習的迷妄，剝人類的假面——

(一) 獸化之基礎觀念——依唯物的人生觀，一切萬有，物質之盲動。人類生活，動物生活，盲目的本能，生活，肉的生活，獸的生活。

(二) 醜化之基礎觀念——依唯物主義的觀察法，爛漫的櫻花，植物的生殖器；詩歌的神聖的戀愛，原始動物的肉慾的衝動，人類罪惡之源；宗教的信仰，人類神經之病的作用；

2. 作者對於人物事件的態度

1. 仰視的——如斯葛德的歷史小說，女必美人，男皆勇士。
2. 平視的——如 Dickens, George Sand 等的小說，作者與作中人物，事件，立於同一地位，作中的某人物，代表作者的思想感情。
3. 俯視的——作左拿等的小說，作者以冷眼傍觀的態度，俯視事物，專尋他的短處，醜處，不取 the pleasant 而取 the unpleasant，不取他的 bright side 而取 dark side。這便是自然主義的作者，對於人物事件的態度。

(b) 醜的獸性之描寫

3. 近代人的肉慾生活

1. 原因 近代物質主義盛行，而 conventional illusion 消滅，至於人貪肉感的刺戟，所謂 Decadant 的生活——『女』與『酒精』——『醉酒婦人』
2. 象徵
3. 結果 給文學者以醜獸性描寫的為材料

人評左拿的作品謂

1. Dante 曾作 Divina Comedy

詩人與勞動問題

4. 自然主義與羅曼主義的比較

- A. 羅曼主義專喜描寫物之靈的
精神。的。方面。而。間。却。黑。暗。面。
- B. 自然主義專喜描寫物之肉。的。
動。物。的。方。面。而。間。却。光。明。面。

補。足。原。理。 Ergänzungstheorie

- 2. Balzac 曾作 Human Comedy
- 3. Zola 今作 Bestial Comedy

5. 近代人本能生活之欣慕

1. 思潮上的原因——文明固定。生活陷於不自然。科學勃興。懷疑。一切。欣慕。自由。本能的。生活。

2. 文藝上的結果——置重肉慾。描寫。曝露。自然。的。真相。

1. 「自然」不自然——自然生活。靈肉調和的生活。美觀。一物的生活。

自然主義重肉輕靈重 sensation 輕 emotion 專寫近代生活 Degeneracy and decay 一面即成不自然主義且發露人類 animalism 一面以促人反省返於自然即成理想主義。

6. 對於醜獸性描寫的反對說

風教問題——左拿等的作品因為太 shocking 了。一時英國禁輸入。

2. 讀者之罪——左拿福羅貝爾等嚴肅的寫實品

誰之罪？ 作者之罪！！——sacher masoch 一流的卑猥的淫

品。

1. 理由——自然派以文藝爲『人類的記錄』 Human Document 所以此派的作品不外『從人類生存的記錄上隨便扯出一活葉』 “a living page, torn out of the annals of Human existence”

2. 用語

a. 法語——“Tranches de vie”

b. 德語——“Lebensanschnitt”

c. 英語——“Slices from real life”

d. 實寫日常生活的平凡事實

3. 內容

b. 所以條理結構極不完全

不以娛樂爲目的，故異於 Story。而以描寫爲要義，故近於 Sketch。

1. 『人生之斷片』的這句話

2. 平淡無奇

法蘭西的大文豪 Stendhal 有句話說『小說者沿道而行之鏡也』 “Un roman est un miroir qui se promène le long d'une route.” 文藝是人類日常生活的記錄，所以既無使人感動的 denouement 也無悲慘的 Catastrophe，且化貶英雄於凡民，化美人爲醜物，不寫人生的 Crisis 而寫 Every days life，益使文學平淡無奇。

3. 人生之斷片

前代的小說戲曲——前後脈絡照應，一絲不亂，人物事件篇中有交代，篇末有歸結。(Romance) 近世的小說戲曲——如抽刀斷水之一截，無頭無尾，但寫作者對於日常生活的 Immediate experience (Novel)

4. 讀『近代小說』者的感想——讀前代小說的——對於不自然的架定的故事，感興味，忘其爲我。

讀近代小說的

現代人生、活、太、忙、現、實、感、太、強、無、謂、『娛、樂、文、藝』的、餘、裕。所以要求和眼前這個人生最接近最密着的文學作品，雖那作品中趣味略薄，結構略鬆，皆非所顧。因為於這種作品我們可以深刻的、仔細的、玩索得未曾有的實生活之興趣。

看前代劇的

從第一幕看到末尾關於戲中情節的發生發展歸結皆如親歷其境。看完得一種『噁！有味！』『嗚！可憐！』的感想回家。

5. 看『近代劇』者的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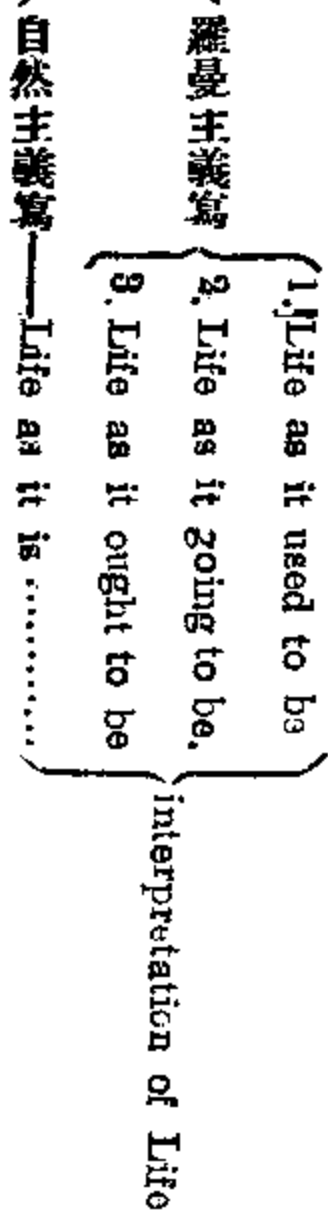
看近代劇的

從第一幕起，便將觀客投入事件的旋渦中，越看越覺得有很多疑問。這個疑問，一直看到最後之一幕，這是一點也不能解決。收場於是觀客懷一肚子『那……怎麼解？』的疑團。回家——得了一個關於人生，要大費思致，大要煩惱的問題。回家，還有甚麼娛樂。

6 自然主義的功績

打破從前小說戲曲上 1. 開端 exposition 2. 最高點 Climax 3. 大團圓 Catastrophe 的型式。

7. 自然主義與羅曼主義的比較



(d) 精細的「周」= Milieu 之描寫

詩人與勞動問題

1. 小說之普通三要素

- (a) 人物 Character
 - (b) 事實 Plot
 - (c) 背景 Milieu
- 羅曼主義者描寫最力
- 自然主義者描寫最力的
- 用語 Milieu = environment = atmosphere

(a) 第一期——背景與人事相離

(a) 繪畫方面 古代人物畫，全無背景，有亦與人物無關，人物像立於空中

“Figuring up in the air” — Charles Lamb 語

(b) 小說方面 古代小說的人物，事實，亦多與周圍分立，莫名出處，故起首即曰 “Once upon a time”

2. 背景描寫上「小說」與「繪畫」之比較

- (b) 第二期——背景為人事裝飾品
- (a) 繪畫方面 進步到第二期，覺得單畫人物不足而配以風景，以備畫面之體裁，如畫林樾卿而配以奇石條筠之類。
- (b) 小說方面 用美學上「對照」contrast 的方法，於作中主要人

物事件之外，襯以磅的景物和事件，使主要人物事件越發越起越發。有生。氣如 Defoe, Fielding 等的小說。

(a) 繪畫方面 入第三期背景與人物間情趣相通。兩方生 Sympathetic inter change of mood 陽春烟景的畫面着幾個歡笑的兒女。

(b) 小說方面 如莎翁敘 King Lear 之淒惶。而以大風雨的場面調和之。此法應用於近世小說的絕多。自然派較此第三期更進一步，使背景與人事間生必然的因果關係而描寫最重背景。

(c) 第三期——背景與人事相通

『唯物的人生觀』與『背景描寫』

自然派奉唯物的人生觀，那麼，依進化論『應化』adaptation 的法則，生物對於環境適者生存，人類無所謂 Volitional power 祇依 external force 而動人類肉

體的精神的個性全由 *Environment* 造出。所以借左拿「實驗小說」論的話，自然派的任務就在寫出「決定人類完成人類的周圍」“the Environment which determines and completes the men”

4. 小說發達的四時期
Brander Mathews.
教授的分類

- (a) 寫「不可能的」impossible 時代
- (b) 寫「不必有的」improbable 時代
- (c) 寫「可以有的」the probable 時代——羅曼主義時代的作品
- (d) 寫「不可避的」the inevitable 時代——自然主義時代的作品
(不可避的即環境之自然力)

古代的作品

1 「類型描寫」與「個體描寫」的觀念

- (a) 類型的 *typical* ——女必美人。小兒必可愛的小兒。先存一種「美」或「可愛的」抽象觀念寫出一種通東西古今而如一的類型的 *typical* 人。
- (b) 個體的 *individual* ——不管女人的美醜。也不管小兒之可愛不可愛。但取一女人或小兒來縱橫解剖之。表示有這們一個「個體」Individual

2. 科學發達與個性之發見

- (a) 科學未發達前，人類觀察力不敏銳，不能育破個性，祇由普遍相抽象綜合其「通性」。
- (b) 科學發達後，觀察力敏銳，如進化論所言，一切生物皆基於「變種」Variation 和「遺傳」heredity 的二力，各具相異之「個性」Individuality ——如是發。

(e) 個性之描寫

離人與勞動問題

見個性。

3. 自然主義與羅曼主義的區別

- (a) 羅曼主義——基於抽象概念、描寫人類的通性
- (b) 自然主義——基於具體經驗、描寫人類的個性

4. 「個性描寫」與「地方色彩」

理由——近代小說、戲曲——及詩歌，很注意「地方色彩」Local color 要不過將個體的、特殊、活躍於紙上——某地方的氣候、風土不在講，就是圍繞作中人事的社會狀態，都敘出其地方特有的空氣 atmosphere 來。

事實——莫泊三之寫 Normandy 的生活，皮爾森之寫挪威的田園生活，愛爾蘭詩人之用愛爾蘭特有的土語為詩。

(a) 舊文體之破產——捉此複雜多等的近代生活之一片而解剖之，要描出其個性，不能求之舊文體及普通文體。

5. 個性描寫之為要的表现法 Impression (打破舊文體的技巧、建設新文體的、技巧)

(b) 新文體之建設

1. 個性描寫要求之文體——「不加潤飾，不措意於脩詞，又不故意悅人，祇使用表現之明晰與妥當而得正鵠，由此可以動人的言語。」

2. 自然派作家的文體之共同特色——簡素真摯

3 新文體之例

- 1. 福維爾——描寫天下無雙的個性，祇用天下無雙的 Unique 言語——音樂的。
- 2. 龔果爾 Goncourt 兄弟——主張 ecriture

以人物事件爲來。如繪爲主。重文章之色。彩。文體中用一種 Mannerism 打破語文法。用新警的言語——繪畫的。

(一) 擬古主義時
代的繪畫

- (1) 時代 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
- (2) 樣本 取材、意大利、天氣、晴朗、遠山、近水、輪廓、分明。
- (3) 畫風 規則謹嚴、重線、與形、而輕色彩。
- (4) 題材 希臘羅馬的古史和神話、輕視個性。
- (5) 理想 美（貴調和、整齊、中正）“Le Beau”
- (6) 大家 大衛德 Jacques Louis David

(a) 繪畫思潮之進化

(二) 羅曼主義時
代的繪畫

- (1) 時代 十九世紀前半
- (2) 樣本 雖畫法國風景、而取荷蘭、樣本、荷蘭土地卑濕、烟霧朦朧、山川、景物、如藏、碧紗。
- (3) 畫風 排規則、聘熱情、重光色的、強、濃、輕線、形的、彫、刻。
- (4) 題材 田園、生活、農民、生活、
- (5) 理想 『美即真』 “Le Beau’est le Vrai”
- (6) 大家 米侶 Jean Francois Mill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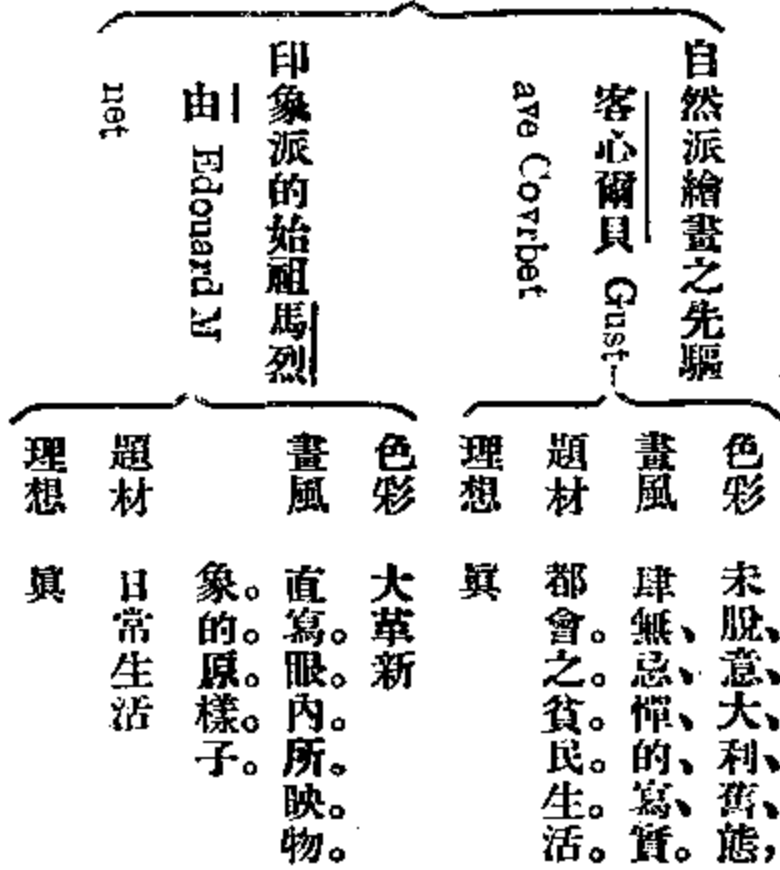
(f) 印象主義

(1) 繪畫上的
印象主義

詩人與勞動問題

(三)自然主義時代的繪畫

(2)大家



(b)『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 之由來

▲一八七一年印象派始祖馬烈由開展覽會於沙龍時畫題中多印象 impression 字樣當時批評家 Jules Claretie 戲加此新派以 impressioniste 的名稱遂沿用至今。

- (一)寫瞬時的印象，借近世科學之助色與光的研究大明益使特性個性能明白描出。
- (二)不重形式與布置結構——近視之筆。痕。痕。籍。置。適之地觀之。自然活潑潑的呼之欲出。
- (三)把 impression of the visual senses 無條件的再現出來——注

(c)印象主義的特色

(三)把 impression of the visual senses 無條件的再現出來——注

重繪畫之感覺的方面——colour, light——把 sensations perceptions, optical perceptions 去在畫布上。

(四) 省略法——藝術上法則 Simplification 之應用擴大。印象中心 Focus

(a) 自然主義的作家捉變動不居的人生之斷片照實寫出來。

(b) 印象派的畫家捉變動不居的自然現象一瞬間之印象直寫出來。

(c) 自然派和印象派的所謂印象都非「純白無垢之面」 Tabula rasa 因為人的 sensibility 是生動的機能不是照相板樣的純粹 Passive 的東西所以任如何 Objective, impersonal, impassible 作品他於 select and modify 事象的時候就帶主觀的色彩。左拿的『自然主義論』中有這們一句話——『藝術的作品者通過吾人氣質而看到的自然之一角也。』“Un oeuvre d'art est un coin de la creation (Nature,) vu a travers un temperament.”

(2) 文藝上的與繪畫上的，
印象主義之比較——

(3) 印象主義的位置——由客觀的自然主義 Objective Naturalism 漸進於主觀的象徵主義 Subjective Symbolism 的一種歷程。

1. 發達之原因

- (一) 外部原因
- (二) 近代人生活繁激無讀長篇數十卷的悠閑日月當然要求短篇。
- (三) 新聞雜誌激增的結果要求一回讀完的小說

(4) 短篇小說

2. 短篇與長篇之大較

(2) 內部原因近代人刺戟與奮劑之要求

物質的 酒精 香料等

精神的 短篇小說 新詩等

- 1. 讀時短
- 2. 刺戟強
- 3. 印象深

長篇 Novel

(1) Concentration of story

(2) 刺戟性成長波線

(3) 迂迴曲折的筆法

短篇 short story

(1) Unity of impression

(2) 刺戟性成短直線

(3) 單刀直入的筆法

3. 短篇小說之印象主義的特質

(四)

極端的應用印象描寫的省筆法。Simplification——竭全力、看破人物事象之個性特質使全部印象集中於這一點而寫出之。譬如照相之取焦點 focus，過遠過近則照出來的相片模糊適中則鮮明活躍。所以短篇小說的佳作總是合了焦點的 focus

- (一) 瞬時印象之捕捉。即 Momentaufnahme 之文學。
- (二) 作品的結構穿插不甚顧及。(如鄭孝胥等近時寫家的字)
- (三) 祇實寫自己眼中所印的人生之真相不加喜怒於其間使讀者自己去想。

(8) 短篇小說及自由戲院

etchy Suggestion

十八世紀的霸王福祿特爾

Voltaire

十九世紀前半的兩霸王

德—哥德 (Goethe)

法—許俄 (Hugo)

(一) 近世劇壇的霸王

十九世紀後半的霸王易卜生

Jbsen — 近代社會劇的

創造者 (the red star of

the north)

第一 宗教問題—as "Brand"

第二 新舊思想問題—as "The League of youth"

第三 社會各種階級問題及生存競爭貧富懸絕等問題—as "The Pillars of Society"

第四 男女兩性問題, 道德思想上的婦人解放問題—as "Love's comedy" "A doll's house"

1 年代 一八八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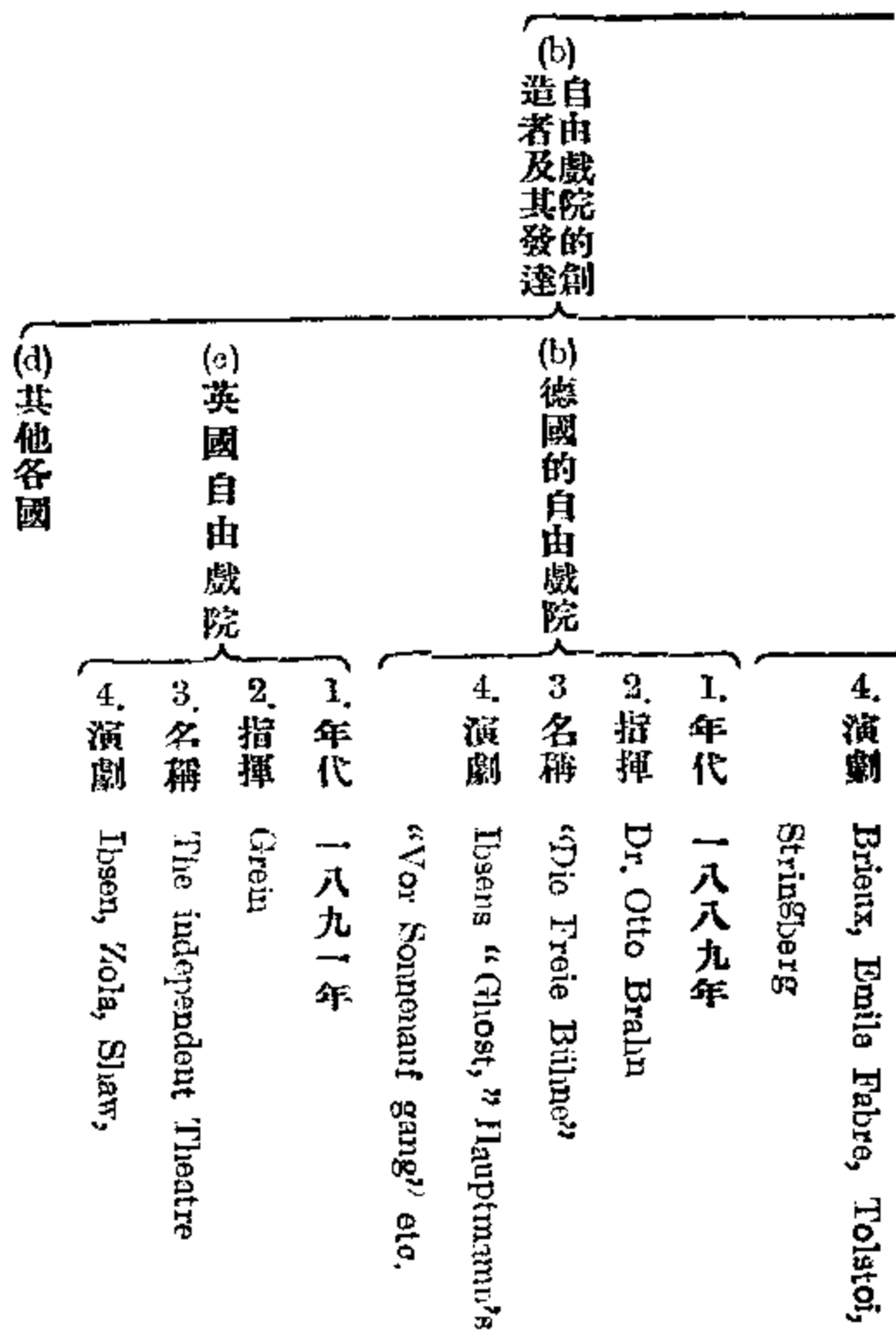
2 指揮 安多阿儂 Andre Antoine

3 名稱 "Thiatre Libre"

(a) 法國的自由戲院

(b) 劇曲方面

詩人與勞動問題



以上費去我三四天的力，算把白村先生『近代文學十講』中論自然主義最精的全部——約兩百 pages——『取其精華吐其糟粕』的縮成六頁。或者於有志文學和要了解自然主義的人不無小補。中國今日『新生時代』的少年不怕學問不進步不怕沒有大藝術品出現，祇怕思想的材料不豐富描寫的觀念不明瞭。所以善舉倡學者以多介紹為妙。好！閑話少說。我們又可以講入本題——自然主義與社會主義——了。可是到此又遇了一個難題，就是社會主義又是甚麼東西呢？

勞動問題之一瞥

我把自然主義既然介紹了，那們多，社會主義這條當然不能輕易說過，至少也要給我『少年中國』的少年一個稍微明確的觀念。

我們一提起『社會主義』便覺得他是一種改造社會的主義，根絕貧乏的主義。可知社會組織、產業組織若是合法，使人不感貧乏的苦痛，社會主義決無發生的必要，因為社會問題已解決了。的原故。我們從社會主義的效用講，他總算是解決勞動問題的一種方法。我且把勞動問題再表明一下。

勞動問題之本質

1. 產業的封建制度之弊害——現代政治界的封建制度既經打破，大多數有財產的平民都有參與『政治之執行』的權柄，獨產業界以資本主義 Capitalism 的生產之結果，弄成個封建制度，關於『生產之執行』（如設計、經營等）全為少數的資本家、企業家所專制，斷最大多數的勞動者，因為居於經濟的弱者之地位的原故，不能像手工業時代一般由執行勞動漸改善其地位為指導。

詩人與勞動問題

勞動或由不獨立勞動變為獨立勞動，祇好平和時代則胼手胝足以『工錢勞動者』的資格為資本階級創造現代享樂的文明而自己不知享樂為何事。戰爭時代則破腔裂膚以『工錢殺人機械』的資格為資本階級打破貿易的競爭者，向世界開闢商場而自己不知戰死何所為？

2. 勞動運動發生之武器——勞動者既為『經濟的弱者』則恃何物以與『經濟的強者』戰，他們比起『資本階級』來少的是錢！多的是人！！他沒有比『聯合和他們同運命的人為一團以與反對階級戰』更好的武器！！所以 Karl Marx 於他的『the communist manifesto』大呼『萬國勞動者結合!!!』『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過去數世紀來勞動者以『結合之力』及無阻的犧牲與奮鬥纔使他們經濟的社會的地位着着向上。

3. 勞動運動之文化的價值——勞動者的要求不專是『多加錢少做工』『more money less work』。若然則『勞

「勞動運動」不過是「躲懶運動」、「吃活力運動」有甚麼文化的價值。他們有級階意識的勞動者——的眞要求是解除他們目下物質上「苦於不得已的」勞動。從事於倫理上「樂在其中」的勞動就是使他們的勞動出於「貢獻於文明社會」的倫理的動機！以「人類社會之一要素」的資格均盡文明的利益參與文明的貢獻。

1. 勞動階級發達之第一期——技術還沒有發達工業僅有地方的意義的時代——就是「同業公所」還沒有在都市獲得工業自治權的時代。

從都市工業萌芽以來到十四世紀中葉「同業公所」*Zunft* 獲得工業上的自治權以前沒有與師「老闆」*meister* 分離的勞動階級 *Proletarians* 當時雖有「客師」*Geselle* 不過爲工業生活發展之一階級因爲幫人家做手藝積了錢馬上可以當「老闆」*Meister* 的。至於「徒弟」*Lehrling* 完了他的「年期」*Lehrzeit*——中國通常三年——馬上也可以獨立開舖當「老闆」。「老闆」和「客師」「徒弟」之間沒有甚麼社會的差

別。所以也沒有甚麼永續的利害衝突！就是沒有發生勞動階級！

2. 勞動階級發達之第二期——「手工業」*handwerk = handarbeit* 及「同業公所」*Zunft* 自治隆昌時代——

時運越進同業公所的富力和勢力都一天天的繼續增高。生意既做的大些本錢自然要得寬本錢越寬生意也越大。當然吸收很多的「隸民」*Harige* 趕到都市上來做工。一面雖說做工的越多工業越發達而同時這班外行工匠——沒有上會的——可以將去內行工匠的——就是同業公所內上了會的——生意手工業者間便起了獨占的精神恰好那時工業規律的權柄操在他們手裏他們便各於同業公所議定種章程限制外行手藝防他們競爭。比如徒弟的「師父錢」*Lehrgehd* 之漲價和「年期」*Lehrzeit* 之延長。想要當「老闆」先要經過很長的「客師年期」*Gesellenzeit* 當「客師」的時期內有「行脚修業義務」*wanderlicht* 要很闊綽的「*Meister-Insol*」很花錢的「開張錢」*Meisteressen*。是這們規

定的結果，想要當老闆經營獨立工業不是自己有相當的財產，便非老闆的兒子或女婿不可。從前當老闆多憑手藝的好歹，漸次變成要憑本錢多不多來頭大不大了！此風一開後來數世紀越鬧越大。

同業公所的性質既然變成排他的，就是做老闆的對於會外勞動者則限制公所的員數，使他們難上會，對於「客師」則限制他們的資格，使他們難當「老闆」以鞏固他們老闆的階級特別利益。至此與「老闆階級」對抗的「勞動階級」當然發生。十四世紀的末葉「客師」即熟練勞動者方面已經有特別的「客師公會」(Gross-Mehrbunderschaft)出現。不過此刻同業公所還能夠保護客師的營利關係，客師公會不過因宗教的社交的共濟的必要而成的一種補充機關，及至後來「老闆」和「客師」全成兩階級做工的要，做一世的工，老闆對於客師又務必減少他應得的工錢，借給他不當的支款 (Lohn-Kredit) 以束縛客師的自由，取消他們經濟的獨立，使隸屬於己，又多用徒弟傷「客師」的利益，「同業公所」

詩人與勞動問題

遂為「老闆階級」所專有，客師是老闆的使用物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十四世紀末「客師公會」變其性質為保護熟練職工客師之經濟的階級的利益之機關。設種種規約要求老闆階級承認他們特別的「客師權利」(Gessellrecht) 和客師特別的「階級名譽」(Standeshre) 但是並沒有主張「主客平權」的思想。又使客師代表參與同業公所內工業上的立法行政事務，因為貫徹上面的要求，每訴其手段於「同盟罷工」(General strike)。雖後來稍達了目的，然而客師的營利能力——自己處理自己的事情的能力，還是為老闆所限制。上述的工業勞動者的狀態——從「同業公所」得了工業自治權後到「營業自由制度」創始止——這種狀態，德法兩國都由十四世紀行到十七世紀止。英國嗎？通中世紀，客師團體沒有像德國那樣優勝的，因為十六世紀中葉以來英國工業上的支配權，都操之政府之手。當時德法兩國中央權力不振，當然非英國之比。

3. 勞動階級發達的第三期——近世國家使其官僚干涉工業

上各種事項的時代

到了第三期，客師團結的勢力和近世國家的權力都增大了，「老闆階級」之排他的團結已經沒有支配勞動關係的能力。這種支配能力便歸於老闆和客師的監督官廳之手。於是勞動時間哪，徒弟的年期哪，徒弟的員數哪，客師的年期哪，豫告期間哪，這些勞動條件都由法官、廳或由官廳的協力而規定之，祇有正當學過藝的纔用爲客師。那家有缺，客師便有請求權。一時失業的時候可以請求補助生活費和旅費不過「客師」雖有這些權利，若爲貫徹要求而同盟罷工時，便有受懲役、監禁的義務……當時的工業經營法不如今日之苛酷。且法律上以「家長制待遇」Patriarchalische Behandlung 保護勞動者，頗迎合下層社會之心。然而十八世紀罷工、鎮壓、令、屢、發、同盟罷工、時起，人至呼十八世紀爲「職工反抗之世紀」Das Jahrhundert der Gesellenaufstände 者一來因爲政府不能充分所取勞動者的新、要求，二來因爲政府和老闆不守法律所規定的工

業秩序，污、客師的名譽，害勞動者的利益，傷勞動者的感情。

4. 勞動階級發達的第四期——工業自由時代

自十五世紀對於同業公所編狹的工業政策起怨嗟之聲以來，至「同業公所」之衰頹即所謂「手工業之濫用」Handwerks missbräuche 爲止，中間爭端迭起，莫能鎮懾……然對於舊工業制度之搏擊最有力的，從法國斐卓克納特 Physiokrat 和英國亞丹斯密斯 Adam Smith 的自然法的經濟說爲始。

斐卓克納特說「神給欲望與我們人類，並且指示我們要滿足我們的欲求，那必要的手段便是『勞動』！所以勞動權是我們各人的財產，這種財產是最緊要、最神聖、最不可侵犯的財產！」當時「同業公所」的方針，在使工業之獨立經營困難，實使勞動者不於「老闆」之下，送其困憊、可憐的生活，便須懷其於本國，可以獲利的伎倆，流離轉徙於外國，所謂「以能幹與熟練爲唯一之財產」的勞動者，不能不任人侵犯其神聖不可侵犯的

財產。——於此當然起勞動者、自身的覺悟和學者側面的同情，加以以機械學之進步。大工業勃興因襲的勞動制度，妨其發展，主張廢止同業公所的很多，法蘭西於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晚上遂歸麥卓克納特的勝利。承認了萬人之自由和法律上的平等。同時同業公所的特權制度也廢止了。英德兩國同受斯密斯的學說影響德國聯邦中的普魯士也在一八一〇年十一月二日以勅令實行工業自由制。英國於一八一四年廢止一五六二年的徒弟條件。承認勞動自由之原則。不過當時的法律還不准勞動者以團體的行動要求勞動條件之改善。斯密斯氏的勞動者團結自由說既廢。英國遂依急進自由貿易論者休謨 Joseph Hume 的提倡於一八二四年廢止勞動者團結禁止令。法國於一八六四年廢止全德意志於一八六九年的工業條件 Gewerle II Ordnung 也實行工業獨立經營之自由。勞動契約之自由。勞動團結之自由。從此勞動者由「手工業」的工場移於「機械工業」的工場。由小「老闆」之手轉到「大資本案」

詩人與勞動問題

之手由「封建主義」Feudalismus 之毒中流入「資本主義」Capitalism 的毒中。顛連困苦。終生不見光明。一線光明。就是這點「團結權」。利用這點團結權。團結萬國共患難。同辛苦的勞動者。以爲此後驚天動地的階級戰!!!

解決勞動問題的諸思潮

一、社會政策的保守主義 Socialpolitisch = conservative Richtung

此指曼徹斯特學派 Manchester school 的思潮而言。這一派的學者徹頭徹尾是出發於 Physiokrat 和 Adam Smith 的根本思想，主張但由立法上承認了萬人營業之自由和法律上之平等，那麼要使萬人的材能都能充分發展的一切前提條件都備了。

此派很反對勞動者團結權，其理由——
依麥卓克納特的教訓謂若放任個人間無限制的競爭也不能實現萬人最大的幸福
不用官權來干涉經濟生活而勞動者間仍有不幸……

那麼總不能說是『資本制生產』 Kapitalistische Production的結果反是『資本不足』的結果，勞動者的平均工價是依現存資本的分量而定的，不能任意高低。假如說是工價低了，那麼便生了『如何使資本增加？』的國民經濟上的問題。而不會生『如何使分配平均？』的勞動問題。增加資本是事業家和資本家的事。若減削他們的利潤，便是害勞動者的利益，因為資本不增，勞動者的工價也不能漲。勞動者的團結運動，畢竟無用。

二、社會政策的復古主義 Sozialpolitisch = reaktionäre Richtung

此派和前述的保守主義正反對諸承認營業自由與法律上平等的法則便是勞動問題存在的原因。能決此問題之法與其使勞動者各發展其材能俾享文化的福祉。不如看以那種條件無論何如都可以任意驅使廉價的勞動者發達我的生產。這種主義依規模之大小有兩種辦法——

(甲) 同業組合主義 Zunftlerische Richtung

因為大工業壓倒小工業有驅而去之之勢，小工業者受大痛苦都想恢復中古以來『同業公所』 zunft 的制度。行所謂『同業公所運動』 Zunftlerische Bewegung 以為現今手工業的慘狀，係一八六九年工業條例的結果。——指德國而言——救濟手工業之道惟有謀同業公所之復興，封鎖現今大工業經營的門戶

(乙) 工業的封建主義 Industrielle Feudalismus

前派是小經營者的復古主義，此派是大經營者——即『工業的王侯』 Industrielle Magnaten (如煤油大王 鐵道大王之列) 的復古主義。他們正和 Menschengeschichte 的學者一樣對於甚愛民主的社會主義 Democratic Socialism 保守的社會主義 Conservative Socialism 講壇社會主義 Platform Socialism 官權社會主義 Kanzelsocialismus 都一切感憤的嫌惡。曼徹斯特派理論上還主張勞動者的同權，他們并此同權思想也排斥固執『有錢的人如勞動者不遵其約束

他們可以隨意干涉勞動者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社會生活。一言以蔽之，他們要把封建時代「領主」「與「隸民」的關係移之于現代的產業界——以上都是湖南銀行的鈔票！

三、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此派的學說以斯鐵拿 Max Stirner (his real name is Kaspar Schmitt) 爲魁，尼彩 F. Nietzsche 爲宗，抹普 學者察格 哥兒 Soren Kierkegaard 也是斯鐵拿的私淑弟子。斯鐵拿氏大胆的倡 Philosophicæ radicalism 說：“My truth is the truth!” “Crime springs from fixed ideas the church, the state, the family, morals, are fixed ideas. 尼彩倡「超人」(übermensch) 說而痛罵基督 強人服從的道德爲奴隸道德爲他人而犧牲自己的道德爲弱者道德。察格 哥兒謂離開自我無真理無威權。一言以蔽之便是 “to believe in nothing, and allow himself everything” 奉個人主義者以個人的天賦人權他人不得侵犯爲前提謂

詩人與勞動問題

各個人最能理解的莫如個人自己的利益。把各個人的利益極力進展社會的利益當然也隨之進展。就是主張個人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一致。說他們對於國家權力的觀念是主張把國家的職權極端限制使個人的自由得無限制的發展。——即使所謂「自由競爭制」(Free competition) 充分發展。因爲主張極端自由競爭制那麼勞動者設立「勞動同盟」(trade union) 以壓迫資本家的發展是他們很反對的。——此說和社會政策的保守主義很相同。而都是前世紀的產物，所以前世紀有「個人主義的世紀」(the century of Individualism) 之稱。

The last century in England is known as the century of Individualism, because during its two middle quarters in particular the pendulum swung far towards the extreme of individual liberty of the atomic or mechanical kind……the oscillation passed from the hampering organization of Feudalism to

the desolating anarchy of laissez-faire.

.....thus at the moment of the greatest triumph of anarchist individualism, the fact that man is a social being and that the mutual aid of a community is a necessary factor in individual liberty and progress, was asserting itself.

——from "the socialist movement"

▲個人主義的用語，很不明瞭此處用作社會主義的
反對，

四、溫情主義 (Compromisism)

這派以日本最有勢力。日本奉此說者以封建時代的主、從關係適用於今日的勞動問題。主張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爲當如慈母之撫其兒女。勞動對於資本家當如孝子之敬其嚴父。於是黑烟彌漫之工廠變成春風。臨蕩之家庭。以此從事於生產事業。何勞動問題之發生。——這種夢想的時代錯誤的思想，早經不置一笑。日本勞動問題研究大家北澤新次郎說得好！

「現代勞動問題，不是社會弱者的勞動家乞憐於資本家的感情問題。勞動者無論如何貧乏。日常生活如何困難。決不會求資本家的恩惠。他們所想的，是由他們自己的力量要求他們應該獲得的權利。所以純粹是權利義務的問題……日本的資本家每把勞動問題當作道德上的慈善問題以爲賂施恩惠於勞動者，那麼勞動問題便可解決。這也可以證明他們怎樣的暗於時代思潮。他們把這個主義具體化，便生出以極彌縫的方策以欺瞞勞動者的結果。如開園遊會。哪住宅貸與。哪慰勞會。哪這種討勞動者的歡心的事情。都是資本家頑出的花樣……這個主義是往時歐洲產業組織幼稚時經英之嘉萊爾法之路撲侶倡過的謬論。今日早已破壞了。而我日本的冥頑資本家，曲學阿富的御用學者及資本家的走狗的官僚還檢來大倡而特倡之以欺勞動者，而極力反對勞動者自己團結的勞動組合之設立。手段可謂惡辣極了……我們可以斷言溫情主義於勞動問題之解決沒有半文的價值」——從「勞動問題」溫情主

義』條抄出——

五社會主義 Socialisms

社會主義是反對『自由競爭』free competition 和『私有財產』private property 而起的運動。因為『自由競爭』competitive system 的結果，人縱物欲，莫知所止，強者壓迫弱者，累日深。

“Sweet competition! Heavenly maid!…… nowadays hymned alike by penny-a-liner and philosophers as the ground of all society,…… the only real preserver of the march! why not of Heaven, too? Perhaps there is competition among the angels, and Gabriel and Raphael have won their rank by doing the maximum of worship on the minimum of grace. We shall know someday. In the meanwhile, these are thy works, thou parent of all good! Mon eating man, man lacerated by man, in every variety of degree and method! Why does not some enthusiastic poet

詩人與勞動問題

ritical economist write an epic on ‘The course creation of cannibalism?’”—— quoted by Richard Ely ——

『私有財產制』的結果，人人充其所有的慾望 Possessive want 既欲保物之為我，有復欲物之為我子孫，有於是使社會上生許多徒食享樂的特權階級，僭妄攘奪，莫此為甚。

我們人類生活之第一步在創造衣食住者之上，其第二步在創文明者之上，其第三步在從事於前二者之完成。而使一切人類享樂之者之上，祇有這三項，纔是支持我們的、生活的唯一根本基礎，其他就不成甚麼東西。人類生活之欲求，集于創造之上，創造實在是人類生活最大的喜悅。

十八世紀的政治革命以前，人類的所有慾望專向政治的特權上發展。產業革命以後，就純向經濟獨占上發

展！從前專制君主和貴族掌握政治的特權，於今資本家支配物質的所有權下的一切……

「然自所有權確立支配一切之後，人類生活，全然顛倒，自己甚麼也不寄與的所有者居社會的最上層，肆作威福，驅使創造者階級，錦衣玉食，疲天下之物力，而創造生活基本的勞動者居社會的最下層，日爲饑驅，奪其本來之喜悅，惟利苦痛，於是使人類的欲求，趨惡『創造』(Creative) 而欣重『所有』(Possessive) 而欣重。」

「總之所有之支配，使這個世界的人類生活，離其本來的，而成病的。勞動失去喜悅而爲痛苦，若欲求睡，開創造而爲所有者與無所有者，不斷的爭鬥，而暗雲瀰漫於生活之上。所有者的生活，腐爛於飽、迷、與怠惰，勞動者的生活，斃死於貧、困、即勞苦！像這樣，人生在何處看的出幸福之光？」

「今日我們勞動運動的骨子，我以爲在使人類的世界脫離病的所有支配，移於本來的創造支配！此中便存了勞動運動不移的價值！」

——從麻生久的「人類解放之諸精神」摘譯——

所以社會主義感然憂之，想要造出一種理想國，消滅「自由競爭」和「私有財產」這兩種所生的苦痛，而主張「把生產機關 (means of production) 爲社會所有，消費機關 (means of consumption) 爲個人所有」(Graham Wallace 的定義) 使一切生產物的分配 (Distribution) 必從社會所定的規則而行。(John Stuart Mill 的定義之一段) 生產物的生產不由一個資本家之手經營之，而由共有生產機關的組合勞動者 (Associated or Co-operating workers) 經營之。(Thomas Kirkup 的定義之一段) 廢止近世社會之基礎的所謂努力與競爭之全部，或大部，而代以組合的行動 (Co-operative action) 「相互競爭」(mutual competition) 既變成「相互扶助」(mutual aid) 「私有財產」(Private Property) 復變成「公有財產」(Collective property) ……那麼從來支配人類的一切事情與環境，今都俯首貼耳受人類的支配，人類

便成了社會組織的主人翁。
原有自由的「自然」之領主這便是人類由「必然國」
Determinative Kingdom 到「自由國」Free Kingdom
的過渡 (Friedrich Engels 被譯之「過」)

Socialism is the creed of those who, recognising that the community exis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iberty, and that the control of the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f life means the control of life itself, seek to build up a social organisation which will include in its activities the management of those economic instruments such as land and industrial capital that can not be left safely in the hands of individuals. This is socialism.

It is an application of mutual aid to Politics and

詩人與勞動問題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ist end is liberty, the liberty of which Kant thought when he proclaimed that every man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end in himself and not as a means to another man's end. The means end and can not be separated. socialism proposes a change in social mechanism, but justifies it as a means of extending human liberty. Social Organization is the condition, not the end thesis, of individual libe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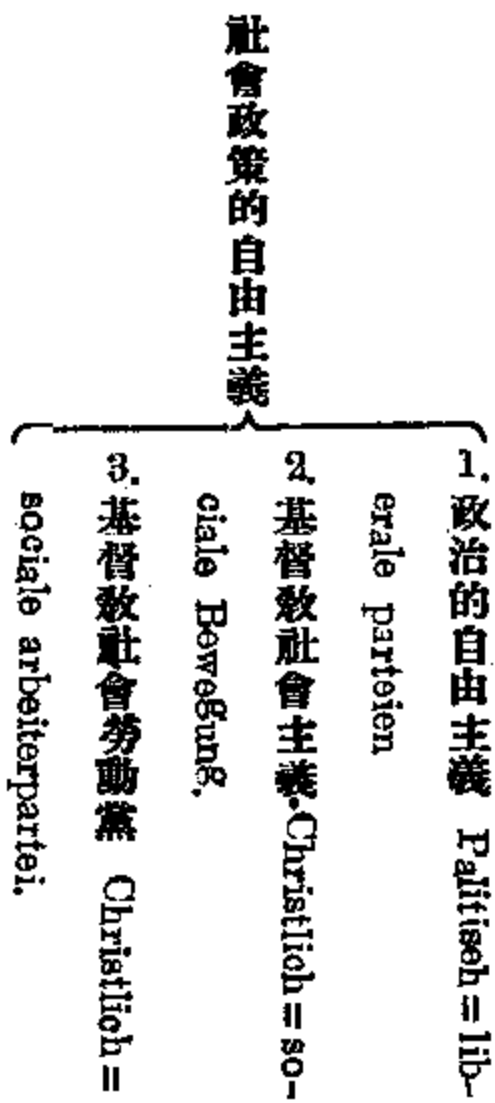
六、社會政策的自由主義 Deie Socialp. Itisch = liberate

Ideologic tungs 此派以外延的反內包文化的進步和
人。所有材能之最大發展為基礎條件始終主張營業之
自由與法律上之平等。謂徒然徹廢的工業秩序而不能
積極的把營業自由和與法律平等的原則實現於實生
活上的時候。反足以害社會。使自由絕滅。社會的弱者終
不能享受文化之進步。

他們的方法是努力於現在「私有財產制」和「營利秩序」的基礎上建設立法政策和任意的組織以達其目的。

他們深信由此方法可以抑止強者優越勢力之濫用而保護社會的弱者使弱者互相團結以與強者爭經濟的利益且使他們有這種能耐。

其流派略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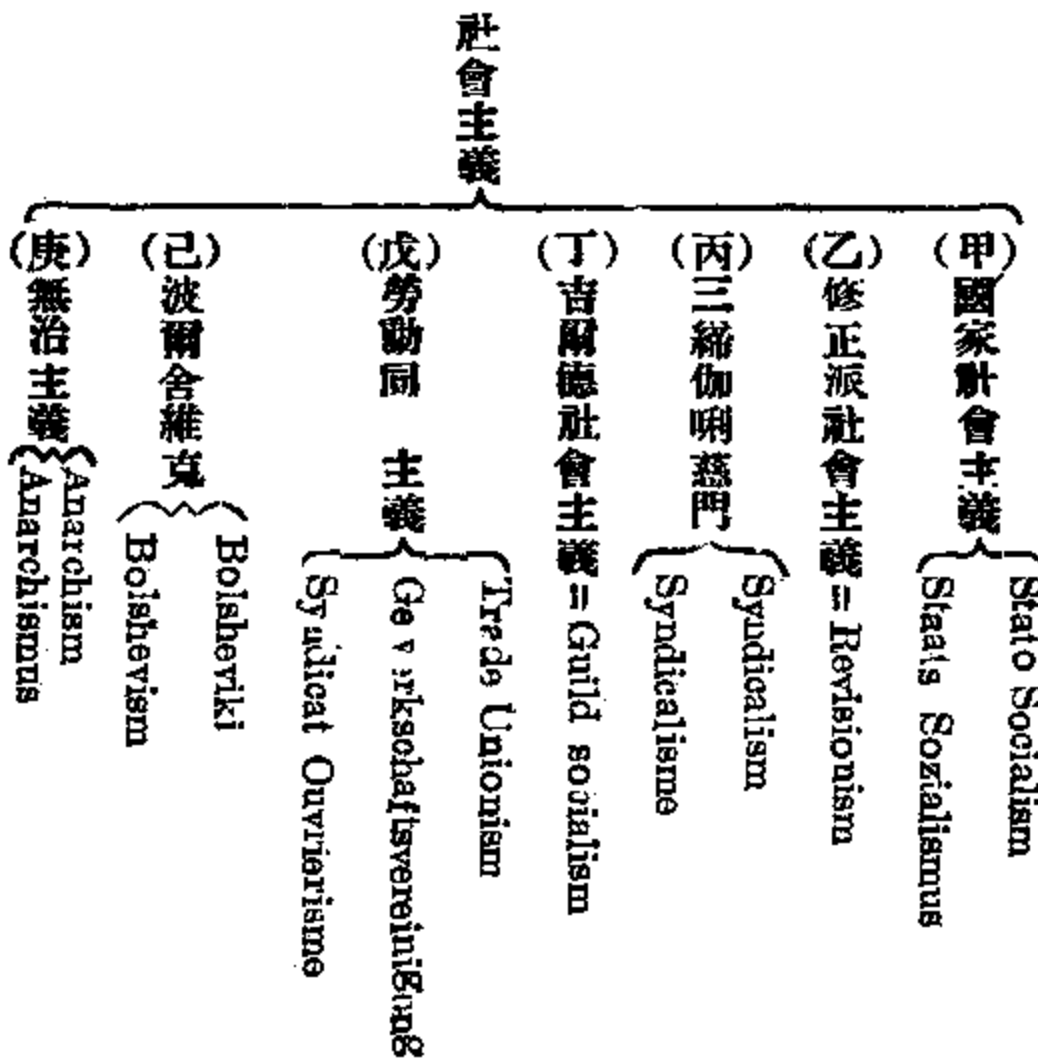


▲以上關於勞動階級及解決勞動問題諸思潮一二六諸條引據勃倫塔羅教授所著「工業勞動者問題」(“Die Gewerth = liobe arbeiterfrage,” von prof. Dr. Lujo Brentano 日譯「勞動者問題」)之卷末多則北澤新

次郎的小冊子「勞動問題」等。

勞動問題的本質和思想既略如右所介紹社會主義的立意也略如第五條所說明。以下便進而說社會主義的流派以資人探討更說明自然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親密關係以入本題。

▲社會主義的流派(依室伏君「社會主義批判」)



(甲) 國家社會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生於德國。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之父爲羅德伯爾都斯 Rodbertus 他們的意思是主張把生產手段集中於現存的國家。畢斯馬克 P. Bismarck 的國家社會主義，書外則爾 J. B. V. Schweitzer 的國家社會主義，華格拿 Wagner 的國家社會主義，都是這們的。這個并不是要求產業之民主化 Demoralize 也不是要求社會民主主義，是主張把生產手段集中於——與其謂之現存的國家無甯謂之——官僚的軍國的階級的國家。從前剩餘價值 Surplus value 之集中於資本家之手，今則集中於國家之手。從前勞動之由資本家「利己的利用」Exploitation 的，今則由國家「利己的利用」。勞動者的奴隸狀態不由此生何等的變化。勞動者的解放，蓋不可能。勞動者前此之由資本家之權力支配之者，今則由階級的國家之權力將他們化爲兵卒。所以國家社會主義不是國家社會主義 Stato socialismo 而成了國家資本主義 state Capitalism 這個關係最能究明的，當推李傑勃克呂喜特 Wilhelon Liebknecht』

詩人與勞動問題

關於社會民主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爭執綫路，最好介紹勃論塔羅教授之說——

「與現在由有產階級 Bourgeoisie 所代表的自由逆行，要使勞動者有利，因爲要以國權改造國民經濟的組織，使勞動者先不可不獲得政治上的主權」的根本思想，爲社會民主主義 socialdemocratie 奮鬥的第一次大運動，就是英國的查諦思特運動 Chartistenbewegung 次之，在法蘭西，同一思想由路易漢蘭 Louis Blanc 倡導之而傳播於一般民衆之間。在德國嗎，動於同一思想而起的社會民主的運動，以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納莎雷 Ferdinand Lassalle 在萊勃志希 Leipzig 創設『全德勞動同盟會』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 爲始。該會政治的要求呢，要求普通且平等的選舉權；經濟的要求，要求政府補助一億打拿的國費設立『生產組合』Produktion Genossenschaft 勞動者先由普通選舉奪回國權，再由國權改造自己的經濟生活，使之向上。所謂要求補給國費不過卑近的特定目的而已。蓋以共產主義的目的是較高遠的理想，很難據以起實際運動。

四十五

所以納莎雷以國費補助所設立的「生產組合」爲向共產制。經濟秩序進行最實際的經過施設……

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納莎雷以決鬥死，其時全德勞動同盟會支部之設於各地方的不過三十一所會員總數不過四千六百十人。納氏死後，黨派分裂，互相爭論。社會民主的運動不得不稍呈頓挫。復毒外則爾 *Soh. Weitzer* 繼爲該會首領。復呈一陽來復之狀。一八六八年壽氏依職業別，組織職工同盟會以來，勢力頓加。他之組織職工同盟會並非信職工同盟會有變更資本的生產之能力不過認爲是一種喚起勞動者之階級的自覺廢除現社會之社會的害毒的便利方法而已。此時與壽氏的集權的組織——所謂集產制 *Collectivism*——相並而起者有李勃克呂希特 *Dr. Liebknecht* 黨。他們全然反對專斷的操縱黨派之事。雖說壽李兩氏在目的上講起來同是信奉共產主義者。而壽氏和他的先驅者納莎雷 *Lassalle* 一樣還懷着國民主義 *Nationalismus* 的思想，爲德國帝國的統一之熱心贊助者。李氏是馬爾克思 *Karl Marx* 的弟子信奉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 反對

普魯士，而主張德國的聯邦組織。其後李氏與糖糖匠伯伯爾 *August Bebel* 相提攜。伯伯爾爲當時統有一萬勞動者的「德國勞動者會同盟」 *Verband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e* 的首領。與他提攜不獨得了有爲之才，又可以得屬於這個同盟的多數勞動者爲其贊助者。及至一八七二年壽外則爾辭全德勞動會會長之任同時脫會，李勃克呂希特漸占優勢。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間兩派各送代表會議於郭塔 *Coth*。這個會議的結果，兩派提攜成立。實際講起來，與日提攜，甯曰李勃克呂希特伯伯爾派——即馬爾克思派的排普魯士主義 *Marian-anti-Prussianism* 戰勝納莎雷外則爾派的國民主義。

郭塔會議所協定的綱領如次——

(一)勞動 *Arbeit, Labour, travail* 爲一切富一切文化之源泉。因爲對於萬民都有共處的勞動，祇有由社會方能做到，所以勞動生產物的全部爲社會——即一切成員所有。而須與生產物的比例，因爲社會全員都負擔勞動義務所以不可不依平等之權利與各人正當之需要而定。在今日的

社會，勞動資料爲資本階級所獨占，其結果所生勞動階級之不平，立即爲彼等於各種形式所受窮乏與隸屬之原因。所以想要解散勞動階級，把勞動資料改爲社會之共產，把一切勞動組合的規律起來，把那勞動的收益從公益以充用依正義而分配諸事，最爲必要。勞動之解放不可不爲勞動者自身的事情。其他與勞動階級相對的各階級，都不過反動的集團。

(二) 基於這個原則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 *Sozialistische Arbeiter partei Deutschlands* 用所有的適法手段以實現自由國家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努力廢除「工錢勞動」 *Lohn arbeit*；粉碎「工錢鐵則」 *der eiserne Lohngesetz*；絕滅各種形式的掠奪 *ausbeutung*；撤廢所有社會的政治的不平等。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現在雖然祇在一國之內活動而自覺勞動運動之國際的性質。爲舉四海同胞之實，勞動者有履行一切義務的決心。本黨於解決社會問題更進一步要求於勞動階級民主的統制之下，受國費補給，設立社會主義的生產組合。這種生產組合廣設於工

詩人與勞動問題

農各業。由這種組合，不可不使全勞動界社會主義的組織完全成立。

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關於國家之基礎，求要以下之事項——(一) 於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的一切選舉，二十歲以上的國民一概與以平等且直接的選舉權。其投票爲無記名且義務的選舉日定於星期日或祭日。

(二) 人民之直接立法及決定宣戰議和。

(三) 一般兵役義務以國民軍代常備軍。

(四) 撤廢所有的除外法——尤以關於出版，結社，集會的法律爲最。凡限制自由思想之發表及自由思索與自由研究之法律皆在撤廢之列。

(五) 由人民的裁判 *Rechtssprechung des ehrl. Volk* 及無償的裁判

(六) 由國家施行一切平等的國民教育，所有教育機關的教育一切不收學費。又宣言宗教爲個人的私事。

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對於現今社會要求以下的事項——(一) 將上所要求的政治的權力與自由充分擴張。

(二)國家及地方自治機關現存的租稅中如課國民負擔的間接稅一概廢止而代以唯一的累進所得稅。

(三)承無制限的團結權

(四)定應社會之需要的標準勞動時間 Normalarbeit

禁止禮拜日勞動

(五)禁止幼年勞動及一切有傷德性的女子勞動

(六)對勞動者的生命健康設保護法依衛生法監督勞動

者的住宅。由勞動者中選出之職員監督山工場職業

所及家內工業制定有效的雇主責任法

(七)規定囚徒勞動

(八)所有勞動者均共濟及扶助全為自治的

(乙)修正派社會主義

『修正派社會主義』 Revisionism 又『進化的社會主義』

Evolutionary Socialism 是於社會主義這個東西的見解對

於馬爾克思主義 Marxism 的根本大施斧鉞者。所以修

正派的社會主義不是消滅社會主義的運動而是改革社會主義的運動。不過不是像三諦伽喇慈門 Syndicalisme 一樣從社會主義的外部來批評社會主義導之入新社會組織而為從社會主義的內部行社會主義之改革的運動。

此派的首將莫如伯倫叔壇 E. Bernstein 而伯氏的代表著作當推『進化的社會主義』 Evolutionary Socialism

(Socialist Liberrary VII) 而此派的態度與論據皆可於該

書窺之。從來科學的社會主義者雖派別萬殊而要皆奉馬爾克思主義為原則。修正派社會主義者於馬爾克思主義的根

本原則大加駁難。故人稱『馬爾克思主義的危機』而同時

此派大受正統馬爾克思攻擊。也在此點所謂馬爾克思主義

的根本原則據鄒紫棋 Karl Kautsky 的舉示為——

(a) 唯物史觀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nfias-

sthe

(b) 剩餘價值說 Mehrwerttheorie

(c) 資本集中說 Akkumulationstheorie

(d) 資本主義倒塌說 = 恐慌說 Krisentheorie

(e) 階級戰爭說及革命說 Klassenkampf-theorie und
Revolutions-theorie

伯倫叔擅 E. Bernstein 對於以上諸說都一一爲深刻的批評。而主張勞動階級無可實現的理想，馬氏認社會主義之實現，是由「進化」與「歷史」必然的結果。他的學說也專從這兩點闡明。所以馬爾克思派便對理想的社會主義 Utopian socialism 而稱科學的社會主義 Scientific Socialism 伯氏既對於唯物史觀資本集中，資本主義倒塌諸說的意見皆不與馬氏一致，當然至於主張勞動階級無可實現的理由，所以非難之者謂其「自欺欺人」然而伯氏的實認理想主義之重要性而其修正派的要求也在「還於康德」 Return to Kant 「還於蘭格」 Return to Lange!

(丙) 三諦伽喇慈門

「三諦伽喇慈門」 Syndicalismo 這句話起於最近代（見 Arthur Day, Syndicalism and Labour, Pp. 1-2）此派的將來如何也屬「未來之祕密」Mystery of Future 雖奉此主義的決不較奉社會主義和勞動主義者爲多，而此主

詩人與勞動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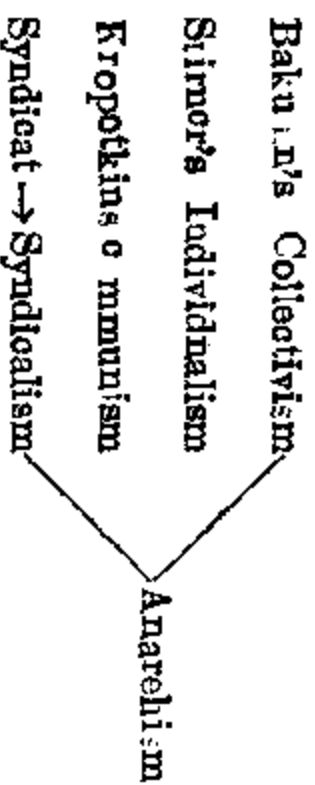
義已超過法蘭西的國界徘徊於英美各國。如美國的 I. W. W 至稱爲 American Syndicalism 今日英國最得勢的吉爾德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也受了 Syndicalism 的影響。所以此主義算成了世界上勞動組合的新精神，可見 C. D. Cole 在他的「勞動世界」"The World of Labor." 上說過勞動組合主義已由 Sidney webbie rism 向 Syndicalism 的方面進行。

法蘭西之起「三諦伽喇慈門」運動蓋（一）基於該國革命的傳統。（二）該國勞動組合之貧困。（三）該國政治社會主義者屢欲買勞動者，因爲有此種特別的國情所以誘致三諦伽喇慈門的特別的發達

「三諦伽喇慈」又「革命的三諦伽喇慈」Le Syndicalisme, Le Syndicalisme Revolutionnaire 之食今日的內容不過十數年前事 Cole 以爲是一九〇二—一六年間的事，因爲一九〇二年是三諦伽主義的淵藪——「新勞動總同盟」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成立之年。（係前此勞動總同盟和勞動介紹所聯合會 Federation des Bours

四十九

as du Travail 二大團體合成) 欲明三諦伽主義的真象不可不究心法國的勞動運動史, 茲但介紹一般的批評——「三諦伽喇慈門」是反對國家制度及資本制度而主張代以經濟的聯立主義 Economic Federalism——或謂為「組織的無政府主義」Organized Anarchism 者



(as "the syndicalist Railwayman" said that the syndicalism insist on Organized Anarchy so we can called the syndicalism as a Organized anarchism)

所謂經濟的聯立者就是生產團體之聯立產業組合之聯立此主義的要求(一)經濟的社會 Economic Society (1)

絕對的產業自治權 Industrial autonomy (三)生產者本位。

(丁)吉爾德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吉爾德社會主義是阿雷治 A. R. Orage (新時代之主宰, 著有 "Alkhabet of Economics" 所發見的新社會主義, 他於一九一二年在「新時代」"new age"雜誌上初提倡這個主義, 比起 syndicalism I. W. W., Tolstevism, 各主義來, 都祇能算復生, 此種新生命僅閱五六年的短日月之間, 遂為英國最有力的新產業組織之哲學, 成了勞動階級最強的靈感如——

- A. R. Orage, G. D. H. Cole,
- S. G. Hobson, Arthur J. Pentty,
- Bertrand Russell, Battifor,
- Arthur Henderson,

等都是此主義之理想的指導者

『吉爾德社會主義即國民的組合 National Guilds 是一九一〇—一二年產業不安的產物, 今日在鐵道從業員與郵便

從業員間得非常的勢力且與社會主義者的政策上以非常的影響。其中心便是國民組合同盟 National Guilds League

英國之社會主義的黨會

1. 社會民主主義聯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 British Labour party (Heindman)
——主張生產手段之社會化由民主的國家統制之——

2. 獨立勞動黨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now Donald)
——以建設社會主義之國家為目的——

3. 輝管協會 Fabian Society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Bernard Shaw etc.,)
——以為社會全體的利益由個人或階級之手奪出土地及產業資本歸於社會所有——

吉爾德社會主義對於產業之統制主張委之於生產者 Pro

時人與勞動問題

oductor (勞動者)與消費者 Consumer (國家)之共同統制。由國家與生產者之共營既可保消費者之利益又可以保生產者之自由。即其所期為產業自治 Industrial autonomy 與國家之保存因為承認國家所以異於 Syndicalism 與馬爾克思派產業組合主義 Industrial Unionism 因為承認產業自由所以異於國家社會主義 State-Socialism 逆而言之因為主張產業自由所以與三諦伽喇慈門馬爾克思派產業組合主義有許多一致之點。因為承認國家所以與國家社會主義有許多一致之點。所以吉爾德社會主義是要求「勞動組合」Syndicat, trade Union 與「國家」State 二者之保存 conservation 及二者之改造 reconstruction 由二者之保存與改造以創造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秩序——便是吉爾德社會主義的目的。

(戊)勞動組合主義 Trade Unionism, 勞動組合主義勃倫塔羅博士謂為古時吉爾德 Guilds 的相續者。據他說吉爾德有三種類——

1. 宗教 (又社會) 吉爾德 Religious (or Social)

Guilds

2. 都市(又商業) 吉爾德 Town (or merchant)

Guilds

3. 同業(熟練工) 吉爾德 Craft Guilds

勞動組合主義和同業吉爾德等之間有多少相似，然而產業革命前沒有與勞動組合 Trade Union 相類似的團體。不過勞動組合主義是近代政治及經濟組織之反影，也正和同業吉爾德、Craft Guilds 及職工組合、Journemen Fraternity 是中世政治及經濟組之反影一樣。

此主義以英國發達最早，德國發達於十九世紀的中葉，法國一八八四年始公認勞動團體，而英國十八世紀已經有很有勢力的勞動組合，一七九九—一八〇〇年間屢被禁壓遂一變而為秘密結社，戰鬥益烈其結果一八二四年由 H. M. 的提議結社禁止案於議會通過了。英國怎麼發達的這們早便因為產業革命實行最早的原故。大陸中如法國般的小產業國勞動組合之發達極遲，可見勞動組合與產業革命有必然的關係。

勞動組合主義現在一個大轉變的時期，如英國的本土主義之特質已經不是單以賃銀勞動者的資格要求勞動條件之維持與改良的運動。一轉而為「由雇人向獨立生產者」的運動。不能滿足勞動商品主義而要求勞動之人類性！要求真正產業的民主主義 Industrial Democracy 之原則！所以現在勞動組合之問題，已成了全社會組織之問題，與吉爾德社會主義之研究有密切關係之問題！！

(已)波爾舍維克 Bolsheviki

今日支配俄國的政治社會的是波爾舍維克今日震蕩世界的視聽界和思想界內也是波爾舍維克！

波爾舍維克到底甚麼一個東西？仔細的道理還沒有研究出來，道聽塗說，轉滋誤會。於今祇介紹俄國社會運動之源流與波爾舍維克之根本的特質。

『馬爾克思資本論』Karl Marx's Die Kapital 於一八七二年——中國同治十一年會國藩以是年死——已經翻成了俄國話，而社會主義之在俄國社會運動方面得實際的勢力實在一八八〇—一九〇年之間。俄國最初的馬爾克思派代表者

當推喬治勃雷哈洛夫 George Plechanov 先夫此有微爾
泥舍佛斯奇 Charishvsky 所創『向農民』 Narodniki
“Go to the people” 的運動起『土地與自由』之結社
Land and Liberty Society 這就是所謂『虛無黨』Nihilist
虛無黨的結社分爲激烈與溫和兩派。激烈派（後來便
成了社會革命黨 Social-Revolutionaries）暗殺亞歷山大
二世後受政府嚴酷的壓迫，一時屏息。溫和派的黨員亡命外
國中多集於瑞士沒頭於當時風靡西歐的社會主義之研究。
勃雷哈洛夫亦亡命瑞士之一人因研究馬爾克思標榜馬爾
克思主義 Marxism 後來便成了『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
『社會革命黨』是農、民、黨，多屬斯拉夫主義者 Slavophiles
社會民主黨與工場勞動者，一氣多屬西歐主義者 Western-
ers 此黨之組織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其綱領——
1. 以政治革命爲成就社會革命之第一步
2. 組織中央集權的社會民主黨
其後三年一時屏息的激烈派糾合同志組織社會革命黨民
主黨

工人與勞動問題

革命兩黨雖都脫去了虛無黨的色彩而一以廢除君主專
制成就社會革命爲根本目的，而手段與主張不能相容。如
社會革命黨（農民黨）尊重蜜爾制度 mil'ny zem 祇爲社
會主義的要素。社會民主黨（工場勞動者黨）則蔑視此種
保守主義謂於現代爲無用。革命黨主張土地之共有民主黨
主張土地之自由，革命黨革命進行之方法當採恐怖主義
Fetorism 民主黨則祇爲無益而有損。兩黨咀唔同時誘起
各黨內部之分，烈民主黨內主張以稍和平的手段達其目的
者則爲勃雷哈洛夫 Plechanov 一派。主後以激烈手段急行
政治的與社會的革命者則爲呂甯 Lenin 一派。一九〇三
年社會民主黨開第二次大會於斯脫克荷爾蒙（瑞京）的
時候，呂甯一派遂以多數戰勝勃雷哈洛夫的少數。所以此後
便稱呂甯一派爲多數派 Bolshéviki = Bolshinstvo 勃氏
一派爲少數派 Minsheviki = Nainshinstvo
『他方社會革命黨也分激烈溫和兩派，激烈派稱 Maxim-
alists 溫和派稱 Minimalists。如先夫呂甯而一時握俄國
政權的克倫斯奇 Kalensky 便是屬於溫和派系統的。』如

是由勃雷哈羅夫的馬爾克思主義而結合的社會民主黨遂分裂爲波爾舍維克 Bolshéviki 和名舍維克 Minsheviki 兩派。分裂之原因便以名舍維克固執議會政治守「社會主義者政治之物也」的條條。波爾舍維克則主張勞動階級的「執政權」者甚堅不肯與第三階級會政治相妥協。

「波爾舍維克的基礎特質就是勞動階級的執政權」(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最能表現此種特質者莫如由波爾舍維克之手所定之「勞兵會全俄社會主義聯合共和國憲法」此憲法之主要條項是「一切權力屬於此國之勞動者」不許所有階級分割。試看其憲法第十三章六十四條及六十五條便可明曰——

俄國勞兵會聯合共和國憲法第六十四條及六十五條之規定——

▲第六十四條 與宗教、民族性、從順性、等無關係。選舉當日凡滿十八歲的男女中是下記全俄社會主義聯合共

和國之市民的，皆有勞兵會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a. 由生產的及於社會有益的勞動以得生活之手段的，人及可使此等人從事於生產事業之家政的，人——即方使用於工業、商業、農業的一切勞動者，及被使用人與無爲利潤起見的使用人之農民及哥薩克農業勞動者，

b. 勞兵會陸海軍之兵卒

c. 爲二種市民而毫無勞動能力者

(注意一) 地方勞兵會於中央權力承認之下得低下右列年齡標準。

(注意二) 雖非第二十節所規定的市民亦有選舉權

▲第六十五條 下記之人縱屬上列種類亦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a. 爲增進利益之目的而雇用工錢勞動者的，

b. 不做事而有收入者，例如有由資本來的利益，由財產來的收入者，

c. 私的商人，職業及商業上之蒲樂卡

d. 一切宗派的僧侶，僧職。

e. 前警察憲兵隊，涅納拿（俄皇的密探）之使用者，及勤務者，又前皇統之人

f. 被法律上宣告為精神錯亂者精神不完全者及方受人保護者，

g. 以利己的不名譽的緣故由勞兵會奪去市民權及在剝奪時間中者，

（庚）無治主義 Anarchism

無政治主義 無政府主義 Anachism 之起原據詹萬士

Q. L. James 的『無政府主義之起源』Origin of anarchism 上說，是起於巴克 Burke 的『自然的社會之辯護』

“Vindication of Nature Society”（一七六〇年著）他曾

說過『政府是違反本來的創力的東西』不僅此便斐倫

盧梭 輝侶 孔德 爾塞 等都是此主義的先驅不過這些無政府

主義還沒有組織成一種體系。不過表示憎惡政府而已。組織

的無政府主義，勃雷哈洛 夫於他的『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

義』Pechanoffs “Anarchism and Socialism” 上說是從

詩人與勞動問題

斯諦爾勒 Mark Stirner 為始，斯諦爾勒在一八四五年於他的

大著『個人與財產』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中已經主張無政府主義。又在斯氏之前，已有勃魯東 Prou-

dhon 主張之——見勃氏大著『何謂財產？』Quest ce

que la Propriete——且使用『無政府』Anarchie 的

文字，所以學者通例以勃魯東和斯諦爾勒兩為無政府主義

的先驅。自是以來巴枯寧 魯斯克魯 頗特欽 俄雷克爾 斯塔

卡莫士德 馬納鐵士塔 等著名的無政府主義續出，據赫葉士

Laes 說尼采 惠特曼 脫爾思 泰易卜生 左拿 都是無政府主

義者。（見該氏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

「無政府」即 Anarchy 這個字，是希臘語的「無」and 與

「支配」arche 結合而成。近代無政府主義之明星克魯頗特

欽 Peter A. Kropotkin 於他的『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

』anarchist communism 中，把『無政府』的文字用為『

無政府的社會』a Society without government 之意。阿

對 Mr. G. Uren 把無政府主義定義爲「不受支配之人」no-rule-man 說「人不可不自由。他不可不爲他自己所有……」(See his "Anarchy Versus Socialism") 勃魯東也在他的著書中排斥一切政府政黨而主張人民及市民之絕對的自由。巴枯寧說「所有現存的制度——國家、教會、法庭、銀行、大學、軍隊、警察、都有破壞的必要」(見 Malova' Le Socialisme International, Vol 1 Pp. 199-200) 由巴氏所創的「社會民主主義同盟」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也主張廢滅「有權力的國家」。愛德華倍列斯 Edward Berth 說國家是「最高的寄生蟲」de Parasite Par excellence (See his "Les Nouveaux Aspects du Socialisme.") 所以無政府主義一貫的思想便是否認政治、否認權力否認國家。巴枯寧的使徒於一九一四年所出有名的「革命問答」Révolutionnaire Catechism 中謂「能使人幸福的唯一革命，是把所有的國家……都絕滅之。」——這點便是無政府主義的精髓。

無政府主義中依各人的見解主張頗異。至少可分爲三類——

- a. 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Individualistic anarchism
- b. 集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Collectivistic anarchism
- c. 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Communistic anarchism

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同時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此派之唱導者自然是馬克思斯諦爾勒 Stirner 他的見解是——

否認一切權力，王制國家也好，寡頭制國家也好，民主國家也好，都不過權力之移轉，是和人類的自由不兩立的。人類的自由，凡政治上的、社會上的、人道上的，三種是至高無上的。社會有時也限制人類自由，所以並社會而否認之。因爲「自我本來是自由的」我們不能不主張自我極端的发展。德國的亨利馬克耳美國的塔卡爾都是斯氏的弟子。

▲集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推巴枯寧爲始。巴氏爲一八一四——七六年時人最初也加入馬爾克思的「國際勞動者協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travail-leurs 後來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同盟」從事於無政府主義的實際運動。其弟子有勃魯斯及俄雷克爾斯此派反對個人主義而主張

「團體主義」Collectivism 積產主義（這個名詞是郭答詩用起來的，巴枯寧於一八六九年伯陵會議時曾使用過到一八七八年的時候馬爾克思的門下也使用起來，就是用以區別「科學的社會主義」和「空想的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共產主義 Anarchist Communism 的戰士以克魯博特欽及約翰莫斯特爲首，約翰莫斯特所組織的「國際勞動者同盟」I. W. A. 以無政府共產主義爲綱領。克魯博特欽於他的大著 Anarchist Individualism 中說「吾等共產主義者」他那種共產主義不是胡禮優 Fourier 的共產主義 Phalanstery 却是無「政府」的共產主義 anarchist Communism, or Communism without Government

一切無政府主義的弊病總是對於人性的研究太樂天的。而對於政治太悲觀的。所以盼望他們此後對於人性的研究要更深刻一點對於政治的理解要更正當一點。社會主義的七種分派略如上面所介紹了，諸君欲知其詳，可以參考各種書

詩人與勞動問題

籍以上不過以寶伏高信君的「社會主義批評」爲主參以勃氏「勞動者問題」及生田君的「最新社會問題十二講」言其大意而已，讀者或於此也可以得一點「明確的觀念」於今我可以講「自然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了！

這篇論文本來有十九頁就可以完的，因爲詳細的介紹起見，便超過預定的頁數，成了我讀書的抄本。我把前期稿子發了後擬等出版後，看了再續。昨日接潤瑛的信說本誌決出「詩學研究號」分一二兩本，要我把續稿務於陽曆二月十號以前由東京付郵。我因（一）前稿「自然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條還沒有做完，恐怕前文的組織記不清楚，續起來恐不能聯貫。（二）本誌既云出「詩學研究號」本論係把詩人扯與勞動問題并論，側重勞動問題於詩學兩字，沒有重大的論述，且以我這們一個「未成品」論列得甚麼東西，而敢講到詩學，近來看純粹詩論，路多越覺得我前稿論詩人詩詞一欄介紹得不精不備，講「社會主義」的地方亦然正惶愧的不得了。然而三月號出版期迫，又沒有法子不能不做。以幼稚的頭腦破碎的知識，短小的時間，論重大

的問題有錯處不能不望讀者的原諒和指正。

再者本論爲本誌「新詩號」作原不泛論「詩學」的不過我有一個意思想於我二十五歲前完成我一篇「少年中國新文學建設論」中間包含「詩、詞、論、小說、論、戲曲、論」此舉不計冒昧志在必成本論請讀者認爲將來我那篇「詩學」論的楔子。

民國九年一月三十日作者附啓於江戶城

礪川之湖南經理處

(三)詩詞運動與勞動運動 (續)

(d)自然主義與社會主義 (續)

——Naturalism and Socialism——

上而既然把自然主義是甚麼東西社會主義是甚麼東西略略就當時的一知半解和當時所看的書說了那們一些——社會主義是甚麼東西請待我那篇「少年中國與社會主義」——現在就要講這兩個兩者的關係了。這個兩者的關係要詳言之非時間與紙數所許總而言之自然主義的大成者是法國的左拿 Epile Zola 社會主義的大成者德國的馬爾克思 Karl Marx

所以自然主義人家又叫做左拿主義 Zolaism 社會主義人家

又叫做馬爾克思主義 Marxism 左拿主義與馬爾克思主義共通的色彩便是「科學的」Scientific「唯物的」Materialistic 他們的共通的目的是改革人類的境遇不過左拿的手段在探出社會罪惡的原因馬爾克思的手段在移動社會經濟的基礎今日要發見他們的共通點勢不能不就進化思想的歷史講一番祇要有益處光景讀者也不厭煩絮的講到這里最好節譯高呂素之君「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中間「進化思想之進化」一段——

1. 爪與牙的何布斯 Thomas Hobbs

從十六世紀以後到十九世紀歐洲社會思想家共通的思想是「社會契約說」Social Contract 講到社會契約說——中國一般譯「民約論」——誰也不能不聯想到盧梭「J. J. Rousseau」然盧梭以外提倡此說的不少其最著之例便是何布斯 Hobbs 杜馬司 何布斯一五八八年生於英國的馬爾美斯倍維……他的最得意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前半就是近世國

家漸入全盛期的時候，他的全生涯幾乎都送於當時權力階級——貴族、僧侶之間。他犀利的觀察，明敏的頭腦，善能洞察當時的貴族社會而順應其生活體得其思想。他的國家觀是這們一種思想和生活的產物。他於『國家論』裏說：人類本是極端利己的動物。人的自然生活總是以自己的幸福與保存爲目的。所以亞里士多德說：人類本是政治的動物。這句話是虛偽的。人本來是私慾的集團。在類人的自然只有『一切對於一切的戰爭』！然而這種狀態於各人的生存上不利。雖說這種狀態元來生於人類自己保存的慾望。然若照這個狀態弄下去，反至於不能放棄他的生存。所以人類就互結契約。各人放棄他的自然權。造出國家。設一個最高權力以隸屬於其下。那個權力有屬之團體的，有屬之個人的。前者是民主國。後者是專制國。而何布斯所理想的國，便是這個專制國！

2. 愛與平和的盧梭 Rousseau

其後隔一世紀便有盧梭的社會說。其說的根本係蹈襲何布斯的。思想就是兩者都是契約說。所不同的嗎？何氏排斥自然，而是認契約。盧氏主張破壞契約後之壓制制度而返於契約。

詩人與勞動問題

當初的自然狀態！據盧梭說：人類在自然的狀態時只有自由和平與幸福。然而人類發達到某點以各個的力量到底不能維持其自然的狀態。因爲人類各個力量之發達，有一定的限度。於維持其自然狀態之必要上，不可不總合各個之力，以當外部的障礙。所以人人相約而結社會。想依社會之力以維持其自然狀態。那個社會不在講是要自然。就是不可不繼承人類自然狀態時一切自由、平等和幸福。各人不可不把在自然狀態時所有一切的權利讓給社會。其實自己的權利毫無損失。因爲各人把他的權利提交於社會。復從社會的手裏把萬人的權利提交於各個人。所以契約社會的性質應該全然平等。然而後世出有一班甚貴族僧侶把此等平等之權私爲己有。以殘酷壓制。隨我平民如是平等去，自由滅。社會化爲悲慘痛苦之基。所以人類要首先顛覆這些權力者。返於契約當初的自然狀態。本那種精神建設真正純粹的民主社會。返於自然！Back to Nature。自然是調和是平和——這便是盧梭的眼中所映的世界。盧梭這種思想實際上直到今日還支配世界的人心。

3.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的自然淘汰說

然一到十九世紀便有取盧梭之說而代之的新思想這便是達爾文 Darwin 華雷斯 Wallace 他們所建設的『進化論』達氏以多年跋涉山河，踟躕研究室，研究生物學的結果，纔發見這個世界的生物都是時時進化的。其進化的原因便是生存競爭 Struggle for existence—

據他說：說生物決不是以一定不變的鑄型做出來的。各個生物都備了他的特徵。這個特徵顯著的便是『變種』Variation 變種的特徵更由『遺傳』Hereditly 越發顯著。終至別成一種新種。這種個體的特徵，輾轉遺傳，毫厘之差，遂隔千里者。到底是甚麼原故。那麼是因爲具有利於生存競爭的特徵之個體生長以後傳之子孫。他的子孫之中繼承此特徵最多的生存之後，又以傳之子孫。就是那個特徵由生存競爭傳之子孫。生存競爭不獨人類以外的生物。連人類一樣的支配了。又自然界的生存競爭不獨個體與個體間的競爭。同時含了團體與團體間的競爭。因爲既認有團體間的競爭。個體間激烈的爭鬥以外。同時組織團體的個體間行相互扶助 Mutual

Aid 而生。出犧牲。身調和。團體諸美德。

達爾文的名著『種原論』The Origin of Species 和『人類之由來』The Descent of Man 中間把如何在許多動物的同類中不獨不爲食物爭奪。而且能協同一致。其結果如何。使智德發達如何。又爲種屬生存的第一條件。這些道理說的很明白。如何布斯 Hobbs 與盧梭 Rousseau 兩人所提倡的『自然對社會』Nature to Society 的二元觀。全然失了根據。同時自然界的真相。既不是何布斯所主張的那們一個爪牙搏噬的修羅。巷。又不是盧梭眼中所映的愛與平和之極樂園。其實兩方都兼而有之哩。

4. 還原到何布斯的赫胥黎 Thomas H. Huxley

祇可惜達爾文所蒐集的事實多半是說明生存競爭——各個體爲保持他的生活與他個體的鬥爭——的材料。而像把他一面全然隱去的樣子。誰知後世祖述達爾文的學者。恰又遇著一個赫胥黎 Huxley 其勢愈甚。動物界全然成了一個寢皮食肉的修羅。場。以『各個體各爲其生活而演終古殘忍的爭鬥』爲生物界泰山不移的原則。所以人類也依這個原

則「我不滅，人將滅我。」所以赫胥黎眼中所映的人生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戰場。祇有最強悍的敏捷的較獵的就能苟延其生。以決下次的勝負。人生是一個長期戰爭，祇偶然除開家族關係外，人類社會的狀態，都是像何布斯所說的一樣：各人與衆人爲敵的戰爭。——這便是赫氏的想法。這種想法頗一時代虛梭的思想而支配世界的人心。

5. 自然界的教訓

然而我們把這些大學者的書籍都閉了。一度逍遙深林，廣野觀察動物社會，便使我們覺得動物世界如何重社會生活了。也不覺得自然是那們愛睦和平，也不覺得自然是那們一個修羅巷……赫胥黎的悲觀與盧梭的樂觀，都不過拮之兩面……就是動物世界裏在「一種屬與他種屬之間，或階級不同的動物間，雖說常有戰爭，常有種屬的滅亡，然而同種動物間，或組織一個社會的動物間，還是行互助主義的，所以相等若是自然的法則，那麼社會性——互助——也應該是自然的法則。然則我們依那一種法則，就比較最適於生存競爭呢？那麼不在講是更養成互助的習慣了。實行互助的動物較其他動物。

詩人與勞動問題

生存的方法多些，智力和體力也必較其他動物特別發達些。

6. 從額德 Goethe 的詩，向克納博特欽 Kropotkin 的科學。

這個思想在大詩人額德 J.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的心裏像微妙的音樂一樣輕輕的和鳴！距現在九十多年前，有一天額德的門弟尼克爾曼 Ekkelman 報告一件怪事給額德聽。說他所喂的兩隻 Miosazai 鳥，籠子裏逃去了。到了第二天，駒鳥的母親把昨日飛去的 miosazai 鳥的孤兒和自己的一塊兒撫翼於他的羽下。額德聽了這個話拍手叫道：「善哉！善哉！祇要曉得這種事實是成了自然界一般的法則，那麼一逕到現在所不能解決的許多宇宙之謎，都可以釋然解決了。」如是促起尼克爾曼熱心去研究。那麼額德心裏所映的世界若失掉了生物互助一鑰，到底解不開的，沒有生物互助，這片鑰匙，這個宇宙便是永劫不能開的祕藏！

然而詩人所欲解的宇宙之謎，和科學家所欲探自然之祕密，其實是同一個謎，同一個祕密，沒有這片鑰匙，謎也不能解。

密也。不能探由動物界的研究得了和額德冥想所得的思想相同的思想的科學者便是有名的俄國社會改革家克納博特欽 Peter Alexejewitch Kropotkin (1842—x) 他親自跋涉俄國的大森林北亞細亞的大平原觀察動物世界從蟻蜂的社會生活、鷹鷹白利甘的共同生活和票鼠莫爾莫特野犬鼠兔馬猿等所有動物的實生活中發見「互助」兩字實行的如何顯著他說「動物用盡手段去避競爭避之而善便是生存的適者勝利之冠在他的頭上若觀察動物世界之實際祇有最能避相爭而行互助的種屬便最繁榮。」

克氏并非說個體間全無競爭是說實際生存競爭上的適者不是同室操戈的動物而是相扶相將以鞏固其團體的動物。所以克氏的互助論是達爾文說 Darwinism 的修正并不是根本推翻他的。

但是克氏之說應用之於人類社會的時候雖說可以說明社會成立的根本義然而何故由這一個社會推移到他社會呢？這個 Process 的原理他沒有說出來。

7. 馬爾克思 Karl Marx 的唯物史觀

對於這個問題與以最明快的暗示的便是德國社會主義者馬爾克思 Karl Marx (May 5, 1818—March 14, 1883) 他照年齡講起來是達爾文同期的人(達爾文生於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距今一百一十一年馬爾克思生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距今一百〇二年即馬氏比達氏小九歲。克納博特欽生於一八四二年距今七十八年比馬爾克思要小二十四歲) 比起克納博特欽來馬爾克思要算老兄然而在論理上例可以看作克納博特欽說的後繼者。

他的社會哲學如何呢？他於一八五九年——就是達爾文出『種原論』那年著了一卷『經濟學批評』(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在他那篇序文裏面把他的史觀簡單說明了說——

『人類在社會上因為要弄衣穿弄飯吃弄房子住。不知不識之間便和這個衣食住三者結起不解緣來了。那個關係便是和那個社會上物質生產力之發達相當的生產關係。這個生產關係的總和是做社學之經濟的構造——真實之基礎的甚麼法律的、哪政治的、瓊樓玉宇都建築在這個

基礎上面。又和這個相當生出某種社會的自覺來。總而言之。產出衣食住的方法。是可以決定社會上政治及知識上之一切生活的。并非由人的自覺決定他的生活法。而是由社會的生活法決定其人之自覺。

「然社會的生產力到了他那發達的那一個時期。便與古時的生產法相衝突。在法律上講。便是和古來的財產關係相衝突。就是生產力一發達。別取了一種新形式的時候。那麼古來的財產關係。便成了生產上的障礙物。至此社會革命的時代便來了。社會之經濟的基礎。一移動。那麼那個基礎下面的建築物。當然也早晚免不得改造！」

馬爾克思此說。通常謂之「唯物史觀」。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簡言之。是說「社會之物質的基礎。決定人類一切的生活法。」——所以又叫做「社會的決定論」。Socialer Determinismus。或「社會的唯物論」。Socialer materialismus。——因為馬氏所謂「物質的基礎」者。專限於經濟的要件。所以有幾個學者說與其謂之「物質的史觀」。甯曰「經濟的史觀」。Ökonom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詩人與勞動問題

更妥當些。然而社會上所有物質的要件中。真能變化發達的。祇有經濟的要件。此外如人種地理那些物質的要件。祇能把一定的特徵。把社會決不能成社會進化的原因。何以哩？因為那些原因。他的自體幾乎不進化。啦。在這個意思講起來。馬爾克思的史觀。還是叫做「物質的史觀」的好！

第8節迭佛流的生物突變說述荷蘭的植物學者迭佛流反對達爾文的「生物漸變說」主張「突變說」

「依迭氏實驗的結果。達到這種結論。

「生物的新種。決非由自不可見的緩慢變化而生。甯曰。生於突變。由突變所生的新種。不到次之突變時。其性質不變。」

由上面的介紹。一可以明白馬爾克思以前社會思想的淵源。二可以略窺馬爾克思自身根本的色彩。他的唯物史觀中最要緊的話。是「并非由人的自覺決定他的生活法。是由社會的生活法決定其人之自覺」。記漢舅父梅園先生戒漢等。忽於治生。有一封信開首便曰「任你才大如海。難逃物資的征服」。這句話和馬爾克思的話。祇是一個意思。所謂「才」便算那個人。的自覺。

物』所謂『物資』硬算社會的生活法。世間一切法律政治教育等都建築在這個社會的生活法——就是經濟的要件上。正和一個人的知識道德名譽等都建築在他的個人的生活法上——就是問他以甚麼手段方法去弄飯吃弄衣穿弄房子住一樣。梅園先生是一個極徹底的思想家。我讀他著的『國本』論（見神州學叢第一期）覺得他說的第二段便是一篇絕好的『唯物史觀』。讀者有不懂馬氏『唯物史觀』的真意的請看此篇——

『予嘗欲窮吾國積弱之所自來而輒及於法律政治教育之不善。似皆言之可以成理。再進而思及法律政治教育之果何由而不善。則尸此咎者。人也。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願何以不能去。其不善而就其善。則以人之生也。恆將欲以俱來而欲復由漸而進。如積壤以成高者。然故最下為生活必需欲。望等而上之。為便宜安逸欲。望又等而上之。為侈後欲。望。後二者而不能給其所求。猶不過於國度之發展上有程度之差。前者而不能給其所求。則人將不能安於其羣。其初率緣是而紊國家之秩序。如及於法律而法律不能實行。及於政治而政治即於腐瀝及於教育而教育因之類廢。類此者。猶非更僕所能對也。其極

或至家與國皆與之俱盡。意者此其立國之本。其他蓋猶未也。

梅園先生之意是謂國家之本在滿足國民的生活必需欲。望——就是馬爾克思所謂奠社會之經濟的基礎了。而謂法律政治教育都立在這個根本上。對於這個國本的確立。梅園先生的意思

是——『舉國之朝野。上下如欲求生活必需之品。必行其忠實之交。易欲行其忠實之交。易必出其正確之代價。』所謂正確之代價。自然是職業。

『予論之最要者。則能事生產而不生產……以奪其從事生產者之食。而從事生產者。轉致不能遂其生活之欲。望……』『欲正本清源以救濟之。宜從事人口與職業調查。而於無業者。則教化之。非業者。則改進之。有業者。則保護之。國民生活必需之慾望。或者其可以共遂。即國民之心理。或者亦由是自動以趨於靜……老子以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為至治之極。予竊以為必以『民各樂其業』為前提。而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乃有可與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

也！

「國本」論中力闢中國自來「貴族」之非而歷舉無爲而貴之不足恃於國與不足恃於家就是和馬爾克思說古來的財產關係。到生產力發達之某時期便成了一種生產上的障礙物。至此就不能不移社會之經濟的基礎就是不能不引起社會革命。一樣農業時代經濟的基礎在土地 Land 所以當時「地主」Landowner 最占勢力產業革命後近世工業勃興經濟的基礎移到資本 Capital 所以「資本家」Capitalists 最占勢力而地主便成了生產上的障礙物了到了現代經濟的基礎移到了勞動 Labour 所以「勞動者」Labourer 漸抬起頭來了而資本家又成了生產上的障礙物這種社會的推移之理算爲馬爾克思明快的道破了！

社會主義者因爲認定這個社會立於經濟的基礎上面所以。要實現一種理想的社會莫如改革那個社會的經濟的基礎使貧乏很絕而「民各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然而徒此非社會主義之最後的目的社會主義之最後之目的在造健全之國民前途高昌素之君 Mr. Motoyuki Dakawada 的「社會

詩人與勞動問題

主義與進化論」(此書他自己說是以 J. Arthur U. Lewis «Evolution Social and Organism» «Ten Blind Leaders of the Blind» Karl Kautsky. Vererbung und Entwicklung in Natur und Gesellschaft.» 之書爲藍本做的上面節譯的那章我自己也加了許多進去了) 的第二章論這個問題很給了我許多啓示。

第二章「遺傳說的兩派」是批評納馬爾克 J. Tamarok 和 external Prof. August Weismann 兩人的「遺傳說」的最後使講到外斯曼主義 Weismannismus 與社會問題的關係很有味納馬爾克的遺傳說可歸於四點——

- (一) 由生物的環境所起的變化喚起那個生物的新必要。
- (二) 生物因爲這些新必要的結果便取得許多新習慣而捨去許多舊習慣於是這些新必要和新習慣便在那個生物的身體上造出新器官來。
- (三) 器官之發達萎縮消失由於他的使用不使用。
- (四) 生物一生所得的使用或不使用的結果由遺傳法傳之於其子孫。

由此可知納馬爾克派 Lamarokian 的主張是反對達爾文「自然淘汰說」Natural Selection 的雖說後來有調和 Lamarokianism 和 Darwinism 的新納馬爾克派 Neo-Lamarokians 出現他們還是一致主張「生物一生的獲得性全部遺於子孫」的道理！

外斯曼的主張分兩點說——

(一)生物有「死的東西」有「不死的東西」據他自己說——我們已經詳說過單細胞生物是沒有自然之死。因為這些生物之成長，沒有像死一般的終點。他那新個體之發生，與舊個體之死是沒關係的。一個體分爲二個體。這兩個體全然一個樣子。並沒有老幼大小的差異。雖然有無數個體出現。那些個體都是同種。屬同年齡的。都由分裂生活。到無量壽的可能性。」

「多細胞生物的細胞分化而成生殖細胞。(卵或精虫)及身體細胞。二部單細胞生物的不死性 Immortality 祇傳於右之生殖細胞。身體細胞不免於死。然多細胞生物全身的大部分是這種身體細胞成的。所以個體也不免於死。

(二)掌遺傳的細胞——高等生物的生殖細胞中有一種「胚種原形質」雌雄合體而成新個體。合體的雌雄胚種原形質并不全然消費於新個體的身體組織。其一部包含於新個體的生殖細胞內。再掌新生殖作用。「生物的遺傳祇由這種有生殖機能的原形質行之。由身體細胞所生的變化絕對不能遺傳！」所謂「The qualities which are acquired during lifetime are not transmitted to offspring, and, consequently, that the efforts of parents to improve themselves do not benefit their children by means of physical heredity. To use one of a thousand illustrations, all the efforts of a parent to improve himself musically do not make it one whit the easier for the children to become a musician」(引 Ely 博士用語)他既主張「身體細胞的變化不能遺傳」那麼當然主張「生物一生的獲得性也絕對不能遺傳」那麼外斯曼的假說和納馬爾克的正

是一個絕對反對。所以他們兩人的論戰，算十九世紀中，很激烈的。到後來還是外斯曼 Weismann 占了勝利！

可是外斯曼說又和社會主義生甚麼關係哩？這個問題請高昌君去答罷——

「社會主義以根絕貧困爲目的，然根絕貧乏非是終之目的，而爲製造健全國民之手段。極端的貧困使人類身心萎縮。假如因多年貧困而受的心身萎縮，照納馬爾克派所主張的一樣當作『生物』生涯中獲得的性質。』永遠遺傳於子孫。那嗎無論如何實行社會主義力除貧乏的懸隔，那個改造人類的根本目的，恐怕也終無達到那一天！

「在這個意思講來，外斯曼 Weismann 說於我們社會主義論特別有利。因爲照外斯曼所說，生物一生間所受的性質不遺傳於子孫，所以由貧困這個境遇所與吾們人類身心上不良的影響止及其人的本身，祇要變更他的境遇，那麼要把他們如何改良進步，國屬扁扁都隨意的！！

「哈曼惠迭嘉氏會就前後八年間，由倫敦貧民窟送到坎拿大殖民地的二千少年去研究他們的品性，據他的報告

詩人與勞動問題

說：那班小年中間有大多數是曾經坐過『自新所』的惡少年。自從移居坎拿大與以事業後，再犯從前惡習的，二千名中不上¹ 100

「要之今日社會上所發見的惡德與犯罪，多半是那個人所居的境遇的產物。所以改良境遇是人類向上的最大急務。這也全然可以看作生物學上『後天的境遇所與的性質之變化不會遺傳』的根本理法之結果哩！

由上可知社會主義者如何注重『遺傳』 heredity 又如何注重『境遇』 environment 講到此地，筆鋒一轉，且轉到『自然主義』方面去。

我於介紹自然主義的時候曾舉過自然主義之幾種特色——1 科學的製作法。2 醜的獸性之描寫。3 「人生之斷片」4 精細的團團描寫。5 個性之描寫。6 印象主義等中間最好拿來和社會主義對比的便是 1, 4, 兩項。

第一項科學的製作法，如何有關哩？因爲與科學製作法最關聯的，第一莫如病的『遺傳』現象之描寫。文藝界所以滲入『遺傳問題』受達爾文加爾登 Galton 等的著書之力極大。加之

當時作者承物質主義的大潮，人人以都像社會學者，一般觀察社會的病根。生理學者一般發見人類的症候，為職志以「遺傳」做題材的作品最著名的如馬丁生的『羣鬼』Henrik Ibsen's 'Ghosts' 葉翰嘉雷的『唐長之子』EcheGaro's 'Son of Don Juan' 皮爾孫的『克爾特族之傳代』Bjornstjerne Bjornson's 'The heretage of the Kurts' 等戲曲。小說不勝枚舉，而以描寫「遺傳現象」為專門業的，便是自然主義的大成者，法國的左拿先生。左拿一生的著作是二十卷『盧公馬加爾』Les Rougonmaquart 叢書。『三都軼事』——『盧爾德』Lourdes 『羅馬』Rome 『巴黎』Paris——『四福音』——『生殖』Fecundite 『勞動』Travail 『正義』Justice 『真理』(未出而死)——中間所謂左拿的遺傳小說便是『盧公馬加爾叢書』了。這個叢書共二十卷，先介紹其目次如下：

1. Les Fortune des Rougon (1871)
2. La curee' (1872)
3. La ventre de Paris (1872)
4. La conquete de Plassans (1873)

5. La faute de l'able Mouret (1874)
 6. Son excellence Eugene Rougons (1875)
 7. L'assommoir (1877)
 8. Une Page d'amour (1877)
 9. Nana (1880)
 10. Pdt-Bouille (1881)
 11. 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
 12. La Joie de Vivre (1883)
 13. Germinal (1885)
 14. L'oeuvre (1886)
 15. La terre (1887)
 16. La reve (1888)
 17. La bete humaine (1890)
 18. L'argent (1891)
 19. La de baule (1892)
 20. Le docteur Pasaal (1893)
- 從一八七一年做到一八九三年方完，費去二十二年，約日，成

二十卷的書，左拿可謂博覽經營了，然而他這二十卷書，雖說有那們長，其實不過寫一件事，情借他自己話所謂『第二帝政的治下某一族之自然的社會的歷史』(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其大概是

寫一個有神經病的女人叫做 Adelaide Fougère 的——便是這家的祖先——先嫁到 Rougon 家裏，後來改嫁到 Maquart 家裏，在這兩家裏，都傳了許多的子孫，這二十卷叢書中的風雲，都是這一個有病的女子的子孫所造出的，這一個女人的子孫，又散居各社會，左拿如是以這一家的歷史為經，以社會各方面的事實為緯，秉銳利深刻的筆，寫了無忌憚之文，處處在探社會罪惡之原因，處處看見他那社會改良家的氣慨！其各卷所寫的病狀生活，泛及於各種社會，表之於下——

1. 法國的都會生活
2. 商人的生活
3. "Les Halles" 的內部生活
4. 僧侶生活
5. 同前僧侶生活
6. 上流政治社會的生活
7. 勞動社會
8. 女子情慾之生理的心理的解剖
9. 舊女生活
10. 巴黎之商人的生活

詩人與勞動問題

11. 巴黎織工場生活
12. 人生之痛苦
13. 草山生活
14. 美術家生活
15. 農夫生活
16. 夢
17. 鐵道生活
18. 銀行生活
19. 普法戰爭期的軍人生活
20. 科學者的生活

中間以寫勞動社會的第七卷『酒店』(L'assommoir) 第九卷『拉拉』(Nana) 寫女優之內幕，Prostitution 生活(寫草山生活的第十三卷『陽春』Germinal "Master and Man") 英譯名(寫草山裏的職工生活，尤以寫資本家和勞動家的衝突為主) 寫美術家生活的第十四卷『傑作』(L'oeuvre) "His Masten piece" 寫軍人生活的第十九卷『陷落』(La Dédace) "the Downfall" 等五卷為最有名。『酒店』重版到百數十版，『陽春』重版到一百版，可見當時歡迎的盛況，而最有意義，便是那兩卷書，一卷是寫巴黎的勞動者生活，一卷是寫草山的勞動者生活，那時社會主義新興的時候，得了這種寫實的書，不啻代他們作了無數的宣言書，宣告舊社會的死刑。

暗示新社會的曙色！前節介紹的外斯曼 Weismann 的遺傳說，所以與社會主義有利，因為他能說明生物一生所得的性質，不遺傳於子孫。社會主義者因有「改良人類的境遇，以達出健全的人類之目的」之希望，左拿的遺傳病現象之描寫，所以於社會主義有利，因為他描寫中流的家庭，由不正之結婚，以致遺傳先天的病毒於子孫，其為害於社會如何之大！因以引起世人感社會根本改良之必要，而且他所描寫的下層社會之狀態，是一片血肉模糊之影，疾痛慘淡之聲，使人人覺得這種社會非根本改造不可。一日居任人居之實違背天理人道，就是說他們所以犯那些罪惡行，那些非行多非，由於他們的自由意志。在（一）由於祖宗的「遺傳」 heredity （二）由於社會的「境遇」 Environment——所謂「決定人類完成人類的境遇」 The Environment which determines and completes the men. 我們既由根絕貧乏之手段，以達製造新人之目的，那麼先不可不從遏止不正的遺傳改革不良的境遇下手！

左拿關於做小說，他自己說了這些話——

「我做小說的時候並不先想到篇中要起一樁甚麼事件

要出一個甚麼人物，如何起手，如何收場，我祇專心把那個主人公的性、格，打一個很明確的腹稿，因為要寫出那個人的性、格，所以先把那個人所乘的氣、質，出生的家族所受的感、化所處的境、遇，過細想一想，再把他應和主人公生關係的人物的性、質，習、慣，業、境，等也過細研究一番，把這些研究之後，小說中間要寫入的事情自然算是定妥了。如是假如到了要描第一等戲院子或第一等酒席館的時候，那麼就努力去實地觀察，至熟知這些地方而止。假若熱心的研究，觀察了。三兩個月之後，我所要描寫的生活狀態，都知道了。那些真的色彩，真的香氣，都可以採入我的小說中間了。至於我所描寫的社會，都是與我的生涯極有關係的社會，因為我總是把我心裏活潑潑的記憶喚起於筆端而描寫之的。所以我描寫的人生是真實的人生，而不是空想的人生……」

此文雖沒有譯完——本會周無君有譯左拿的「實驗小說」

Le Roman Experimental (1880) 的信，我很喜歡，諸君看他的譯本去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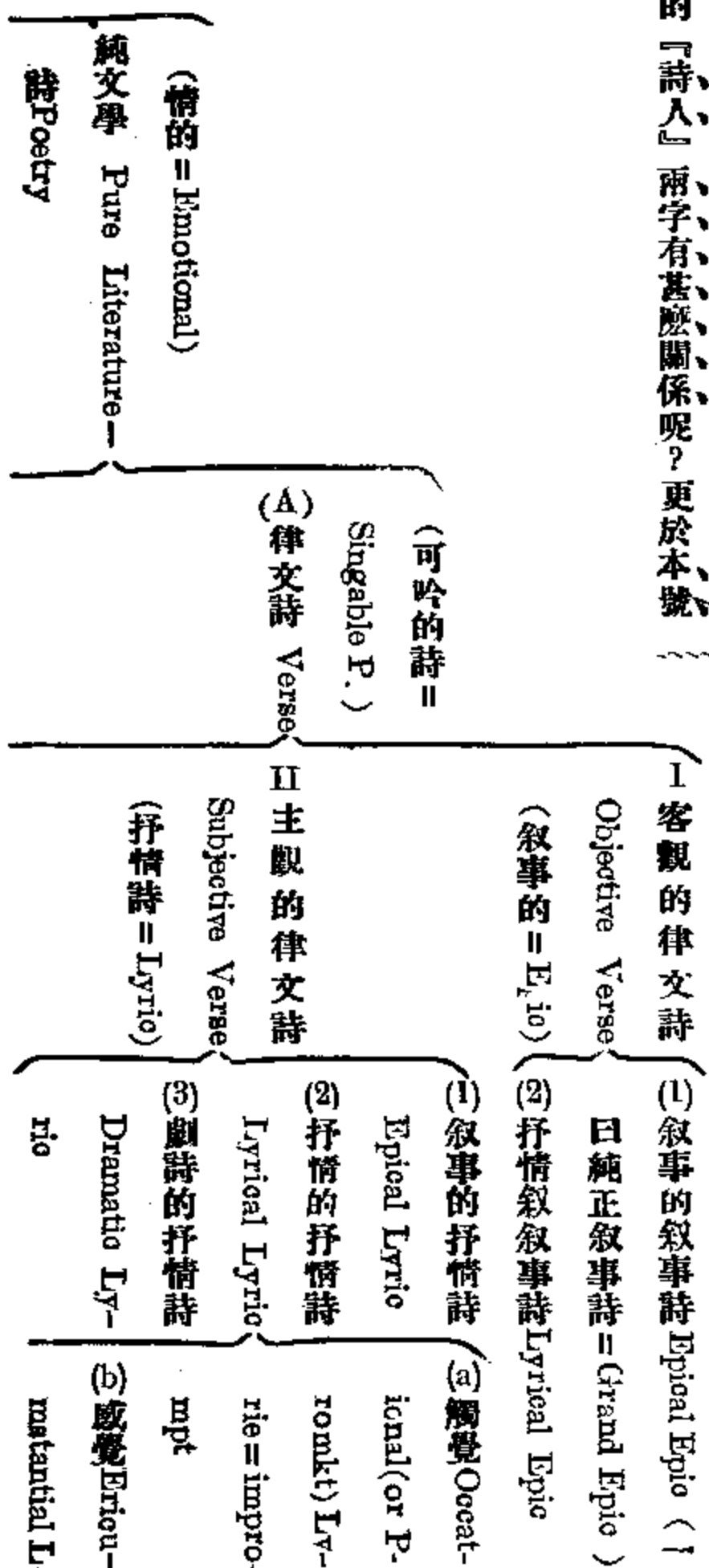
然左拿做小說的態度方法可以「思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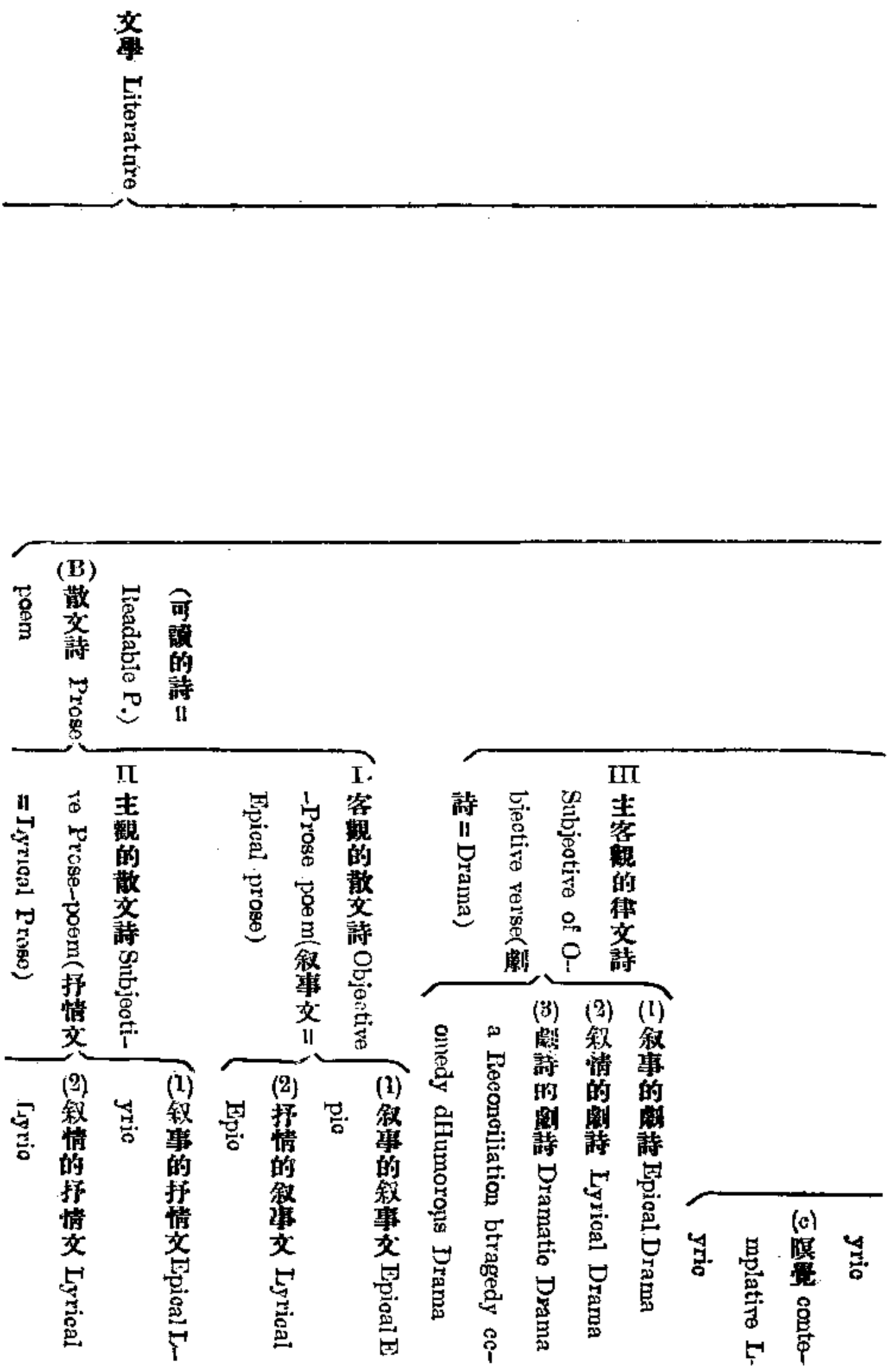
「半矣」了。抽譯他的理論精髓，便可以看作一篇小說上的「唯物史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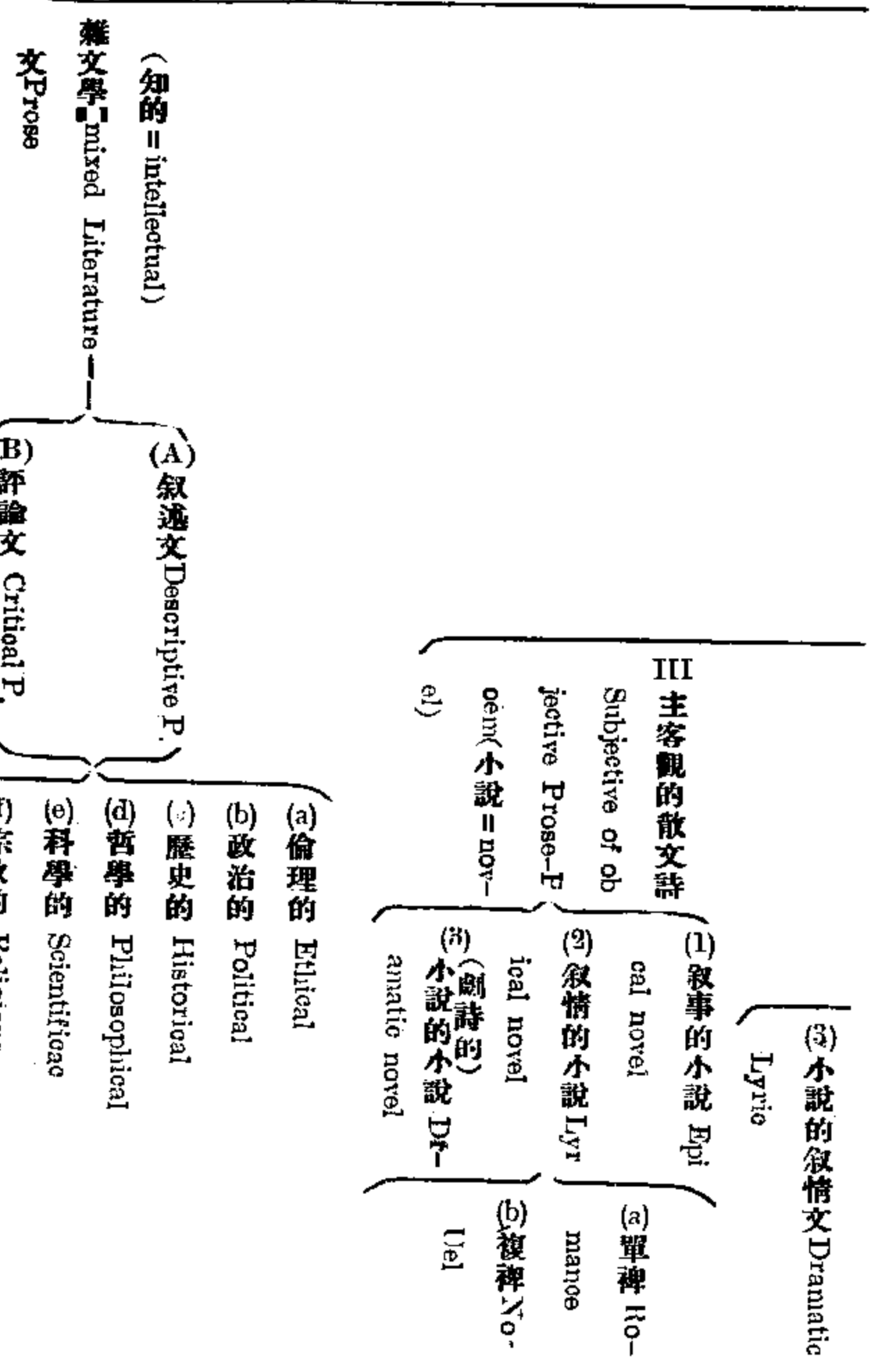
左拿主義和馬爾克思主義的歸結點社會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共同點，依以上的介紹，或者一些不甚誤謬的話也未可知，此段就在此地擱筆了。不過第三章是「詩歌運動與勞動運動」我把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說了這們一些，而自然主義是十九世紀中期後小說、戲曲上的大潮，於「詩歌運動」又有甚麼大關係呢？並且於本篇的「詩人」兩字有甚麼關係呢？更於本號

的「詩學」兩字有甚麼關係呢？

這兩號既是「詩學研究號」我索性不辭「辭費」來解釋一番。那麼我就答上面的問道：小說也是「詩歌」小說家也是「詩人」。所以自然主義也是「詩歌運動」之一種潮流。我所要告失檢點的便是在「何謂詩歌與詩人」那欄說的大草率而且取了狹義的詩的解釋，到後來說自然主義便不能容受了，好在此地補過還不遲哩——理由見附表







記得前回述古典主義和羅曼主義的時候，都節譯過賀川君的階級鬥爭史論以爲代「勞動運動」的小史。今述自然主義雖把社會主義兼述了一些，應該把近代的階級鬥爭史論一段譯下纔有關顧纔稍微完全一點，我此文重在介紹，以下便譯該論「近世無產者階級之出現」——

「因爲是前述那個樣子，所以終不能免於『社會革命！一八四八年歐洲的革命，便是這個原故，在這年，法國恢復了共和政治，德國也不能不取國家社會主義的方針。這年馬爾克

思 *Karl Marx* 便出了『共產主義者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德國的職工和軍隊，在這個時候，屢起衝突。

然而這年奧大利的革命，就失敗了。馬爾克思於他所著『革命及反動革命』內說此次失敗的原因，是在赫洛勃倫達拿那樣的、中產階級的、代表者來，伴爲此次革命的統率，而痛論稍有一點財產的人來幹革命，那個革命決不會成功！！

近世社會主義的運動和人道主義的勃興，於無產階級很有利益。一八六一年俄國開放『農奴』 *serfs*。一八六三年美國開放『黑奴』。一八六八年德國產生『職工聯合』。一八六

三年英國公認『工團』 *trade union*。可是從一八七〇年後，勞動者的黑暗時代又來了，而以一八七八、一八九兩年爲尤甚。勞動者的貧銀下落，有的落至十分之六以上，許多職工聯合都因此解散。美國一八八五年，單止失業的，上九十九萬八千八百三十九人。其中的損失，單止工錢，是三億多以上！因爲這個業務蕭條，俄國的小地主及農夫捨農田而投身乞丐之羣，的無慮八萬多人。這個時代，世界勞動者與其子弟的死亡、率、激增，職工、生活、朝不謀夕。

然而資本主義這幾十年間，依然興旺，英國及愛爾蘭一八四四年股份公司不過十九家，一八八六年增加到九千四百七十一家，德國一八二五年不過十六家，一八八三年增加到一千三百一十一家，其資本金逾四十億馬克。

勞動聯合會處這個時局稍快人意的就設立了，工場法案。工錢由十分之八加到十分之十一。時間由 $\frac{11}{100}$ 縮短到 $\frac{15}{100}$ 而且英國於一九〇五年 *John Ruskin* 居然入閣爲勞動黨大臣的先鋒。然而同盟罷工的事情，還是年年不止。由一九〇〇↓一九〇九十年之間，米國平均一年有二千七百二十四件，

德國平均一年有一千九百〇七件，佛國平均一年有八百七十四件，英國一年平均有四百七十五件！

英國近年階級爭鬪非常激烈，樣一九一二年一樣關係同盟罷工的勞動者上一百四十六萬三千二百八十一人，罷工的日子數上四〇·九一四·六七五天。美國一九一三年也有

Colorado 的罷工一九一六年有鐵路從業者的罷工。一九一九年美國內所起勞動爭議，幾乎可以著作國家的反亂，每一回同盟罷工，損害至一億圓或三億圓。是常有的事。此次歐洲大戰，由俄國的革命與英德的戰時經濟組織，無產者階級的勢力，一天天的，大嘉爾馬爾克的思想，征服了今日的俄國，支配了英國的勞動者，馬爾克思所組織的『萬國勞動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當日雖四分五裂，今日的勢力就帝王莫比了。

(四) 謳歌勞動的詩歌

我做這篇文章的動機，原是因為看見幾篇外國詩很和今日的

詩人與勞動問題

勞動問題有關，纔想舉出這些詩出來，略措些說明便夠了。後來不知如何便混入『詩歌』和『勞動問題』的本陣去了。這真是『反客為主』啊。

文藝界之所以漸把勞動者做題目謳歌起來的道理和歷史，讀者於上章所介紹的光景已知道了，我於介紹他詩之前首先說一說惠轍的勞動詩歌論——

十九世紀的大詩人中，十九世紀自由的使徒中，諸君不可忘記了一個美國的惠轍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 惠轍於一千八百〇七年生於紐英格蘭的哈瓦爾前於釋奴總統林肯之生者二年，後於自由戰士嘉利孫 William Lloyd Garrison 之生者亦二年，而比大平民詩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 大十二歲。他的祖先是清教徒，於十七世紀移居當時理想鄉之美洲。他的祖母是個法蘭西亡命客的女孫，他秉以清教徒的剛骨，混以法蘭西人的熱血，發而為詩。其詩可想。因家不富，少時恆耕耘畝間，入學校的時候很僅。因其家庭有勤勞純潔之風，惠轍的少時自然受其感化，其傑作『雪中生活』Snow-bow 純寫他自己勞動和感謝的生涯。二十歲時為新聞記者，詩

人之名因之而噪。千八百三十三年於奴隸廢止會盡力極大。千八百三十五年舉州會議員。爲奴隸廢止論辯護。不少。休。奴隸以是而廢止。一八九二年惠徹繼辭此世以去。

因爲他是平民詩人。所以他當然有勞動詩歌。他集他所作的勞動詩都爲一集名曰『勞動之歌』Songs of Labour 他所歌的如『造船工』The Ship builders 『靴工』the Shoemaker 『羊商』the Drovers 『去穀殼的工人』the Huskers 『伐木者』the Lumbermen 無一非讚美勞動獎勵勞動的金玉之聲。譬如 the Lumbermen 的詩中間『勞動的斧頭上。太陽嬉嬉的跳。』哪『自由和勞動。手牽手兒。一步一步的邁進。』這些之句讀了這些詩的人。誰不欣動。誰不鼓舞。誰不覺得勞動的快樂和神聖呢。他的意思以爲在人類的存在上最不可缺的。便是勞動。不讚美謳歌這種神聖的勞動的詩。可不算真正的詩人。——我這篇『詩人與勞動問題』千言萬語。也不過這幾句話的證明和演譯！

不過惠徹祇謳歌勞動的光明面 Bright side 而丟了他的黑暗面 dark side 所以他對於勞動問題的意見於他的『問題

』The Problem 詩中表示之。謂『除開基督的金言以外別無解決的方法。』很不贊成社會主義。那麼光景(一)則因他自已的宗教關係。(二)則當時美洲勞動問題不啻緊。(三)則當時社會主義的體係也沒有完全的緣故罷！

而且美國改是個民主主義的國。又是個自由勞動的國。又是個平野千里風光明靜的國。由這種國產出的詩人自然多平民詩人。由這種詩人所歌的人生自然歡樂的人生。由樂觀詩人由主張的勞動問題解決。決又安望。其那們深刻。那們徹底！那怕現在以英美二國比。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勞動家等運動之激烈。不是甚過美國十倍嗎？譬近世民主主義的詩人由惠特曼所傳的系統。美國產生了屈勞伯爾 Horace Frankel 英國產生了卡本德 Edward Carpenter 卡本德的主張較之屈勞伯爾的不也深刻些嗎？徹底些嗎？

他們兩人都有許多詩歌勞動的詩歌。此處無暇舉之。讓以後慢慢的介紹去。現在第一要介紹的。便是我新得的一卷極有力極有味的詩歌。這卷詩的名字叫做『社會主義的民謠與抒情詩』Ballads & Lyrics of Socialism。著者的名字叫做呂斯

壁 | E. Nesbit — 我從來沒聽見說過也沒有看過的 著者自
然是現代人。因為他那卷詩上明明題著是 1883—1908。二十
五年間所作的。此書是由倫敦『斐賓協會』(The Fabian Soc-
iety) 一九〇八年出版的。距今十二年前了。斐賓協會是蕭伯納
G. B. Shaw 威伯 Sidney Webb 夫妻等所組織的一個社會
主義的集會。這個人自然是個社會主義者。我如今把他那關於
勞動者的詩歌寫幾首把諸君先觀爲快！

A Great Industrial Centre.

一個大工業中心地

Squalid street after squalid street,

Fatless rows of them, each the same,

Black dust under your weary feet

Dust upon every face you meet,

Dust in their hearts, too — or so it seems —

Dust in the place of dreams,

一條條盡是污穢不堪的街道；

每一條街上列著一眼望不透的屋。

人與勞動問題

你那走疲了的脚上，
你所遇著的人個個臉上，
恐怕他們的心裏也堆滿了灰塵，
他們做夢的地方也堆滿了灰塵。

Spring in her deauty thrills and thrives,

Here men hardly have her name,

Work in the end and aim of their lives —

Work, work, work, for chil' ren and wives;

Work for a life which, when it is won,

Is the saddest under the sun!

惱人的春色靚裝濃抹的珊瑚來遲了。

但此地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名字。

工作就是他們一生的目的。

工作，工作，工作！爲他們的妻爲他們的子；

工作爲一個人生——當已經受生做個人——

爲一個太陽底下極愁慘的人生。

Work — one dark and mending round

七十七

In black dull workshops, out of the light;

Work that others' ease may abound.

Work that delights for them may be found

Work without hope, without pause, without peace,

That only in death can cease.

工作——在一個昏暗無邊枯澀寡歡的工場

找不出一點甚麼陽光；

工作，爲豐富別人的享樂，

工作，爲他們找出一點甚麼開心，

工作，沒有希望，沒有休息，沒有和平，

祇有到死的那一天才得安靜。

Brothers, who live glad lives in the sun;

What of these men, at work in the night?

God will ask you what you have done;

Their lives be required of you—every one—

Ye who were glad and who liked life well,

While they did your work—in hell!

兄弟們啊，你們飽食煖衣的兄弟們！

他們在黑夜裏做工，是爲着何人？

上帝今天要問你們幹了些甚麼事情；

他們的命——一個一個——都要問你們索。

因爲他們一樣的開心一樣的愛生活，

却爲着了你們在地獄裏——去工作！

諸君看了呂斯璧這首詩就曉得英國詩人寫勞動問題如何深刻。如何沉痛了。我們中國數千年來幾乎都是官府吃小百姓，智識階級吃小百姓，軍匪吃小百姓，到近年來此風尤烈。軍匪官僚，不足論，一班無賴的文人，機會主義的政客，尤吸小百姓之血，而不知足！

若讀到——

God will ask you what you have done;

Their lives be required of you—every one—

Ye, who were Glad and who liked life well,

While they did your work—in hell!

有不悚然惶愧天良發現的嗎？

呂斯堡又不獨寫工場勞動者。他同時寫頭腦勞動者。他不獨爲工場勞動者。訴苦。兼爲頭腦勞動者。陳情。他有一首「病新聞記者」the Sick Journalist 便爲頭腦勞動者。陳情的。今抄譯於下——

Throb, throb, throb, weariness, ache, and pain!

One's heart and one's eyes on fire,

And never a spark in one's brain.

The stupid paper and ink,

That might be turned into gold,

Lie here unused.

Since one's brain refused

To do its tricks—as of old.

打悸，打悸，疲倦，疼痛，而且苦楚！

我的心和眼睛，都火一般的。

我的腦筋一點兒機智，都沒有了。

幾張薄紙，一枝禿筆，

是要他變成黃金的，

詩人與勞動問題

現在排在這里沒法用他，
自從我的腦筋不許我
施展以前的長技。

One can suffer still, indeed,

But one can not think any more.

There is no fire in the grate,

No food on the plate

And the East-wind shrieks through the door,

The Sunshine grins in the street:

It used to cheer me like wine,

Now it only quickens my brain's sick beat;

And the children are crying for bread to eat

And I can not write a line!

不錯——我雖然還能夠受苦；

但是我不能再用心了。

暖爐裏沒有一點火星。

盤子裏沒有一點食物了。

面東風在門外悲鳴。

月光在街頭苦笑。

這些東西常常美酒一般的助我的高興；

現在僅足以速我的頭痛；

小孩子們都發著麵包乾。

而我不能夠做一筆。

Molly, my pet— don't cry,

Father can't write you do—

And anyhow, if you only knew,

It's hard enough as it is.

There, give old daddy a kiss,

And cuddle down on the floor;

We'll have some dinner by and by.

穆兒！好孩子——你莫哭，

咳！你那曉得做文章的苦，

你要哭。

你的爹文章做不成功了哪。

來！和你的老爹接一個吻。

在地板上去臥一會兒。

我們慢慢的或者也有些兒晚飯吃。

Now, fool, try! Try one more!

Hold your head tight in your hands,

Bring your will to bear!

The children are starving—you little ones—

While you sit fooling there.

Beth, with her golden hair:

Moll, with her rough, brown head—

Here they are—see!

Against your knee,

Waiting there to be fed!—

I can not bear their eyes,

憂。愁。東。西。哭。！你。又。哭。！

你。把。兩。隻。手。緊。抱。著。你。的。頭。

拿。出。你。的。意。志。來。忍。！

小孩子們餓了——你們這些可憐的——

祇呆呆的坐在那里。

蓓斯垂着黃金的髮；

穆理垂着粗的，褐色的髮——

你看！他們現在對著你。壓膝，

在那兒等東西吃！——

望了他們的眼睛我再也不能忍了。

Their soft little kisses burn—

They will cry again

In vain, in vain,

For the food that I can not earn.

If I could only write

Just half a column or so

On the prospects of Trade; or 'the Irish question

Or why are we wages so low?—

The printers are waiting for copy now,

I've had my next week's screw,

詩人與勞動問題

There'll be nothing more till I have written some-
thing,

God! what am I to do?

If I could only write!

The paper glares up white

Like the cursed white of the heavy stone

Under which she lies alone;

And the ink is black like death,

And the room and window are black.

他們怪親熱的和我親吻——

他們馬上又要哭的

白哭的，白哭的，

因為我不弄不到甚麼食，

祇要我能做文章

做一欄半欄就夠了

或做「商業的趨勢」或「愛爾蘭的問題」

或「勞動者的工錢怎麼這們少？」——

八十一

那麼手民現在就等我的原稿，
我連下星期的酬金都到了手。
但是我若不做便一文都沒有。
上帝啊！叫我如何做？

祇要我能做文章！

可是原稿紙白的放光

白的像那塊笨重的石頭

石底「她」一個人睡的冷悠悠；

而且這墨水現死一樣的黑，

這間房，這個窗都是黑的。

Molly, molly—the sun's gone out,

Can't you fetch it ack?

Did I frighten my little ones?

Never mind, daddy dropped asleep—

Cuddle down oneself, or sleep—

Close to his knee

And daddy will see

If he can't do his writing, Vain!

I shall never write again!

Oh, God! was it like a love divine

To make their lives hang on my pen

When I can not write a line?

穆理穆理——太陽去掉了。

你能把他扯轉來嗎？

我嚇了我的小寶寶嗎？

不要緊，爹爹瞌睡來了。

抱攏來些爬來。

體著你爹爹的膝頭。

你爹爹便看見了

苦是他不夠做文章，咳，空的！

我不會再做了！

咳上帝！使一家嗷嗷的。

全靠著我一枝筆。

偏生我又一行都不能寫。

這也。像。這。是。神。聖。的。愛。嗎？

我們人類最大的職務在爲世界創一種健全的文明。健全的文明一定在靈肉一致的聖域。勞力勞動者——如工場勞動者。神聖在能於物質的生產方面貢獻於文明。同時不可忘記勞心勞動者，如新聞記者。美術家。思想家。文學家等。實於精神的生產方面。向永劫的文明爲最大的寄與。借吾舅父的話所謂『余非欲舉國民而一之於農工商也。惟無慚於直接產業勞動間接產業勞動補助產業勞動之名。皆得以有業目之。』今人但知同情於工業勞動者。而不知文學勞動者更爲可憫。假如社會問題的解決。僅終於工業勞動者。直等於醫鳥之一翼。換車之半輪。無有是處。讀此詩的人盼望他。不單止同情於這一個病新聞記者。而同情於天下許多失業的。不遇的。頭腦勞動者。所以現今各國都有他的新聞記者的勞動組合。日本小說家小川未明氏。因全家染時疫。已亦重病。身家不幸。殊爲愴鬱。日本文壇的諸作家。便發議刊行『小川未明氏慰安集』。集作家十八人的作品。都爲一集出版。以其所得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慰藉小川氏的不幸。亦以見頭腦勞動者互助的精神。今譯完此『病新聞記』一詩。不

詩人與勞動問題

禁起無限的感想啊！

勞力的勞動者和勞心的勞動者雖受了這們多委屈。據呂斯璧的意思。這『終有一天。些有相當的報酬的。』他的『等到天亮了……』(Untie the Day Break...) 中間說的好

When head and hands and heart alike are weary,

When Hope with folded wings sinks out of sight;

When all thy stringing fails to disentangle

From oft' wrongs skein the golden threads of right;

When all thy knowledge seems a marsh-light's glimmer,

That only shows the blackness of the night;

In the dark hour when victory seems hopeless,

Against thy lance when armies are arrayed,

When failure writes itself upon thy forehead,

By foes outnumbered and by friends betrayed.

Still stand thou fast, though faith be bruised and wounded,

Still face thy future; still be undismayed!

While one true man speaks out against injustice,

While through men's chorused 'Right?' clear rings hi

'Wrong?'

Freedom still lives, One day she will reward him

Who trusted in her though she tarried long,

Who held her creed, was faithful till her coming,

Who, for her sake, strove, suffered, and was strong,

She will bring Crowns for those who love and serve her,

If thou canst live for her, be satisfied;

If thou canst die for her, rejoice! Our brothers

At least shall crown our graves and say these died

Believing in the sun when night was blackest,

And by our dawn their faith is justified!

那怕你的頭，你的手，你的心都疲倦了；

那怕『希望』斂著他翼沉沒不見了；

那怕你所有的努力不能夠從邪曲的粗絲

摘出正義的金絲縲縲；

那怕你所有的知識像不過螢火的微光，

僅足以表示夜間的黑暗；

那怕在這個勝利無望的黑暗時期，

敵人整軍代鼓向著你來挑戰，

『失敗』兩字寫在你的額頭，

被敵人以數萬勝又被友人欺騙；

你雖然信仰灰敗，依然要屹立如山，

依然要把臉對着將來，依然不要周章狼狽！

等到正人出來痛罵那個非正義，

等到人山人海的中間高呼『公理』鳴數而攻『非公理』！

自由依然不死。

她對於這些——

她雖然許久沒來，依然信賴着她的，

一直等到她來了，這忠忠實實倍奉她的主義的，

拚着命爲她奮鬥，爲她受苦的人，

一個一個都要報酬的。

她爲着愛她的，爲她盡力的人，拿着一頂金冠來了；

你若能夠爲她活，你應該滿意；

你若能夠爲她死，你應該快樂！兄弟們啊！

她至少也能把金冠戴着我的墳墓。

她說：『這些人都爲信仰而死』

當黑夜之中他們還信有太陽一個，

看我們的朝霞如火。

便證明了他們的信仰不錯！』

做這首詩的時候是千九百年就是二十前年做的，當時勞動者苦楚說不盡，就是現在也還是 *Suffering* 的時代，不過世界上隔『天亮』的時候漸近起來了。但是我們中國的勞動者還是在 *the blackest blackness of the night* 哩。記得去年十二月我做這篇論文起手不久的時候接著我的好友吳品金君自北京來一封信，（吳君是十一月廿幾回國去的信是十一月二十六發的）有一段說中國勞動者的印象的當時給我做這篇文章。以許多氣力！他說——

『船於二十二日到太沽停泊，有許多戴着辮子的人來搬運貨物，身體衣服污穢不堪，他們吃中飯用鹽水拌白菜，月錢每人八元，將身子賣做牛馬天啊！中國有勞動者，中國

詩人與勞動問題

勞動者不成一個問題這是甚麼緣故？』

諸君！少年中國的諸君！像吳君所著的這種印象諸君應該看足了。諸君曾經提出吳君這種疑問沒有？中國有勞動者有無窮的勞動者中國平時沒有勞動小團體（指近世的）沒有勞動同盟議會沒有勞動黨議員又並沒有議會內閣沒有勞動黨的閣員而且也沒有內閣。偌大一個世界勞動會議關於華盛頓偌大一個中華民國沒有勞動代表列席政府（？）自然落得無事國民也絕對不起而圖之也不知感一點恥辱！這是甚麼世界？甚麼國？甚麼國民？王陽明先生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孫中山先生說行之匪艱知之維艱中國有勞動者中國以前却不并『知』有勞動者，祇知有『勞力的小人』祇知有『治於人的人』祇知有『供給膏脂』肉把大人先生的人！『却並沒有聽見說過甚麼『勞動者』甚麼『神聖的勞動者！』現在算有許多人漸漸知道甚麼勞動者了，却還不知道甚麼是『勞動問題』更不知勞動問題要如何解決！知得這點子的又不過一部分不勞動的先生們千言萬語甚麼『勞工神聖』哪！『賃銀制度』哪，說起滿口寫起滿紙飽食的還是飽食，發

衣的。還是。媛。衣。坐。摩。脫。卡。的。還是。坐。摩。脫。卡。那。班。做。牛。做。馬。的。真。
 勞。動。者。還。是。做。他。的。牛。做。他。的。馬。穿。他。的。爛。衣。戴。他。的。辮。子。吃。他。
 鹽。水。拌。白。菜。！咳！這。是。中。國。的。勞。動。問。題！

講到這里我答吳君品行的問，還歸結「知識」兩個字。

第一是要叫這班戴著辮子穿著爛衣吃鹽水拌白菜的牛馬覺
 悟他們的神聖和責任，提高自己的格，莫做牛馬來做一個「人」
 『向文明為生產的貢獻，同時向文明為消費的要求，呂斯璧先
 生有一首「知識」* knowledge 的詩正是這個意思，今介紹
 於下——

I

I saw a people trampled on, Oppressed,
 With helpless hands, and eyes of light afraid,
 With aching shoulders where on burdens laid
 By day and night ehocked hope and murdered rest;
 A people sordid, sad, unloved, unblessed,
 Whose shroud by their own hands was ever made,
 Whose never-ending toil was only paid

By death-in-life — or death, of lifes gifts best,
 'What help,' I cried, 'for these whose hands are weak —
 Too weak to hold the weapons thy should wield;
 Too weak to grasp a helping hand, or seek
 With armed battalions to dispute the field,
 And on the Oppressors just revenge to wreak?'
 Then — as I cried — the helper was revealed.

II

I saw a woman, pure, and calm, and grand,
 With strong broad brows, and eyes whose keen clear
 Flame
 Lit up men's hearts and showed them glory and shame,
 And what things could, and what things could not stand,
 Justice and Honour stood at her right hand;
 And brazened on her forehead was her name,
 Too bright for me to read; and as she came
 Men bowed and worshipped her through all the land,

And evil could not live before her eyes,
And good rose up to answer to her call,
‘Who art thou, then I said, that dost arise
Strong to redeem this people from their thrall?’
She answered me with tender voice and wise:
‘My name is Knowledge—and I conquer all!’

•這首詩請讀者或我們會員去翻譯罷此地太占時間篇幅

丁

還有一首從他社會主義的見地爲詞嚴意正的主張特別介紹，以終此章罷，這首詩叫做『最後的呼籲』“A Last Appeal”？是他一八八四年——距今三十六年——前做的，每節的底下都把我們弄飯把你吃，我們弄錢把你們使請你們分給我們的成，請你們這一邊我們的錢的四句話反覆誦錢諸君可以知道他的熱念了。

Knowing our needs hardly knowing our Powers,
Hear how weeny to you, brothers of ours!——
‘Brothers in nature’ and your blood in our veins.

詩人與勞動問題

Our sins in you, and your blood in our veins,
First in your palace, or last in our den,
Basest or best, we are all of us men!
Justice eternal cries out in our name,
What is the least common manhood can claim?
‘For food that we make for you,
Money we earn:
Give us our share of them!——
Give us our turn.’
知道我們的要求，却不知道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兄弟啊！聽我們怎麼說——
自然的兄弟，衝動的兄弟，情熱的兄弟，痛苦的兄弟，
你們的脈管，我們的罪，我們的脈管，流你們的血，
或者第一在你的瓊宮，或者最後在我的茅屋，
至貧也好，極貴也好，我們通是人類！
永劫的正義代我們宣告，
樣這們的要求，是不是極少？

八十七

『我們弄飯把你吃』

我們弄錢把你使

請你分給我們的成——

請你還還我們的禮』

You with the land and the money, we make

Out of our lives the New wealth that you take.

Have we earned only such pitiful dole

As just holds worn body to desolate soul?

When that soul is bewildered each day and perplex

With the problem of how to get bread for the next,

Is it better to end it, as some of us do,

Or to fight it out bravely, still calling to you—

Food that we make for you,

Money we earn:

Give us our share of them—

Give us our turn?

你們岸上有田。身上有錢。

我們捨死掙得來的『新富』又歸你們得。

我們就祇得了這點兒可憐的『施與』

支持這副疲窿的身體和淒愴的精神嗎？

當我們的精神一天天的狂暴起來，

又常常爲這個『明日如何到』的麵包問題

所苦的時候，

我們祇有死之一法——像我們許多朋友所做的一樣，

否則便祇有奮勇當先殺出這個死地，

向你們高叫道：

『我們弄錢把你們使，

我們弄飯把你們吃。

請你分給我們的成。

請你還——還我們的禮。』

Ever more passionate grows our demand—

Give us our share of our food and our land:

Give us our rights, make us equal and free—

Let us be all we are not, but might be.

Our sons would be honest, our daughters be pure,

If Our wage were more certain, your vices less sure—

Oh, you who are forging the fetters we feel,

Hear our wild protest, our maddened appeal—

Food that we make for you,

Money we earn;

Give us our share of them—

Give us our turn,

我們的要求決不會涉於激急——

你祇給我們應得的食糧和土地……

給我們的權利，使我們平等自由——

莫讓我們像現在這個樣子，祇看應該如何而已。

倘若我們多得一點兒錢，你們少造一點兒罪孽。

我們的男孩子一定很正經，女孩子一定很純潔——

哦，我覺得你們是束縛我們的心思。

遂你們的大欲，

你且聽我們暴烈的主張，顛狂的告訴——

詩人與勞動問題

我們弄錢，你們使我們弄飯，你們吃。

請你們分給我們的一份——

請你們還一還我們的錢——」

Hear us, and answer, while Time is your friend,

Lest we be answered by God in the end,

Lest, when the flame of His Patience burns low,

We be the weapon He shaves for His blow—

Lest with His foot on your necks He shall stand,

And appeal that you spurned be new-born as comm-

and,

And thunder your doom, as you die by the rod

Of the vengeande of man through the justice of God.

Food that we make for you,

Money we earn;

Give us our share of them—

Give us our turn,

現在雖然「時間」是你們的朋友，

八十九

請你們聽了請答覆，

否則到了世界末日上帝會答覆我們的；

否則上帝一忍不住氣，

我們便是他削就了的武器——

否則上帝的脚踏在你的頸根上，

不許你再來利誘威壓，

宣告你的運命告終，

依上帝的的裁判叫你死在人民報怨的鞭下！

我們弄飯你吃，

我們弄錢你們使，

請你們分給我們的成——

請你們這一還我們的禮。』

還有一首詩叫做『直等沒有做』Inasmuch as ye did it not

的，是罵倫敦教會的詩，非常痛快。我非對於宗教根本反對，宗教是充分有研究價值的，而且是人類精神生活上最不可缺的糧食。我以為我們少年中國學會的人對於這個大問題應該有所表示。因為是大問題，所以又要有人去為深博的研究才好。總而

言之要建設少年中國不可不建設新宗教。德國的大哲阿依根博士 Rudolf Eucken 現在柏林擬設在阿依根教會大火的開始精神生活 Spiritual life 的新運動。我們蓬蓬勃勃的少年中國的少年也不可少這種精神生活的運動者。不過我們對於舊宗教是失望了。是不靠他那將頹的屋舍來寄頓我們的身心了！我對於現在一般形式主義傳統主義的教會都根本的厭惡，尤其厭惡現在中國活動的教會——其實他們并非全然無益，並且也舉了相當的成績——因為他們傳的也不見得是教信的更未必是教在真宗教的意味講來，都應該排斥。我看舜生致太玄慕韓繼們的信說了這件事情，我非常共鳴，不過態度要慎重，休白惹人誤會。總要意義極深，根據極厚，纔對。就是我們當新宗教未成以前，對於舊宗教挾無窮的疑念，而主張非教會的宗教，問話莫表。請看呂斯璧先生痛快的詩。此詩由十三個 (La-
zza) 而成，從第一節起的意思是假託耶穌再生一旦走到倫敦來一定不上 Vest and 那方的教會裏去，一定祇在大街上太陽底下和善男子信女人們談話或給沒飯吃的小孩子們一些東西吃或慰安一般的勞動者，他看倫敦的下層社會很是貧苦

便不由得痛罵起教會來說——

Whats' the good of your churches,

When these have nowhere to Sleep?

How can I hear your praying

When they are cursing so deep?

I gave My blood and My body

That all should have bread and wine;

And you have taken your share—and theirs—

Of these good gifts of Mine?

這們多人沒地方睡去

你們教會。有甚好？

他們的怨恨這們深。

誰還。能聽。你的。禱告？

我所以流我的血捨我的身。

原望他們一律都有麵包和美酒；

你們得了我的厚賜還不了。

并我賜他們的，都歸了你所有！

詩人與勞働問題

那班富人和高僧聽了，覺得有些兒慚愧。便極力辯解，說他們并不曉得。如果他們錯了，就請示方法看如何做才好。有一人搬一張椅子來給他坐。上帝便坐在街傍，望着他那班富人和僧侶。說時頭上現出圓光——

“You know, and you knew;

You ought to work for your brothers,

The same as I worked for you.

For, Since you're all of you brothers,

It's clear as the blessed sun

That each must work for others,

Not thousands work for one.

And the ones that have lived bone-idle,

If they want Me to hear them pray,

Let them go and work for their livings

The only honest way!

I have got nothing to tell you,

It's just what I always said!

九十一

But you've build their bones into churches

And stolen their wine and bread.

You, with My name on your forehead,

Liar and traitor, and knave,

You have lived on the death of your brothers,

These, whom I died to save!

你們怎麼不知道，你們已經知道

你們應該爲你們的兄弟去作工。

正像我爲你們作工一樣，

因爲，既然你們都是兄弟。

那嗎，便明若觀火。

就每人應該爲別人作工。

不應該千百人爲著一個！

那些懶入骨髓的高等遊民。

如果要我聽他們的禱告，

祇有去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便是天下第一條的正道！

我也沒有甚麼新奇的話和你們說，
都是我平日常說過的話；

但是你們把教堂建築在人的白骨上，
又偷了他們的美酒麵包你們來吃。

你們這些扯謊的叛徒惡漢，

額殼上却捧着我的名字，

只顧在你們兄弟的死去求生，

却不知我會爲救你們兄弟去死！」

諸君！今日教會的先生們挨着上帝這種罵有幾個做得聲的？
同時我勸天下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生而消費口裏國利民福而祇圖在他兄弟的死去生去的先生們來挨一挨上帝這種罵應幾覺悟一點！

(此章本擬舉

Edwin Markham's "The man with the Hoe"

Thomas Hood's Song of the Shirt Mrs. Brown-

ing's "The cry of the Children"

左列三詩而評論之，因去年的勞動會議關於一般勞動者的

保護條例，固然不在講，又關於女子勞動——如禁止夜業等——小兒勞動——如十四歲制十五歲制之類，都有明文規定，以上之詩——關於農業勞動者，僅以表示 Markham 的社會主義思想，他之二詩是十九世紀詠女子勞動和小兒勞動最好的詩例。此篇是爲看了兩詩有所欣動而著筆的。現舉呂斯璧的詩過多，不便再舉以招讀者厭倦，別譯入文藝欄內，讀者諒之。

(五) 詩人與勞動

「他不能夠聽取詩聲——
無論何人是野蠻人。」

額德 Coelle 在他的詩裏頭寫了這們幾句。沒有比欣慕藝術——詩歌的心更可尊重的。愛詩的心就是求真的心。曉得愛詩我們纔不枉在世界做一場人。詩使一切的東西都美麗。愛詩的人心中可以營彼高山樗牛所謂美的生活。像這樣在內部裏人

詩人與勞動問題

家看不見的地方營一種美麗的生活的人是兩重生活了。
「詩這個東西（普通指抒情詩）像微風那樣的軟，嘆息那樣的輕，泉流那樣的爽，從我們的腦中自然湧出來的。詩人祇要把他謄寫在紙上就夠了……」

「詩的原則是人類的情操 Sentiment 情緒 Emotion 感覺 Sensation 等素直單純的記錄。詩人祇要像小鳥一樣的歌就好啦。小鳥的唱歌要甚麼努力哩。那決不會要甚麼理智的活動。也不要甚麼批評反省。小鳥祇因爲想唱歌就唱起歌來。小鳥不過從他的本能 impulse 所命因爲唱歌是小鳥的快樂哪。」

「詩人也就是小鳥啊。詩人是人類中間的小鳥。詩人祇要把他所看見的，所感觸的，亂頭粗服，豐潤天然的唱出來就好啦。那裏也不要甚麼攷究，不要甚麼顧慮，不要甚麼反省，自由大膽的想起來便唱起來就好啦。我們若是正直真摯，在做「人」講是在可愛的這邊，是有血有淚活潑潑一箇人，那嗎，又有甚麼可恥的在那兒呢？而且，若是我們的心像明鏡一樣澄澈的時候，一定會做出很好的詩出來。詩人的心不過自然的鏡……是大自然的面前所置的小鏡。那個鏡面也映悲也映喜也映翩翩飛來

的鳥也映紛紛落去的花，詩人祇要照所映的歌出來就好啦。

『德國的大詩人額德曾經說過『詩來作我，并非我來作詩』

就是額德做一首詩，并不故意去雕琢，祇歌他不能已於歌的這全然是和小鳥一樣，這個時候小鳥也好，額德也好，都不過爲左右我們人類的某不可知的，沒有的東西（謂之大自然也可以謂之神也可以）的一種器具，不過是由那種東西所吹的笛子。詩人要是這們想，纔能成真實的詩人，纔能發人類原始的聲音，閉却內心的聲音，徒趨作爲弄技巧，腐心於修辭之末，陷於言語的遊戲……就成了虛僞的詩，但是技巧也是必要，那怕同一種感情，表現得巧妙的，就越發有力，越發動人。那麼於言語的選擇，句調的審酌，文字的配合，及他種種修辭上不可不去用一番苦心，然而技巧而言之是末而又末啊，第一要緊的是內容，具了內容才可講技巧；但又有因專心技巧，把詩的要緊的生命也殺了的……我在這里有句話要竭力說一下——技巧就是化妝美人化妝當然也狠緊要，因爲越發使他容彩煥發的原故，然而那些又不十分美的，也把胭脂水粉塗上一些，高價的衣裳，穿上一些，自己雖覺得狠已，像A I號的美人的樣子，其實是

醜極了，越化妝正所以越顯其醜……

『詩人不可不素直，不可不像笛子，琴一般的從順，不可不照大自然所奏的玄歌，是照大自然所給我們的本能的樣子——因爲詩是本能的產物，哪所以做詩當然不要甚麼努力，若是要努力的，那就不是做詩的時候，技巧上的努力，而是做人的努力——堂堂正正做一個人的努力！詩人於做詩人之前，先不可不做一個人！人格就是詩！有額德的人格，纔能做額德。O O T
Le 的詩，有感侶恩 Verlainne 的人格，纔能做感侶恩的詩，有惠特曼 Whitman 的人格，纔能做惠特曼的詩。要之詩人先不可不完成自己，此外的「一切」技巧，都是末而又末的東西。做詩人的修養，就是做人的修養。』

以上是從日本一位新詩人——一位『純情的詩人』——生田春月君所著的『新詩作法』的序和首章上節譯下來的，我非常愛讀生田君的那種『詩的』Poetic 文章，恨不得全體翻譯出來給少年中國的少年諸君共賞。

我所以將他的話抄譯在本章「詩人與勞動」的題下的原故，一以補第二章說詩人處的不足，二因為他末了一段話於本章之說明上很有利並且因此可以打消我國詩人自處與對於詩人許多誤認的觀念。

我們講到「詩人」兩個字，便使我們起一些甚麼聯想，在好的意思講也不過一個聰明才智之士「風流行雅之人」在壞的一方面講不是「臭名士」便是「窮秀才」窮秀才還祇冷落一身臭名士硬可以誤盡天下！總而言之「文人無行」這四個字，好像世界末日裁判時，中國的文人墨客的鐵案。現在我們不可不掀翻這個鐵案。「文人必有其行，無行不是文人」就詩人講，就是「詩的基礎必立在做的人格上」善哉！生田君的話「詩人於做詩人之前，先不可不做一個人」：「做詩人的修養，就是做人的修養！」

講到此地我又舉一封信來給少年中國的少年細讀——

「……再無論新的舊的你的我的主張，既抓着一點向前做去，自己所作所為遇事便要拉此一點來相繩，方能由粗淺而即如細密否即是虛浮的說起滿口，寫起滿紙於身心上消受

詩人與勞動問題

一點不得是之謂老不長進！汝其速去汝之驕氣淫志可也。「杯水易盈，海虛乃為百谷王」再苦口為汝說一遍，聽不聽儘由汝也。不知心氣和平的閱後作何觀感。你看善作文章的人說到忠臣孝子就是忠臣孝子，說到男盜女娼就是男盜女娼，究竟文章還文章，作文章的人還是作文章的人，不是文章上所寫的人做人便與做文章是兩樣的，即言行務求一致，要心理上的想頭硬從事實上表現得出來才是！「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足見「平實」二字中儘有功夫可做，畫鬼易畫，人難的道理亦即在此。」

這封信是我舅父梅園先生寫來苦口教訓我的，我覺得不獨深中我一個人的弊病，同時把當世許多少年的弊病都暴露而矯正之。所以我認有傳觀的必要，就是我們做詩人的詩行務求一致，要心理上的想頭一方能從自然的音樂譜奏得出來，同時硬從事實上表現得出來，才是但關於「從事實上的表現」這句話，並非說要人建了大功，立了大業，纔能做詩，也非說人格建設的惱悶者就沒有做的資格，我們第一要求的條件是「其人必為苦求真理的有情人」人非大聖，極苦誰能對於永劫的人生

的、真、諦、有、徹、底、的、了、解、同、時、因、爲、人、是、萬、物、的、靈、長、具、了、一、種、特、有、的、慧、眼、望、得、着、極、遠、的、地、方、有、那、們、一、個、真、理、在、又、具、了、一、種、特、有、的、慾、望、非、攔、去、看、過、明、白、不、可、所、以、人、之、一、生、便、是、個、求、真、的、巡、禮、又、因、爲、人、生、不、幸、而、有、外、界、的、誘、惑、和、遺、傳、的、病、根、每、來、妨、害、求、真、者、的、進、展、如、是、生、出、許、多、人、生、與、罪、惡、的、惡、戰、苦、鬥、在、這、個、惡、戰、苦、鬥、之、間、就、有、許、多、煩、悶、的、雨、灑、着、人、生、疑、惑、的、雲、籠、着、人、生、在、這、個、煩、悶、疑、惑、之、間、便、生、偉、大、詩、來、了、人、幸、而、戰、勝、遺、傳、和、境、遇、誘、惑、卒、捉、到、了、真、理、便、是、凱、旋、之、詩、不、幸、而、爲、他、所、敗、永、不、達、真、理、的、殿、堂、甚、且、失、其、信、仰、便、是、敗、殘、之、詩！

生田春月君說——

我。和。額。德。一。樣。總。以。爲。自。己。的。詩。是。一。種。『懺悔』(Confession) 總。以。爲。是。我。自。己。生。涯。的。反。映。總。以。爲。是。用。韻。文。寫。的。自。敘。傳。我。并。沒。有。以。爲。我。的。詩。是。很。好。的。藝。術。品。我。并。沒。有。以。爲。我。是。個。大。詩。人。不。過。我。信。我。的。詩。篇。是。一。個。人。的。正。直。的。告。白。僅。僅。誇。我。的。誠。實。我。的。詩。不。過。是。我。的。淚。我。的。嘆。息。我。的。微。笑。我。的。大。笑。我。的。歡。呼。我。想。和。額。德。一。塊。兒。歌。道——

我。怎。麼。樣。迷。路。怎。麼。樣。努。力。

怎樣煩惱，怎樣生活

成了這個花環上的花兒朵

我的老齡，我的青春，

我的德音，我的非行，

集起攏來成了我的歌詠

可見詩歌便是人生的反映詩人除開具有詩魂之外祇是一個很真摯很情熱的人做詩人的第一步祇在做人而做人的第一步我便要說祇在勞動(Labour)！關於人要勞動的道理無論東西古今的賢哲都說的極多蔡元培先生至曰『人爲工作而生活，非爲生活而工作』英國斯邁爾氏 Samuel Smiles 著『人生與勞動』Life and Labour 開卷便說——

The Life of man in this world is, for the most part, a life of work. In the case of ordinary men, work may be regarded as their normal condition. Every man worth calling a man should be willing and able to work. The honest labouring man finds work necessary for his sustenance; but it is equally neces-

sary for men of all conditions, and in every relationship of life.

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一。大。部。分。是。工。作。的。生。活。在。尋。常。的。人。看。起。來。工。作。可。以。當。作。他。們。道。德。的。狀。態，無。論。何。人。要。願。意。去。工。作，又。能。夠。去。工。作，纔。夠。得。上。叫。做。一。個。人。正。當。勞。動。的。人，覺。得。工。作。為。支。持。生。活。所。必。要；但。是。這。個『工。作』兩。字。任。是。何。等。樣。人。任。在。生。活。的。何。種。關。係。上。都。是。必。要。的。

法國大小說家左拿在學生聯合會 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Student 演說道——

Work! Remember, gentlemen, that it is the sole law of the world, the regulator bringing organic matter to its unknown goal! Life has no other meaning, no other *raison d'être*, We, each of us, appear but to perform our allotted task and to disappear. One can not define life otherwise than by the movement it receives and bequeaths, and which is, in reality, nothing but work, work at the final achievement

詩人與勞動問題

accomplished by all the ages,.....

又說——

Young men, Young men, take up your duties! Let each one accept his task, a task which should fill his life. It may be very humble, it will not be the less useful. Never mind what it is, so long as it exists and keep you erect! When you have regulated it, without excess——just the quantity you are able to accomplish each day——it will cause you to live in health and in joy: it will save you from the torments of the Infinite. What a healthy and great society that will be——a society each member of which will bear his reasonable share of work!.....

你看左拿所講 a healthy and great society——each member of which will bear his reasonable share of work 社會各員都負擔他那相當的工作的健全而偉大之社會不正是我們少年中國的少年所理想的社會嗎？

九十七

不過我們要看清工作的目的，劃清工作的範圍，以人類全體的幸福銘刻於心而已。否則便當受脫爾思泰翁深刻的駁擊——

Mr. Zola tells us that all should work persistently; work will make their life healthy and joyous, and will save them from the torment of the Infinite. Work! But what are we to work at? The manufacturers of, and the dealers in, opium, or tobacco, or brandy all the speculators on the stock Exchange, the inventors and manufacturers of weapons of destruction, all the military, the goalers, and executives—all work, but it is obvious that mankind would be better off were these workers to cease working.

像我們中國今日政客之奔走，兵匪之劫掠，賣國黨之營謀等，未嘗不是工作。工作也未嘗不勤。這些工作真是像脫爾思泰翁所說的一般。Man kind would be better off were these workers to cease working——他們這些勞動者要能夠停工，人類便出

了青天了！

然而我們所謂工作，決不是這種「工作！」至少也是潤滑他們所組織的工讀互助團所舉出的那幾種。

假如「做詩人的修養便是做人類的修養」這句話是真理，那麼做新中國的新詩人的請先從那種下手。吾友宗白華兄作青年煩悶的解救法舉出三樣：1. 唯美的眼光 2. 研究的態度 3. 積極的工作。我以為這就是新詩人應該具的三要素。我以為做詩人的實在是兩重的勞動。一重是做人的勞動。WORK AS A human being 為保持他的生存和健康不能不取物質的供給。所以他不能不從事物質的生產！一重是做詩人勞動。WORK AS A Poet 大自然既命詩人為他的笛子。大自然一吹他便不能不叫。把這不能叫的叫了出來便給宇宙的衆生許多精神的糧食。啊！

請看 Homer, Virgil, Dante, Goethe, Shakespeare 他們供給了我們許多的糧食？我們能不報他嗎？報他如何，就是我們也要創造些精神的糧食來。永劫審與否則他們一定也學上帝對倫敦市民說的一樣——

You ought to work for your brothers,
the Same as I worked for you

你們應該為你們的兄弟工作

正像我曾為你們工作一樣！

(完)

附錄一 歐美偉人階級區分表
附錄二 近代十八文豪出世年代及階級區分表

歐美偉人階級區分表

Nobles and Squires, 貴族精神階級	Middle Class 中產階級	Working Class 勞動階級
Tycho Brahe	Newton	Columbus
Galileo,	Cuvier	Copernicus
*Bacon,	Wallaston	Luther
Boyle.	Young	Dolland
Cavendish.	Kepler	Franklin
*Dante,	Dalton	Faraday
Alfieri	Herschell	Laplace
*Cowper,	*Shakespeare	Ben Johnson
*Scott,	*Milton	*Bun. Yan
*Byron	*Petrarch	*Burns

*Shelley.	*Dryden	Beranfer
Burleigh	*Schiller	Jasmin
Sully	*Goethe,	Brindley
Bolingbroke	*Moliere	*Stephenson
Mirabeau	*Wordsworth,	Arkwright
Montaigne	*Keats	Telford
Smollett	De Foe	Livingstone
Fielding	Adam Smith	Inigo Jones
Hume	James Watt	Canova
Bulwer Lytton	John Hunter	Captain Cook
Conde	*Carlyle	George Fox
Count-Tilly	Jeremy Taylor	Turner
Wallengstein	Drake	Sir John Hawkwood
Marshal Saxe	Cromwell	Sir Maudslay Shovel
Marborough	Washington	Ney
Wellington	Napoleon	Hoohe
	Nelson	Soult

*此表係 Smile 博士所著“人生與勞動”“Life and Labour”中第五章“Livelihood of Talent and Geniuses”——幹才與天才的家系論中所列的，其所舉偉人中詩人幾占三分之一。（附自註的是最著名的。）於本論“詩人勞動問題”極有關係，故附錄之，

“Gentlemen are indeed of no rank or Class, but are of all ranks and classes, They may have been born in hovels and cottages, as often as in mansions and Palaces; and though many great man have come of noble lineage, many more men have been of humble rank and lowly origin.”——Smile——

“大人物真是不單產於那一階級，而產於一切階級，白屋所產的公卿決不少於鐘鳴鼎食之家。雖說有許多偉人多出身貴胄，而出身於下層社會的則更多哩。”

——斯邁爾博士語——

近代十八文豪出世年代及階級別表——

出世年代	作家姓名	階級	勞動階級
西歷 1809	名貴階級	中產階級	*勞動階級 Poe (父母皆優伶)
1818	Turgenev		
1821	道光元年	Flaubert (父獸醫)	Dostoevsky
1828	八年	Tolstoy	Ibsen (父破產)

1832	一二年	Bjornson(父牧師)	
1840	二〇年		Zola(八歲父死)
1849	二九年		Strindberg
1850	三〇年	Maupassant	
1856	咸豐六年	Oscar Wilde	
1857	七年		Sudermann
1860	十年		Tchekhov(父農奴)
1862	同治元年	Maeterlinck	Hauptmann
1863	二年	D'Annunzio	
1868	七年		Gorky
1871	十年		Andreeff

本表所謂勞動階級，不必爲工場勞動家，凡出身微賤，貧苦，或先祖雖嘗富貴，而及其人之身已窮落者（如Zola Jbsen）皆屬之，依此則近代文豪中之屬於勞動階級者18人中占10個。（田漢製表）

十八文豪姓名詳記——

1. 福羅貝爾 Gtustave Flaubert

2. 左拿 Emile Edouard Charles Antoine Zola
3. 穆拔山 Henri Rene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
4. 梅特林 Maurice Polydore Marie Bernard Maeterlinck
5. 王爾德 Oscar Wilde
6. 煙龍爵 Gabriel D'ssunuzio
7. 爾 Edgar Allen Poe
8. 脫爾思泰 Leo Nicholaevitch Tolstoi
9. 多思脫葉羅斯奇 Feodor Mikhailovitch Dostoevsky
10. 杜格烈夫 Ivan Serguevitoh Turgeniev
11. 捷鶴夫 Anton Povlovitch Tchekhov
12. 郭爾捷 Maxim Gorky
13. 安德侶夫 Leonid Andreeff
14. 易卜生 Henrik Ibsen
15. 彭倫孩 Bjornstjerne Martinus Bjornson
16. 史特林伯格 Johan August Strindberg
17. 侯勃特曼 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
18. 蘇德曼 Hermann Sudermann

此文所引英文本應該都譯出來因為約定今日付郵時間已至，實無此暇又本章之後本擬再加一章介紹象徵主義與主觀經濟學的體系也因為時間關係，不能不待下回介紹，而照本論講至此也大可收束了，缺漏之處單於出單本時補入，且譯詩中有太草率的，讀者不能不諒我偷空執筆之苦二月十日晚八時田漢識

附錄三關於詩歌研究的書目。

附錄四關於勞動寫描的三首詩。

近代法比六大詩家

吳弱男女士

一世紀有一世紀的文學思想。一世紀即有一世紀的詩人、文學家。希臘上古的詩人如 Homer，意大利的詩人如 Dante，英國上古的詩人如 Chaucer, Milton，那一個不是當時偉大的詩人？如今卻都成了過去的人物了！因為一時代的社會生活是一

時代文學思想的背景。一時代的詩人文學家是一時代文學思想的鳴籟。時代不同，社會生活自然發生變動。社會生活有了變動。文學思想亦必隨着變動。那為一時代文學思想鳴籟的詩人文學家也自然要隨着時代潮流應運而生。時代不生詩人，那時代的社會生活便更覺着枯燥，寂寞，悶鬱，苦悶。詩人過了他的時代，便失了生氣，減了神趣，只剩下歷史上的價值。

英國詩學最盛的時代，乃在由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間。詩人 Wordsworth, Coleridge, Shelley, Keats, Byron, Tennyson 等皆生於那個時代。美國詩學和文學最盛的時代乃在一千八百年到一千九百年間。所有美國大文學家和詩人如 Howells, Orne, Bryant, Emerson, Longfellow, Lowell, Whittier, Holmes, 等皆生在那個時代。德國詩人如 Goethe, Schiller, 則生於十八世紀。法國詩人自 Lamartine, Hugo 起到歐戰為止。詩學昌盛，有八十年之久。本篇所要介紹的六大詩人，就是 mile Nerhaeren, Albert Samain, Kemy de Gourmont, Henri de Regnier, Francis Jammes, Paul Fort, 都是 Verlaine 同 Mallarme 以後的詩人。他們的著作，凡在法國和

知道法國詩文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但是譯成英文的很少。惟有十數年前 Vancell-Thomson 著的 French Portraits 同 Edmund Gosse 的 French Profiles 兩書中多批評 Verhaeren, Samain, Megnier, and Fort 諸人的著作和那一千九百十五年美國女詩家 Amy Lowell 用英文譯的六家名作而已。他們的傳記尤不易得。因為他們都還生存在世的原故。只有 Eugène Verhaeren 一人因為英德二國的詩人多喜他的詩法易懂。又很自然。於五年前已有一本德文傳記出現。此人比較其餘五人聲名較大。不只是因為他的著作有名。就是他的理想也。那五人優越。比德二國未開仗以前。他就在詩中說比國不久要遭大難。於是現在法比二國人民均以先知詩人繪像詩人稱他。Emile Verhaeren 哀彌勒 名懷海瑯 生一八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生於比國 Antwerp 西南小城 Saint-Amand 內。其父是比京某布商的兒子。十五歲的時候即入 Ghent 的 Jesuit college。數年後又入比京 Brussels 在那裏住了兩年。同時比國大戲劇家 Maeterlinck 亦在此校。他的家族要他承續他母親家的火油生意。並要他去學他自己所不願學的法律。一八八

近代法比六大詩家

一年就由 Louvain 畢業了。他的同學中有一班試驗詩學的人共組成一種報名 La Semaine 他用一個假名 Rodolph 在那報上作文。他想為 Flemish 的著作家開一新紀元。但是出了十五個月以後。就被大學教員禁止發行了。後來他作了辯護士。就在比京某事務所練習。可是他的志趣並不在此。不久就辭去了。他在此結交了些比京中一派模仿左拉 Zola 的寫實派詩人。其中有一位青年詩人——也是一個文學家——名叫 Max Valier 創設一種「比利時之青年」雜誌。他和一班同志都在那個雜誌上發表意見。很有興味。不料他的朋友忽然謝世。雜誌旋亦停版。他因為喪失良友。牢騷失望。乃賦詩以自慰解。第一卷詩集名 Les Flamandes 是十二言詩體。Alexandre Dumas 曾送與當時大小說家 Camille Demoulin 閱看。懷海瑯雖和他未曾一面。但因崇拜他的主義。特親自往訪。並出其所作的詩以求品題。Demoulin 看了他的詩。大加贊賞。勸他付印出版。此詩出世後多受各界的批評。因為他的寫實太切。凡和他主義不相同者。對於他的作品。都有很苛的批難。他的朋友乃在 L'Europe 上多代他辯白。此卷詩中有「廚房」La cuisine

一首足推爲名作。讀之可以曉得芬族狀況 *Flemish Character* 的一班。此詩出版於一八八三年。第二卷名 *Les Moines* 「僧侶」。此詩格調異常悽慘。多述 *Bornhem* 地方的布恩哈丁僧院 *Bernhardine Monastery* 的情形。此兩卷詩出世以後。懷海耶就因病往法、德、英、西班牙、諸國旅行。回來又於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〇年間出了三卷詩。一名 *Les Soirs* 「晚」。一名 *Des Desherbes* 「日中」。一名 *Les Flambeaux Noirs* 「悽慘的火把」。在美國的德國著作家 *Herr Zweig* 批評此三種詩說「這是心理學家和病理學家最貴的參考品」。『晚』中的「倫敦」*Landres* 和「風車」*Le Moulin* 二首是寫天然景緻的詩。在「火把」中有一首「死」*La morte*。自從這首發表之後。他的詩體由古典十二言變爲有韻的自由句 *Vers libre*。他的詩學名震全國。亦因他用此種體裁的原故。一八九一年復出二卷。一名「路傍」*Les Bords de la Route*。一名「途中幻影」*Apparus dans Mes Chemins*。此卷中最好的詩是「聖喬治」*Saint-George*。其唯物的精神多表現在此詩中。於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五年間又出三卷。一爲「鄉間狂迷」*Les Campagnes*

Hallucinées。一爲「村莊幻景」*Les Villages Illusoires*。一爲「市城之魔力」*Les Villes Tentaculaires*。懷海耶一生詩學的精華皆在此三卷內。出世以來。不但震動法比二國。就是全世界無不知他的聲名了。他的天然象徵主義的詩多發現於第二卷中。如「雨」*La Pluie*。「雪」*La Neige*。「寂靜」*Le Silence*。「風」*Le Vent*。「磨粉匠」*Le Meunier*。「焚燬草堆」*Les meules Qui Brulent*。諸詩皆是。第三卷中的名詩爲「證券交易所」*La Bourse*。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一年印出他的愛情結婚的詩三種。一爲「日間」*Les Heures (Jours)*。一爲「下午」*Les Heures de l'après Midi*。一爲「晚間」*Les Heures du Soir*。此皆通常有音律 *Mètre* 的詩。非其佳作。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間又出四卷總名爲 *Toute la Finlande*。最近又出一卷名「繁盛之穀」*Les Bles Montants*。其中有一首發表他的社會主義爲 *Allez-Vous-En*。「去！去！」想是指資本家說的。他現年六十四歲。從事於著作已有三十餘年。共成詩二十三卷。戲劇三卷。散文四卷。其詩多屬於寫實和象徵二派。然亦多愛寫

天然風景。他那最後的詩，頗提倡社會主義。因此時他已爲 Comité de la Maison du Peuple 會的會員。又組織一個 Démocratio Movement 預備用詩鼓吹社會主義。

若把他的詩一一誦讀。就知他不是一個訓誨的詩人 didactic Poet 了。他的詩亦不是按着古代的規矩和音韻寫的。都是他終日目所見耳所聞的情景。雖不避用俗字，然亦不失去他的詩體中的神韻和活現的趣味。

Albert Samain 亞爾白名薩曼。生一八五八年生於 Lille 地方。這地方以前屬於西班牙。路易十四的時候，始歸於法國。所以薩曼外貌有點西國的遺傳。他父母曾在巴黎做賣酒生意。家境非常貧寒。其母深信耶教。家庭教育很好。他因爲愛他的母親。將所賺的錢盡數奉養其母。以是終身竟未結婚。至今法都詩界文學界傳爲佳話。後來他的父親死去。他因要擔負一家經費用項。不得不由學校出來，去做銀行中的小使。後又改到製糖的行裏。每日有十二時的苦工。薩曼在此有十餘年之久。狠不得意。每逢閒暇的時候，便走到 Lille Library 圖書館和博物院去消遣。和他終日相處的伴侶，無非書店中無知無識的夥友。他很感孤寂。

近代法比六大詩家

之苦。只是獨自埋頭作詩。讀希臘和英文，有時和他所最崇拜之友，他的同學 M. V. Lemoigne 談心。此人不惟是薩曼的至友。亦是誠心誠意助薩曼發揮他的天才的益友。每遇見薩曼失敗的時候，無不在傍激勸勸慰。倘薩曼無此良友，必不能有今日的成功。

一八七八年往巴黎博覽會。他的朋友便勸他留在巴黎從事於新聞事業。借此可以發揮他的文學思想，和他的詩學天才。第一次投稿與 Tigaro 未能登出。第二次寄信給 Gil Blas 和 Beaumarolais 亦未得回信。薩曼從事於新聞界，開端就告一段失敗了。他自己頗覺灰心。他的朋友仍與勸勉他說，既不能在巴黎活動，不妨再回到 Lille。因爲那裏有一週刊名 Le Homme Flamand 雖然不是一個重要雜誌。亦不妨利用他發表思想。薩曼回到 Lille 就做了兩短篇故事，署假名 Gris-pearl 發表這半英文的假名，激起許多趣味。後又有兩種不知名的新聞和 L'illustration 都轉載過一次。可惜那週刊不久就停止了。於是薩曼的文章又無從發表了。此後他的家移到巴黎。自己另做點生意。每日留下七點鐘讀書。所讀的爲哲學歷史科學。由

此看來，恐怕他是法國第一個能得着尼采 Nietzsche 的精神之人了。他有時候寄信給 Theodore de Banville 同 Jean Riopigne，後經 Banville 苛刻的批評，他便不敢再去投稿了。於是專心研究他所崇拜的文界巨子 Lamartine, Hugo, Musset 等的著作。英文詩家如美國的 Edgar Allan Poe 亦是他所崇拜而要模仿的人。他的詩中往往雜有英文，即是學 Poe 詩體和崇拜 Poe 的意思。他以為 Lamartine and Hugo 皆古代詩人。François Coppee 是近代詩人。今日所應學的就是 Verlaine 和 Mallarme 二人。不過他專趨向傳奇主義 Romantic 一派。

一八八四年他的第一首著名的詩在 Le Chat Noir 新聞中發表。此著出版大受社會歡迎。詩題為 Tsilia (女名)。此詩可作故事讀。專述一女子同一個天使的事情。還不是薩曼的第一等佳作。他的最著名詩和著作多登載在 revue de France 上。刊布未久。又加以修改。一八九三年——那時他已三十五歲——印行第一等詩集。名為 Au Jardin de L'Infante。曾得 French Academy 的獎賞。此等詩體仍是古典十二音 Classic Alexan-

drine。全是發展他的優雅和優慘的個性 delicate personality。此卷中第一首詩為「夏日」Heures D'été。是一首懷古的詩。第二首為「十月」Octobre。第三首為「夜間」Nocturne。多述十八世紀 Bergama 和 Lanzoli 兩宮中的宴會 Fete 情狀。「幸島」Ile Fortunee 「死城」Ville Morte 「加察」Le Sore 此三首是歷史的詩。述拿破侖加冕時一段故事。「慈愛」Dilection 亦是他的名作。第二卷名為 Anx Flances tu Vase。在一八九八年出版。其中亦多精采。最著名的是「飯熟」Le Repas Prepare 「水泡」La bulle 「金鐘之女」Pauvre aux Talons D'or 三首。後來薩曼的身體日壞一日。又兼他的母親去世。更是憂傷萬狀。他於是往意大利去旅行一次。不久由意國回來。出了一卷匿名的詩集。名為 Le Chariot d'or 其中「森林」Forêts 「山」Les Monts 「河」Le Fleuve 三首皆是寫意國風景之作。外有短詩 Dou nets 數種。其中有四首詠費城 Versailles 三首寫芬城 Finnish 的風景。就是「風景」Paysages 「廚房」La Cuisine 和「鄉鎮之夜」Noc-turne provincial。此三首詩寫實的精神不亞於左拉 Zola 的

「巴黎之內幕」Le Ventre de Paris。

當一九〇〇年薩冷病篤的時候。出了一本詩體的戲劇「Ilay in Verse」名 Poly Jeune。此劇作成。薩曼即於是年八月十八日逝世了。年只四十有二歲。他的朋友把他葬在他的故鄉 Lille 地方。三年後便把他的散文故事印成一卷。總名「Contes」。他一生的名詩全在晚年所出的三卷中。但此種詩多合於 Chamber Music 樂譜和十八世紀的管絃合奏 Orchestras。所以法人稱他是一個 Minor Poet。他一生的品性 Robert de Montesquieu 的信件中和 Francis Jammes 雅謀的輓歌 Elegies 中都敘述的很詳。

Reuy de Gourmont 列米名古爾孟。一八五八年四月四日生於 Normandy 的 Bazoches-en-Houlme 地方。他的祖先有幾代都是十五六世紀的畫師彫刻師印刷師。他的曾祖父名 Gilles de Gourmont 就是巴黎第一個印刷希臘和希伯來文的人。他的母親姓 Malherbe 亦是法國古文大家的後裔。古爾孟少年時的事略。做他的傳的人多沒有提及。只知道他於一八八三年到一八九一年間是在巴黎的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近代法比六大詩家

中就事。後因他做了一篇文章題為「玩弄的愛國」Le Ion-Ion Patriotisme 出版後因為理想太新被免職了。

此時他的著作及新理想的詩。各家報上都不願登載。於是他同他的詩友十人。其中有 Verlaine 和 Hysyn-ans 於一八八九年創設一個雜誌。名 Le Mercure de France。他的著作及 Henri de Regnere 得列昂同 Francis Jammes 雅謀諸人的詩亦同時在此雜誌發表。自創刊那日一直到一九十四年止。無一期無古爾孟的詩。小說短篇故事及各種評論。所以此雜誌自一八九五年直到今日在法國社會上算是象徵派的 Symboliste School 領袖。古爾孟實是這些先覺的象徵派的 Foremost symbolists 一份子。他對於這個雜誌亦盡力最多。他的詩共有四十一卷。詩體中多用 'Verbal nuances' or 'Shade'。他的文字超越本世紀的法國文學界。他的詩學的勢力直接影響於詩學界不淺。他的各種批評的文章和他的語言學的研究。亦間接有很大的影響於社會。他精通音韻和美學。亦是一個 Verbal shade 的導師。instructor 其音韻學之精。雖他的先生 Mallarme 也不及他。所以巴黎的詩學雜誌批評他是法

國的大學者 Savant or Scholar 批評家 Critic 戲劇家 dramatist 小說家 Novelist 語學家 Philologist 文法學家 Grammarian 哲學家 Philosopher 生物學家 Biologist 和詩學大家 The poet for the poets 他不只是象徵派的先覺。亦是傳奇派最後的著名的巨子。

他的小說和短篇故事在過去的二十年，算是法國的第一等著作。他著有一部科學書名 Physique de l'amour 專門研究戰之本性。一八八六年發刊他的第一部小說，名 Merlette。此卷專寫 Normandy。四年後又出第二部名 Sixtine 是有韻的散文體裁寫出。又完全是一個象徵主義的小說。不久又出一書名 L. Latin mystique 專論中世紀 Middle ages 拉丁著作家。「已謝之花」Fleurs de Jadis 和「象形文字」Hieroglyphes 是他考古學的詩。「奇異之離宮」Le chateau Singulier 是一個故事。「祈禱之玫瑰」Litanies de la Rose 詩中之「連勝」Litanies 是批評法人對於天主教之意義。詩中之玫瑰花，是指女子。他把玫瑰分成五十七個顏色，每一個顏色代表一個女子的性情。詩中起首的一句說：

Fleur hyocraite,
Fleur du silence.

讀此可知古爾孟不是尊重女性的人了。「前述之樹」Le Dit des arbres 和「已謝之花」兩首亦與「祈禱之玫瑰」相同。不過沒有像「玫瑰花」那樣激烈罷了。以上三首的意思與我們現在女子解放的思想不甚相合。不過他的詩實是法國詩界的傑作。他的名譽亦多由此三首得來的。「惡演說」Oraisons mauvaises 一首是戲弄宗教之作。甚為英人所不喜。Histories Magiques 是一卷散文故事。一八九四年出版。Hieroglyphes 亦於是年出世是第一卷的詩選。此卷詩中有二首名作，就是 Sequence 和 Ascension 他的第一卷批評文章名 Le Livre des masques 其中有一段批評梅特列 maeterlinck 的戲劇。Le Intesior 可以證明他也是一個詩體的散文家。A poet in his prose 第二卷 Livre des masques 於一八九九年出世。其中皆是小說及短篇故事 Les saintes du paradis 是一卷討論宗教的詩，多主張破除天主教的迷信。但在此詩中是引證羅馬教書中十九個聖徒的下凡故事。第一首是「寺

院建立紀念祭」Dedieace 又 Ogathe, Colette, Jeanne, Nrsule. 是四個聖女的名子。此四首就是述他四人的故事和戰鬥的精神。一八九〇年他的第一卷研究語言學的書出世。書名 Esthetique de la Langue Francaise。次年復出一卷名 La culture des Ideas。同年又出一部小說名 Le Song d'une Femme。最後一卷詩名 Simone Poeme Champetre。其中著名詩如「伊之髮」Les Cheveux「冬青樹」Le Houx「霧」Le Brouillard（此是一首純粹的抒情詩）「枯葉」Les Feuilles Mortes「此河」La Riviere「果木園」Le Verger 諸作，都是寫景的詩。這一卷詩沒有以前的詩中的精采和理想。一九十四年印出的一卷詩名 Divertissements。其中有 Simone, Paysages Spirituels 和 Chanson de l'automne。亦是他的名著。此後又連出二卷關於語言學的著作。有 Le Chemine de Velous 及 Le Problem du Style。四卷文學的文章有 Promenades Litteraires。三卷哲學的文章有 Promenades Philosophiques。四卷批評論文討論社會各種問題的文章有 Epilogues。此卷出世後又續出兩卷小說就是 Une Nuit an

近代法比六大詩家

Leexembourg 和 Na caeur Virthal

他於一九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去世年只五十有七歲。Henri de Behnier 亨利名得列茲生於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的父母皆是貴族的後裔。一八七四年入巴黎（Comp Stanislas 過了五年，那時他的年紀纔有十五歲，就自己學着做詩。有一天被他的教習看見不以爲然就訓戒他一回，把詩也拿去了。此時他所最崇拜的就是 Hugo, Musset, Flaubert, 和 Voltaire 的戲劇和十八世紀的悲劇。他所做的詩，就是想模仿他們。一八八三年由學校畢業，因受他家庭的要求去學法律。但是所學都非他所願。所以在那個時候有了餘暇，他便去做詩。他的第一首詩是用“Hugues, Virnix”的假名在一個名 Lutece 的小雜誌上發表的。此年他年方十九歲。已竟出了大學。兩年後他的第一卷詩集出版。名爲 Les Lendemains。又在年二十一歲的時候第二卷出版名爲 Apreciement。又於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八年兩年間出第三第四兩卷名爲 Sites 和 Paysages。但此四卷是他的少年時代的著述並非他的傑作。在此時期巴黎有一大詩人名 Stephane Mallarme 是 Deca

dent派。他曾把Poe的Haven翻成法文。名Le Corbeau。凡崇拜他的都以他爲象徵派的領袖。每禮拜二聚一班詩學家和文學家在他家中討論學理。得列聶每週按期赴會。並替會中記錄一切。在雜誌上發表。有十餘年的工夫。得列聶因與學者來往的很多。乃於此時又創立一雜誌名爲Les Foris Pour Part。與Reneghil, Mallame Emil Verhaeren, Stuart Merrill, Viale-Griffin諸人同事。當年會和Jose-Naira de Heredia和Mupassant相遇。Heredia有三個女皆有詩學的天才。得列聶同他的次女Maria de Heredia學問相等。志趣相投。二人遂於一八九六年結了婚。此後得列聶又在Les Entretiens politiques et litteraires雜誌上做文。這個雜誌也和Miroir de France同類。他的短篇故事後來集成一卷名爲La Canne de Jaspé。又有文章及批評論文印成一卷名爲Figures et Caracteres。皆曾在此雜誌上發表過的。但是這些著述都是他的試驗時代的作品。並非他的成功時代的作品。一八九〇年出了一部詩集名爲Poemes Aneiens et Romains。自此卷出後。他的詩學好像又超過一個時代。就是由

他的詩學試驗時代進入詩學成功時代了。他的詩體不用Alexandrine古典十二言及Mètres音律。是用有韻的自由句Vers Libre及音韻Cadence。這和詩體的詩沒有別的法國人比得上他的。雖有Vers libristes如E. Verhaeren(比國人)Viale-Griffin和Stuart Merrill(美國人)做出法文詩來亦不能如得列聶的精美。但他爲人最喜寂靜。所以他的詩多是悲悽憂慘之作。頗能自立一派。a melancholy and sumptuous poet or a poet of nude or a great symboliste poet。一八九二年又出了一卷詩集名爲Tel Dieu Song。其中第一首爲「鑲邊的褒章」Exergue。「夢中的曙光與黑暗」Quelq'un Songe D'aube et D'ombre。是一首象徵諷喻的詩。一八九七年又出二卷一名La Canne de Jaspé。一名Le Quex Rustiques et Divins。其中著名的詩爲「有鏡的牧神」The Faune au Miroir「花瓶」Le Vase。同「武士之門」Pour La Porte Des Guerriers。「商人之門」Pour La Porte Des Marchands「喜劇俳優之門」Pour La Porte Des Comediennes。「入海之門」Pour La Porte Sur La Mer。諸首不

過「武士入門」等四首詩皆用古典十二言詩體做的。他的有韻的自由句中最好的是短歌 Odelette 一章。就是「紡工」La Filense 和「海歌」Ode Marine。「戰景」Tableau de Bataille 「猿」Le Singe 「雅好演藝的人」L'Amateur 「磁鐘」La Pendule de Porcelaine。亦皆是他的好詩。一九〇一年又出一卷詩名為 La cite' des Faux。此卷中的名詩為「慶祝費城」Salut a Versailles 「屋之前面」La Facade 「碧池」Le Bassin Vert。「水女神」The Nymph 「劇館」Le Pavillon 等作。一九〇六年所出的詩集為 La Sandale a l'ee。其中著名詩是「九月」Septembre 一首。他的最後兩卷詩是一九〇十年同一九一一年出版的。一名 Le Miroir des Heures 一名 Sept Estampes amoureuses。此二卷詩多敘述他在土耳其和意大利旅行的記事其中諸作都不及他從前的詩精采。他的詩學在法國象徵派已占重要位置。他的散文已於一九〇一年得 Academy 認為不朽之作。印成一卷。總名 Figures et Caracteres。又有二卷散文故事名 Contes a Soi-meme。和 Le Treble-Noir。他的寫實小說及短篇故事亦不亞於 Hu-

近代法比六大詩家

go, Zola, Balzac, 和 Anatole France。如 Le Treble Blanc 是敘述自己幼年的情景。La Double Maitresse 是他的小說中篇幅最長的，亦為其傑作之一。他的近世小說 Modern Novel 共有四種。Le Passe Vivant, 和 Les Vacances d'un Jeune Homme Sage 出版於千九百三四兩年之中。L'Amphibie'ne 和 Ronlaine Mirnault 是千九百二十四兩年出版的。

凡他的詩文小說未曾有一本譯成英文的。大約是因為多近於 Rabelaisian 式的諷刺滑稽，恐非平常人所能了解的原故。得列聶今年五十有六歲。雖是一個中年學者。但到他五十一歲時候，他已有了二十九年的著作生涯了。他的著作共有二十六卷。其中有七卷詩十五卷小說及短篇故事。三卷文章。一齣戲劇。只有這劇本沒有多大文學的價值。他所做的小說及各詩有各的式體，不像 James 雅謀和 Fort 弗勞爾把故事寫成詩體的 tell stories in Verses。他的理想都極透徹。所以法國的詩學界說他不只是一個詩人，亦是一個理想家。

Francis James 弗郎西(名)雅謀(姓)一八六八年十二月

二日生於 Tournay 城中。他是法國 Pyrenean bourgeois 的後裔。五六歲的時候就在 Pau 地方學校內讀書。後來又到 Lordeaux。因為他從幼年最愛的是動植物和天然的風景。所以在他十四歲的時候就從植物學家 Armand Clavand 學植物。他今日成功法國自然界的詩人亦都是寫他從小的印象。但在此不久因為父死家境艱困。不得不由最美的植物園走到 Orthez 最壞的律師事務所去辦事。因為生計的問題。他在此很久。後來由此出來做出一部詩體的小說名 *Existences*。就是說此律師事務所的腐敗情形。當時他已專從事於詩學和文學。並研究盧梭的著述。他稱盧梭的「懺悔錄」為「我的書友」*son livre ami*。他的最著名的詩是 *Madame de Warens*。他的最著名的散文故事是 *Sur Jean-Jacques Rousseau*。Ank *Charmettes et a Chambéry*。其中所說的 *triste botaniste* 都是指盧梭。

一八九三年雅謀自己印出三卷詩名 *Vers*。未寫真姓名。巴黎的 *Mercur de France* 登出最後一段。並加了批評。當時法人多以爲是某某英國學者的手筆。

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 *Mesure de France* 印出兩卷名 *Nu Jour* 同 *De l'ange lus de l'anged Langelus du Soir*。同時在 Orthez 又出了 *Duatorze Prières*。一八九七年在比京印出一卷名 *La Naissance du Poete*。後又復印出三篇故事。總名 *La Mort du Poete*。二年後又出一卷散文故事。名 *Clara d'une Anjoenne Jeune Tille*。同年復出二卷諷喻 *Allegories* 的名詩 *La Jeune Fille Nue* 和 *La Petite Collection de l'Ermitage*。一九〇一年所出的詩名 *Le Daut des Primerer* 其中有一首 *Amsterdam* 敘述在北海旅行之景象。當出以上諸卷的時候。雅謀正在遊歷南海各島。所以在 *Clara d'Ellebens* 中亦談及中國也是他極注意。極要來遊之國。自上述幾卷出來之後。他的詩學思想忽然又有變動。讀他於一九〇二年出的 *Le Triomphe de la Vie* 及 *Jean de Noarrien* 二首。當知他的詩境的變遷。但此二首是說牧人同農夫的光景。次年出的那首 *Le Roman du Lievre*。是述他到 *Algiers* 旅行並到 *Les Charmettes* 巡禮和去尋覓 *Madame de Warens* 等事。

一九〇六年出版的那本 *Pensee des Jardins* 是論動植物的散文和詩的彙抄。那 *Pomme d'anis au l'Historie d'une Jeune Fille Infirme* 是他的短篇故事中的傑作。L'Église *Habitée de Feuilles* 其中的詩多描寫某僧院並表示他對天主教的信仰。那卷 *Chainieres dans de Ciel* 詩可以代表他的談諧的作品 *Merry Humour* 其中第一首是「小兒看歷書」L'Enfant lit L'Almanach。讀此當知此卷之性質。他當此時又作出他的結婚詩兩段名 *Denis (男名) Lucie (女名)*。

一九〇十年所出的那 *Ma Fille Bernadette* 是敘他的女兒幼稚時代。

一九一二年所出的 *Les Georgiennes Chretienner* 是敘述農夫一年的勞工。次年又出一卷名爲 *Feuilles dans de Vent* 其中 *L'anberge des Douleurs* 及 *L'anberge sur la Route* 兩篇故事是他最近的傑作。雅謀今年五十有一歲。仍住在 *Oerhez* 未來的著述未可限量。他的詩學已執法國現代文學界的牛耳。因他與以上諸人不同的地方。在他不是象徵派。乃是

近代法比六大詩家

無批評的寫實派。他作詩重理想不重詩體。寫自然風景的詩正如左拉的小說一樣。他不喜寫巴黎的景象。專住窮鄉僻野。描寫田舍的生活。爲法國唯一無二的自然詩人。平民詩人。牧歌詩人。樂觀詩人。他會在他那篇幅最長的小說 *Existence* 上說過。人類最偉大高尚的生活乃是村民農夫牧人的生活。不是律師事務所的生活。讀他「滿屋玫瑰」*La Maison Serart Pleine de Roses* 「飯廳」*La Salle a Manger* 「故亭即景」*J'accris Dans un Viente Kiosque* 「有用的月份牌」*Le Calendrier Ntile* 「此是勞動者」*Cl Sont Les Travaux* 「鄉村正午」*Le Village a Midi* 「注意園中之聲音」*Ecoute Dans Le Jardin* 「願我騎驢入天堂」*Priere Pour aller au Paradis avec Les Anes*。諸篇。便知他是法國的 *Walt Whitman*。Paul Fort 保魯名弗勞爾。一八七二年二月一日生於 *Reims* 城中著名的 *Cathedrale* 寺院對面。此寺院就是在歐戰時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九日爲德人所焚燬的寺院。所以弗勞爾在他的詩中稱之爲 *La Cathedrale Assassinee*。他的家世及他幼時的教育。美美的人多無從查考。因爲生存的人沒

有傳記。只知道他於十四歲就往巴黎自創一個戲館名爲 Théâtre d'art。他由新舊戲中擇選好的像 Marlowe 的 Dr. Faustus, Shelley 的 Cenci, Verlaine 的 Les Nuns et Les autres, Maeterlinck 的 L'Intruse Mallarme 的 Le Corbeau or Poe's Raven, Henry de Gournont 的 The odat 一一扮演出來。此時凡他演的戲無不受社會的歡迎。

一八九〇年他自己做一齣戲名 La Petite Peste。但此非他的傑作。他在戲館做了三年經理和俳優。亦於他的詩學成功有莫大的助力。一八九三年因爲經費不足。卽把戲館取消。他從此就專門研究詩學。他的理想極新。他自命是一個象徵派。symboliste。其實他是法國近代自成一派的詩人。他抱樂觀主義。容納新舊。並模仿英國詩人 Keats。是他第一崇拜的詩人。他未曾做過有韻自由句 Vers Libre。所做的詩純粹是古與十二言詩體 Alexandrine 和巴黎土語 Tie de France。把散文做成詩體式的。又把詩句寫成散文。或論文的體式。凡他的詩尙未有譯成英文的。或者是因爲他的詩體非是現代流行的體格亦未可知。所以他說甯可犧牲他的銷路暢盛。不犧牲他的學理。他

在他的本國已被公認爲詩界之王。得此尊號的前代有 Verlaine, Mallarme, Leon Diets 三人。現代只他一人。他在去九年間共出了十六卷詩。總名 Ballades Françaises。是 Mercure de France 代爲印出。其中有三百五十頁是他自己的傳。此卷亦是他一生偉大的事業。第一卷發表於一八九六年。材料極富。共分六期。表現宇宙萬物。描寫貴族與農夫情形。他的寫景詩亦不亞於雅謀 Jammes。不過不是專門自然之詩人。第一卷中如短歌「循環」La Ronde「結婚式」La Noce。「與君！君！君！」Et You, You, You, You,「生命」La Vie「鯨魚」Les Baleines「兩養夫」Les Deux Clowns 等皆皆其名著。第二卷全是寫景的詩。讀了「希城之清晨」Sensis Matinale 及「空中」Horizons 二首。便知其餘諸詩的性質。第三卷名「路易十一世的事蹟」Le Roman de Louis XI 是諷譏的歷史的小說式的詩。第四卷亦是歷史的詩。敘述亨利第三世的事業。Henry III 和中古時代的情狀。此卷出後復於一九〇〇年出兩小本爲牧歌同水手。歌名 Les Idylles Antiguls 和 L'amour Marin「牧神與櫻桃」Pan aux Chenises「接吻」

Les Baisers 兩首就是以上二卷中的代表作品。「初約」*Pré-entier Rendez Nous* 是勸青年應該奮勇前進的詩印在 *Paris Sont-imental au le Roman de Nos Vingt ans* 卷中。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六年又出三卷名 *Sur le Pont au Châ-ge, Hymnes de Feu,*

Cocomb au l' Homme Tout Nu Tombe du Paradis. 最後的一卷是極激烈的諷喻體「偉大的酩酊」*La Grande Ivresse* 同「和暢美麗五月天」*Le Ciel Est Crai, C'est Joy Mai* 是他十六卷中的抱樂觀而有活潑精神的作品。「將殉情的少女」*La Fille Morte Dans Ses Amours.* 是他的純粹古典十二言詩體的代表作品。他最近一卷詩名 *Poemes de Franso* 其中的詩多敘述歐戰的悽慘如「暗殺的寺院」*La Cathedrale Assassinee* 就是描寫德人焚燬維因城大寺院的殘酷行爲如「英人之歌」*Le Chant Tos Anglais* 是激勵英國軍人之歌都是卷中的精采。

自一九〇五年直到今日弗勞爾創立一個季報名「詩句與散文」*Vers et Prose* 他的散文體式的詩句的定理 *Theory*

俄國詩豪樸思徑傳

多發表在此雜誌中。
他今年五十二歲。同他母妻及一女仍居住在巴黎的近傍。從事於著作。

以上六個詩人。雖是近代的詩人。然亦可以說皆成過去的人物了。法國現在的及未來的詩學巨子。只能仰望於

Jules Romains.

André Spire.

Guillaume Apollinaire.

Guy Charles Cros

Charles Villbrace. 五人。

俄國詩豪樸思徑傳

西曼

樸思徑 *Alexandre Sergeevich Pushkin* 生於一七九九年五月廿六日。他的先世從約翰第四氏時代起。在俄國歷史上原是有名的。他的父親當過軍營中的要職。後來告退了。隱居於莫斯科。他的母親是漢尼拔的苗裔。但是這位二千年前大名鼎鼎的黑頭的子孫。怎麼會傳佈到了俄國呢？——這事要讀樸氏在

一八二七年所著的大彼得的黑人一書，方可得着其中線索。樸氏生著一頭雞髮鬚鬚的鬚髮，聳聳的額骨和那黑暗的臉色——這就是他得的外家的遺傳。當時俄國盛行一種「傳保教育」——所有富家子弟，都是聘些外國教習或是保姆在家裏教讀；而且所教的功課，除了聖經和國文兩種用本國語外，其餘的科學，一概都用法文教授。到了後來，積重難返，社會上全用法文為思想上實際上的媒介，國語幾乎棄置不用了。樸氏幼時所受的教育，也就是如是的。他幾歲的時候，氣質最不活潑，又不歡喜說話，常常是呆呆癡癡的，都是歡喜坐在書房裏，翻讀他父親所藏的法國書籍。他到了九歲的時候，就已讀完了法文譯的蒲柳達爾庫司（Plutarhus），霍美爾（Homer）二氏，和那十七十八兩世紀法蘭西文學和哲學諸名家的著作；但是在這腦力未達充發的時候，未必全然了解罷了。他受了摩利耶（Moliere）的影響，作了一些喜劇；又仿着瓦爾特（Voltaire）的 *Heriade* 作了一篇 *La Toiyade* 又仿着拉凡田（La Fontaine）的著作，作了一些寓言——然而樸氏幼年的法文著作，除了一篇遊戲詩 *Esquemoleur* 尚存着四節之一外，其餘的均已不傳了。

樸氏生在這「國風不競」的時代，受着迷漫一時的「歐化」，却又怎麼能成就一個「國民的學者」呢？談到這個，就不能不先推功他的乳母和外祖母了。他的乳母，是個多閱歷的中年婦人。他雖不是「滿腹經綸」，却滿裝着一腦子的故事，格言和民間的各種歌曲；加之「善於詞令」，每到樸氏讀完書的時候，他便「妙舌翻蓮」的說得個「奇趣橫生」。況且樸氏穎悟異常，每聽到神情飛越的時候，腦筋中自然深了一番印象。他的外祖母漢尼拔夫人（Madam Hannibal）住在距離莫斯科不遠的札哈洛甫村裏。樸氏每到夏天，便遷來外祖母家避暑。他在這個地方，便親眼接觸了民間的風俗；看見了他們的環旋歌舞（俄名 *Horodok*）。是集若干男女手執手的團團立着，一聽到旁邊的手琴或是箏兒嗚嗚鏗鏘的彈拍起來，他們就合着節奏，一面合唱着鄉歌，一面作環旋的舞蹈——這種娛樂，每當薄暮或是月夜暇逸的時候，是俄國鄉間風行的。聽見了他們所唱的歌曲，到後來他便留心採訪，一篇一篇的編纂起來，成了他著述的一部。漢尼拔夫人也狠能隨時指導，啓發樸氏的靈性。樸氏得了他二人的掖誘，不知不覺中產出一副「愛國精神」，做了他一生和平事業。

的基礎。

當樸氏十二歲的時候，俄京開了一個空前的皇村大學院，樸氏得了突爾佈業市（Alexandre Ivanovich Turgeneff, 一七八四—一八四五，史學及古物學名家）斡旋之力，也考進了這個學院。但是頭幾年學院院長的位置，時常更動，教務上自然受了許多影響；而學生們又大都染了社會上的惡習氣，在校裏也不免時常酗酒和別的惡作劇。

樸氏在院的時候，年紀既輕，讀書又富，別的同学，反有許多自愧勿如之處。但是他對於校課，極不注意，所以每次期考之後，他的名字，總必列在後幾位的。然而在學院畢業出來，不但精通法國的文學和歷史，而且精道拉丁文，直接可讀拉丁文豪的著作。至於別國的文學，地會下過一番研究功夫。他原來是一位「殫心著述」的除詩以外，還有幾種歷史的著作，例如蒲格覺夫叛亂史在俄國各種專史中，是極有價值的。樸氏少年時代，原已「頭角醜醜」極負才名的。但是他原先所作的詩，多半是摹臨法國 La Fontaine, Moliere, Racine, Voltaire（英國 Thomas Gray 意國 Ariosto 本國的節耳札雲 Derjavin）巴士

關夫（Batushkoff）諸葛夫（Yucowsky）拉丁（Vilgillus）和希臘 Anacreon 諸家的名著。到後來漸漸的脫去他家窠臼，發揮他的本能，便獨自成就一家言了。

一八一五年正月八日，皇村學院舉行一次大文藝會。一時俄京的名流，俱來參加這個堂皇的儀式。樸氏當日對着來賓高讀他所作的皇村中的回憶一詩。他所立的地方，雖着大詩人節耳札雲（Gavril Romanovich Derjavin）一七四三—一八一六，著有飛黎崔集，尤以豪情詩（Odes）見長；亞列山大第一時代，作過司法大臣的座位，不過兩三步。等得他讀完了詩，祇見來賓座中掌聲雷動。節氏當時立起身來，就想來和這少年詩人接吻，表示他的敬愛，不想樸氏因為得了大眾狂熱的讚美，早已「喜」跑了。

從此以後，樸氏的詩名，更轟傳都下了。當時詩豪諸葛夫（Vasilii Aleksandrovich Yucowsky）一七八三—一八五二，亞列山大二氏為太子時，諸氏作過他的師傅。他所譯什列爾和霍美兒諸家的名作，有名當時，也與他訂了忘年交。送了他幾首詩作紀念。就是當時有名的詩家德密特利野甫（

Dmitrieff) 赫瓦司脫夫(Flvostoff)之輩,也覺得樸氏的天才,是不可及的。一八一七年六月九日樸氏以第十九名畢了業,得了一個十等文官職,分發外交部。但是他不甚盡心公務,却交結了一班浮薄少年,在那些時髦場中放蕩起來了。後來竟染了一個惡疾,幾乎不起,幸而醫治得法,精神漸漸的恢復了。他因覺悟那些不正當快樂的「毒害」和「虛偽」,作了一篇更生詩(一八一九年)以示懺悔。他在這個時際,作了極多短篇詩,除將那尚在學院肄業時代所起稿的魯思南和柳德密拉長歌行,廣續成功(一八一七—一〇)。這首長歌一出版,頓時引動了兩種絕對的爭論。一種說——他是天才洋溢奇趣橫生的絕作;一種說——他氣力薄弱,而且述事怪誕有同神話——其實他們兩方面的批評,都狠中肯;不過在他二十歲的人有這種才氣,也就是極難得的!當時社會上,極歡迎這篇著作。那批評家的攻擊論調,不但於樸氏無絲毫損失,反把他的詩名擡高了。諸葛夫司基因着這篇著作,送了樸氏一個照片,上面題着一句「由勝利教師送與勝利弟子」的款,就可見諸氏對於樸氏的得意了。就是當時狠享盛名的史學家卡拉孟津(Nicolaj Mihailowich Karazin)——

七六六——一八二六,曾作莫斯科和歐洲通訊兩雜誌的主筆,因著俄國史得名。他又作過一篇可憐的麗札的小說,做了感情文學派的領袖。和樸氏的感情,也極密切。在這個時候,俄京先後成立了兩個積不相能的文學會:一個就叫做「俄文家商權會」,一個叫做「亞爾瑪札司」(Armas)。前一會的領袖,是什司可甫提督而後一會的領袖,就是卡拉孟津。什司可甫提督雖也是一個文學家,却是他的思想,純然是個頑舊的。他認定那聖經和欄的宗教書籍中的陳腐文字,為俄國的精稿文字,是與卡拉孟津一派的文字改革家,立在反對方面的。樸氏對於卡氏的「文字改革運動」,是極表同情的。他就加入了「亞爾瑪札司」文學會,極力從事「新文化運動」。這些人就叫他做個「蚰蚰兒」,這個綽號狠可表示他那「振臂急呼」「勇往直前」的氣概。

到了亞列山大一氏的晚年,政局日趨復古。一般感受新思潮的人,漸漸的受了無窮的壓迫,一變就結了許多的秘密團體。反得如樸氏那樣的優秀分子為甚,歷未被吸入呢?這個有卜司成所逃的解釋(Pushkin, 一七九八——一八五九是樸氏的同窗密友,一為革新運動的健者。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革

命失敗，卜氏被流西比利亞，苦作三十年，趕到他在一八五六年期滿歸國的時候，樸氏早已物故了。卜司成促居莫斯科作文字生活。有記樸思經的著作。一則因為樸氏交遊極廣，恐於黨務有所洩露；一則因為黨人愛惜他的才思，不願挽他走這種險道，免得把他的文化事業半途犧牲了——有了這兩種緣故，所以樸氏雖是「甘心情願」，却始終未得投入任何一種的祕密結社。但是樸氏對於時事憤慨，也就時常在詩文中發現出來。不過在當時高壓之下，不能公然發刊，就祇祕密的互相傳抄罷了。他有一篇激烈的自由詩，不幸就落到聖彼得堡總督手裏，逕直呈到專制魔王那裏去了；若不是得了卡拉孟津和幾位權貴轉圜力量，樸氏定不免「足鐐手梏」的要去到亞俄窮邊作那「風雪英雄」的生活。這首自由詩的結果，僅把樸氏調到南部拓殖使佐甫將軍處，當個外交佐理員。樸氏在這個時代所作帶有民權色彩的詩曲，至今已失傳，就可見在當時思想界上，具過特別的感化力！這番的調動，就把樸氏前半截的事蹟，告了一個段落，不但把他那日常生活狀態都改變了，並且替他思想界上開了一個新趨向。陰佐甫將軍的行轅，設在耶卡傑林諾司拉夫城。樸氏

俄國詩豪樸思經傳

來到南俄，見了那明媚的風景，不由得醉心了。他忽而患了瘧疾。初來此處，原是人地兩疎，又不能得相當醫藥「一室孤鐘」，「影形相弔」，他那滿腔的鬱苦，自公是不堪言狀的。幸而樸氏一個舊友的父親拉野夫司奇將軍正在這個時候，帶着家眷往高加索，由此城經過。他見着樸氏的病狀，就教隨行的醫士，盡心調治。樸氏得了他們的關注，漸漸恢復了康健。拉將軍又在陰佐甫面前說准了，將樸氏帶到高加索去遊溫泉。樸氏來到高加索北部的地方，接觸了天然美景，又感受了拉將軍家庭的和美空氣，胸襟益發舒暢了。後來同着他們從高加索地方回到克雷姆（Crimea）半島東岸的古爾祝夫莊，流連了三星期。樸氏在這個地方時常結着「一二知心伴侶」，同到海灘上去散步。有時趁着日影銜山霞光映海或是明月高懸水平如鏡的時候，也獨自一個靠着海邊石上默默的領略那天然生趣，不覺得息息入神，塊然忘了。不過偶然間微濤拍岸，陡然引起了無限心情，追想前塵，直同一場春夢！

樸氏在這個時期，得了傾動全歐的英國詩豪羅倫的影響，作了一篇畫星滅了的感懷詩。這首詩是由高加索到克雷姆時

在黑海舟中作的。他這番同着拉將軍出遊，前後共有四個月旅行中的風景和擺弄的詩曲，孟發將樸氏的才思觸發了。他於一八二〇年九月間轉到奇石業夫城（Kishineff），爲俄國西南貝沙拉比亞州的首城。去館假。因爲這時陰佐甫將軍又兼了貝沙拉比亞州留守的職務，已移駐了這個城了。樸氏來到此間，舊性復發，時常「醉酒婦人」的同着一班無聊軍官和本地的惡少，徵逐起來。好幾次因爲細故，又和人家起了大衝突。若不是惡人極力調解，必然免不了決鬪的惡果。終之這位少年詩人，竟受了一次監禁。他經了這番磨折，便痛改前非，恢復了本來面目。但是他雖一時不免「隨波逐流」的，却仍未荒廢了正業。他借了許多地理和史學的圖書，切實用了一番研究功夫。他作了翠干人和高加索的俘囚兩篇長歌行，並有盜兄弟和巴奇沙奈的噴水泉等詩的著作；又盡力採集塞爾維亞、莫耳達維亞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歌謠。他所作的拿破崙（一八二二年）和詠神巫我列格（一八二二年）兩篇詩神光流露，一洗從前的「模倣性」，而發展俄國文學的「獨立精神」。他因一八二一年希臘獨立運動，原想投身義軍助戰土耳其，但是未得如願，他就作了「振起來，俄，希

臘，振起來！……」一篇詩，以勸勉那希臘人努力振復「國魂」。一八二三年間，樸氏轉到我迭薩（Orsha）城，來投南俄留守瓦爾。他來到這個浸潤歐風的社會，交結了許多朋友，得了許多好感想，却是與長官的意見不甚相投。原來瓦氏不願將他做個「詩人」看待，却要他「按部就班」的從事公務。樸氏原來是個自由慣了的人，那能願受這種拘束呢？況且他歷來的職務，原是個「挂虛名領實錢」的，並沒有實際任過事，自然對於這種要求是不能從命的。終之瓦氏取了一個「一封高奏九重天」的手段，請把樸氏從速調開這個區域，說他是個「危險分子」。加之警廳同時又發見了樸氏與莫斯科友人的一封措辭稍含憤激的信；二事同舉，就把樸氏在外交部的名字革除了。並且又派了武裝警察，星夜將樸氏解到卜思可甫（Bukov）省的米海洛夫司科野（Mitajlowako）村，交與地方官嚴加看管。這個小村落，原是樸氏母親的私產。樸氏所住的，是個不大的木構房屋，和一個花園，頗臨着月利加河，風景倒也宜人。地方官對於樸氏一取放任主義，所以他促居家鄉裏，舉動也很自由的。他的舊友亞者甫（一八〇三—一四三，詩人），迭爾維革子爵（一七九八—一

八三一，詩人，作過北方之花和文藝日刊兩報的主筆）和卜思成等，俱陸續的遠道來看過他。樸氏在此間的生活，每日除讀書著述外，不是出門訪友，就是聽他乳母講演故事。他在這期間的著作，比較從前豐富：除了短篇詩歌外，他作了波利司葛杜諾夫和魯林伯爵兩篇劇曲；又把那耶烏雲尼我涅金彈詞，作成了幾大節。他又由遠方訂購了極多文學書籍，平日時光，一大半在書堆中消磨了。至於莎士比亞，斯各特，羅馬大史家塔齊特司（Tacitus）的著作和那卡拉孟津的俄國史，是他極愛讀的。他又研究意大利文字和可蘭經，其結果得了幾篇譯著。世人以為樸氏這次的放逐，無形中將他的心身浸潤學海中深處了。他的榮譽，與日俱增，自不自由得那專制政府不更加點注意。

一八五五年冬間，俄皇亞列山大一氏逝世，革命黨人就趁着這皇權更替政局未定的時候，揭竿而起。不幸事敗，樸氏的親近朋友，多半被難。樸氏得着這個警訊，急忙將那些含有激烈氣味的稿本，都燒燬了。他住在此間，不覺有一年半，日常雖是無拘無束，但是不能離開這個村子一步。後來覺得厭苦極了，就想法子要解脫這個禁例。一八二六年七月間，他上了新皇一個表章。

俄國詩豪樸思經傳

到了八月，來了一位中使，引樸氏到莫斯科行宮去覲見。尼科萊一氏對於樸氏極加寵賚，恢復了他的自由。樸氏來到舊都，既得了社會的歡迎，又倍受一班名士的推舉；那月桂花冠，在他頭上更戴得鞏固了！至有人稱樸氏此度來莫斯科的時候，為「狂熱的文會時候」，就可想見當時盛概的一班。然樸氏終為自己的著作，時與檢察吏相衝突。並且經了戀愛上的失敗，腦中所感受的痛苦，不期影響了詩情。讀他那三道流泉和那「一八二八年五月廿六日」的自壽詩，足可窺見他那悲苦的心曲。自一八二六年冬間起直到一八三〇年之末，樸氏的行蹤，最是不定。時而莫斯科，時而俄京，時而米海洛夫司可耶村；在一八二九年間，他並且到了亞屬土耳其觀俄土戰事。特在未去亞洲之先，他作了一篇未完功的大彼得的黑人小說和坡耳塔瓦（*Poltava*）詩。一八二七年之末，結交了波蘭詩人米赤切維茨（*Adam Mickiewicz*），一七九八—一八五五）將他的名著，翻譯了許多。一八二八年三月間，樸氏在莫斯科跳舞會中，傾心於一個芳齡十六姓官察洛瓦（*Goncharova*）名娜塔利亞（*Natalija*）的名姝。第二年三月間，他因乞婚失敗，就來到亞洲前敵。他原是抱的一

種犧牲觀念；及至重遊加索，登了加茲貝克山的高峯，得覽造化的神奇，轉覺人生是極可寶貴的。樸氏此行著有耶耳亞魯木城遊記，對於高加索北部的民情風俗，記載特詳。當年秋間，他仍回到莫斯科；冬間，轉到聖彼得堡，襄理迭耳維革所辦的文藝日刊的編輯事務。他仍不能忘情彼美，即於一八三〇年春間第二次提出了他的求婚誠意。這一次得了戀愛神的鑒諒，女家允可了這段姻緣。秋間，樸氏就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波耳金諾村，一面預備婚事，一面作了白耳經事記，科洛門那的小屋，傑各的勇士莫察爾特和沙力耶利石客和疫時的宴會等長篇詩，並將耶烏亞尼我涅金完成了。此外短詩，也作有三十餘首。樸氏於一八三一年二月五日在莫斯科舉行婚禮後，不久就移居俄京。這個新家庭，靜好無猜，充滿了鮮柔美滿的空氣，自於樸氏的才情，平添了無窮生色！

一八三一年，俄人摧折波蘭的獨立動機，狠受歐西各國的非難。樸氏作了告誦，謗，俄羅斯的人和波洛紀，諾紀念日兩篇詩，以喚起同羣的愛國心。此等詩篇，雖不免對於祖國多所曲護，但出之百年前人的眼光，自然是不能責備的。一八三三年，樸氏被

推爲「俄羅斯學會」的會員。他作甲必丹的女兒一篇小說之先，曾親自到了加章和我熱布耳格兩省，探訪關於這篇著詩的材料。其中事實，是在蒲加覺夫叛亂時發生的。一八三四年，樸氏因爲發刊蒲加覺夫叛亂史的單行本，得了政府二萬盧布的補助。他的詩名，雖然成就了，却是一般鬼蜮社會，對於他極盡構陷的能事。加之樸氏夫人輕年時髦，作了交際場中一個不可少的人物。後來引起了外間多少難堪的浮言。樸氏對於這種含沙射影的伎倆，原不在意；終至忍無可忍，爲顧全名譽起見，即於一八三七年正月廿七日午後五時，在黑河附近，和法國惡徒某，實行了手鎗決鬥。樸氏原在盛怒之下，腦亂失次，把鎗未能中的，竟被其敵所乘，腹部受了一彈。同行的醫士，急忙中施了相當的手術，將他運回家來。這時樸氏的知覺，尙未全失。他的助鬪問他：「有關於復仇的委託事麼？」樸氏說：「我要求你不要爲我報這仇了；我寬宥他，我願作個信徒而死。」及至醫士要來調治，他推却說：「不必，這地並非我的生存處，我原來應該如是的——」他奄奄的纏綿了兩日，雖是昏沈了許多次，却仍極力忍着痛楚，毫不呻吟，惟恐增了愛妻和兒女的痛苦。一八三七年正月廿九日午

後二時四十分，樸氏竟與世長辭了……：這個消息一傳，本國人和外國人，無論識與不識，都到樸氏靈前申悼。二月三日，葬於距離米海洛夫司可耶村約四俄里的聖山烏思平教堂院內。一八八〇年春間，俄人在莫斯科為詩豪建了一個巍麗的銅像，加着他那流遍人間的等身著作，更足使他的靈光長存不朽！

九年三月三日稿

太戈爾傳

黃玄

拉比德拉那司太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是印度當代的大詩哲。慣以極優美的寫詩之文筆為最玄妙的哲理之討論，他的哲學思想最注重的一點是「生之實現」。讀了他的詩或文，便知他不是個厭世的悲觀家，而是位愛世的樂觀者。他最厭惡的是侵掠和戰爭。他極愛他的祖國印度。同時也鼓吹人道主義，主張鞏固宇宙之和平。他推重東方的森林文化，輕視西文的城市文明。他生平酷嗜藝術，而最愛的是詩和音樂，他的詩最能寄託發揮，並傳佈他的哲學思想，及愛國愛世兩種主義。他除了著書立說之外，還做了許多服務社會，促進文化的事業。他在波而

太戈爾傳

迫 Bolpur 辦了一個模範學校，成績最好。他這個學校是根據印度古時講學的遺風，再加上他自己改良現有教育制度的理想而試辦的。他的教育完全注重自然，極力謀發展兒童之本能。頗有盧梭愛米耳的意趣。最近他已加入了法國巴比賽所發起的「光明」運動。並在政治上大活動，現已上書英政府要求印度自治。

唉！這樣一個東方大偉人，我們中國還沒有——部好好的書詳細介紹他。豈不是件憾事麼？我近來課餘之暇，讀了些他的著作和歷史，不自度量，狠願意將他的生平寫出來給大家看看。但是苦於學術淺薄，參考書太少，又不懂梵文，所以言之都未能詳盡，這個還希望讀者來糾正我所誤解，或補足我所遺漏的地方。

(一) 太戈爾之家世——印度大哲人第本德拉那司之小史

太戈爾是印度彭伽耳 Bengal 地方的一個望族，他這一族狠出了些改良宗教，革新社會，光大藝術，提倡音樂，振興工業，力爭政權的愛國志士。類如苦媽 太戈爾 Koomar Tagore 是一位當代極享盛名的法律家，英印學會的創設者，並且也是這個學會的會長，他常有關於印度政治和教育的文字，在各日報或雜誌

一二五

上發表。蘇令德那齊亨太戈爾 Souindra Mohun Tagore 是一位最有技能的音樂家，他建設了彭伽耳音樂學校，並且也是彭伽耳音樂學院的創設者，他曾著了好幾部研究印度音樂和印度樂器的書籍。阿伯令德拉那司太戈爾 Abanindranath Tagore 是一位很有藝術工夫的大畫家，他是當今保存並光大印度藝術的領袖。拉瑪拉司太戈爾 Nalalaja Ramnath Tagore 是我們這位大詩家的伯祖，他既是政治的領袖，又是大著作家。德娃拉伽那司太戈爾親王 Prince Dwarakanath Tagore 便是這大詩家的祖父，他是個印度富豪，大地主，改良社會者，博愛家，他最先反對印度殉夫的陋俗。

在我們詩家的家世裏最有注意價值的便是他自己的父親第本德拉那司太戈爾 Debendranath Tagore 這位老先生並沒有世襲那媽害拉伽 Maharaja 的王號，倒被人奉他為媽害 瑪哈拉吉 Maharaji——大哲人之稱。他薄王號而不受，情願安於平民的地位，與他們表示充分的同情，做革新社會的事業。並且看透了玄理的奧妙，為印度宗教的精神領袖。有一次他的一個懷疑朋友來問他說道：「你總是不斷的談着上帝，究竟有什麼證據

呢？」這位媽害便指着光問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他朋友答道：「光。」「你怎麼知道那兒有光呢？」「我看見他，他在那兒，用不着證據，他是皎然若揭的。」他答道：「上帝的存在也和光一樣，我在事事物物上，在我的心內，在我的身外，我都聽見他，那是用不着證據的，他是皎然若揭的。」

這位老先生在少年時代是很富於情感的，我們讀他的自傳便可以曉得他精神的變遷，和他覺悟的敏捷。我將他自傳中的一段，譯其大意如下：

「天還沒有破曉，正當我的祖母在宛伽江邊將要去世的時候，我坐在一張靠近瓦屋的草蓆上。那個圓月已在天邊起來了，離我最近的便是那火坑。在這時候他們環繞着我祖母唱那叩當 Kiritan 歌：『何時那受福之日方來到？何時我方離棄這要死的軀壳啊！哦上帝，我們朗誦你的名。』一陣和風便將這歌聲送入我的耳朵，就在那時候忽然有個新奇的感想從我心上志過。從此以後，我便與昔日之我大不相同了，真覺着視富貴如草芥了。我所坐的草蓆倒比那些地毯要適意得多，自有一種奇樂輸入我的心裏來。那時我已十八歲了……那種火坑邊頭的

樂在我的靈上橫流……我在那晚上便睡不着至於我失眠的緣故祇爲的是狂喜過度神遊物外，好像是奇豔的月光整夜在我心上潑漾似的。」

看了上面這一段文字我們對於他老先生高超的旨趣，純潔的精神，玄妙的思想，大概也有一個輪廓了。他的小兒子，拉比德拉那司得天獨厚並且也受了他父親種種狠深的精神感化。

(二) 太戈爾之幼稚時期及少年時期

拉比德拉那司在一八六一年五月六日出世他是太戈爾家裏七弟兄三姊妹裏頭頂小的一個。他從小就長得很美，不過印度古來的詩人都有美名，所以他的「美」名和「詩」名雖然是並稱於國中，却也不能謂之例外，算什麼奇事。然而他的美裏確有一種特色，因爲他極像那「以莊嚴之詩風動全球」的意大利學者伽力利 Galileo 的圖象。他披下來的頭髮，闊大的額部，黑而有光的磁性眼睛，配置得當的鼻子，敏捷活潑的手，溫和的聲音，愉快的笑容，雋雅的談話感覺，和他天賦的細膩風光，便將他玉成爲一個稀少可貴仁愛可親的人格。娜哀曾在他所著的「拉比德拉那司太戈爾傳記」裏說過：「我們看着他的笑貌，便如同見

了大美術家製就的 Embodiment 一般咧。」

我們這位詩家的父親本德拉那司雖是個信天好靜的宗教家，却又熱心於爲社會謀福利。他的生涯大半都在默禱，參禪，與奔走，遊歷中。所以拉比德拉那司直接受他父親教訓的機會，簡直少極了。平素父母應負的教養指導責任完全都交付給傭婦婢女。他們看他的性格溫柔易於欺弄，想去偷閒尋樂，往往將他關在一間房裏，畫上一個白圈，罰他站在裏面，不許動彈。幸而那間房子裏的白圈是常常靠近一個窗子，窗外便是一座精緻的花園。他雖然是受了他們的侮辱——被人囚禁，還可以借這個幽靜的地方賞玩園中的天然風景：那些魚躍，鸞飛，鳥語，花香，勞動者所唱的忘倦之歌，頻頻來往的路人採花摘果的農女，都能給他一種安慰，引起他天然的美感，使他忘却寂寞孤獨之苦，領悟一種奇妙的詩意。

那幼稚時代孤寂的幽禁養成了這孩子多愁深思的奇癖。神祕的種子已漸漸在他靈敏的腦裏萌芽了！這位詩家曾有一封信提到他小時候的景况，他信裏說：

「我雖然不十分記得我幼稚時代的生活，然而還想得着每

天早晨總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愉快在我心上泛溢。世界對於我好像是盛滿了神祕似的。我每天用一根小竹棍子去掘地上的泥，心想或者能發現萬千神祕之一，也未可知。世上的美麗，溫柔，香豔，生民的勞動操作，市聲，箏吟，家園裏的椰樹，塘邊的榕樹，水上的蔭影，萬花的晨香——這些種種使我覺得有這麼一個暗昧難識的人指令這些萬象來陪伴我。」

他在別處也說起過：

「我回顧我幼時的生活，我的記憶力中總深印一種此生此世均滿含神祕之感。我那時候心裏總覺着世間有些事是不可了解的，也決沒有確定的時期，實在的機遇能和真相相見。我心想他常慣捏着拳頭問我道：「你說我手裏有些什麼？」我總不敢回答他，因為沒有什麼事是不能在那兒尋覓出來的。」

當拉比德拉那司六歲的時候，有一天，他看見他的幾個哥哥和表兄們都上學校去讀書，他心裏羨慕，便向他家庭請願，也要同去，當時便受了拒絕，不許他去，他便放聲大哭，令人心酸，他家塾裏的先生不由得大發醋意，便照准他紅豔可發的小臉上打

了幾巴掌，罵道：「你現在哭着想進學校，將來還要鬧着出來咧！」經過這個頓挫此議便不能不暫停了。

後來輪着他進學校的機會居然來到，他高興得狠。但是進了學校之後，還是不能得着最小度的愉快。脫離家庭的拘束，再加入學校專制的範圍，他那煩悶的苦惱祇有量的增減，並無性的差別。唉，這個愛好天然的兒童又不知在那時感受了許多苦惱呢！

他便從東方學院 Oriental Seminary 轉到一個師範學校

Normal School 以為比較的總可以自由一點——適意些，那晚得到了：一個學校；還是故戲重演咧！

我們曉得十九世紀的德國大詩家 歌德 Goethe 也不歡喜他所進的那個學校，祇為他那些同學們粗野鄙拙，不能專心學問，觀察萬象研究事理。我們這位太戈爾先生，也因此不愛他所進的那個師範學校，他的同學們也是祇曉得讀死書，自尋惡濁裏的快樂，沒有遠大的志趣。還有一件，就是他絕對不願做一個模仿效法，他所深恨的那些先生們的教員。他自己曾說過：「我記得我和我一個先生的經驗。他常惜用一種越乎福節之外辱罵的語調，我從來不答復他的問題。人人都說我在他班上是最

劣的學生，但是我總不說一句話。自己心裏常提出些人生重大的問題，來和自己討論。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任憑我是無刀無劍，我如何能打敗我的仇敵？」這個問題是他感受激刺過深的反響，也是他愛國愛世觀念的萌芽。讀者不要小看了。解決的方法便是馴育獅虎和臘狗同仇敵愾鬥，或有戰勝的希望……就是這樣，一年過去了。年終大考的卷子，是請哥立就特媽德許士當巴克司怕佛 Srijit Madhusudan Bachaspati 看的，我在那個班上得着最高的分數。我那位先生忽然大怒，告訴學校裏的辦事人，他要出我的醜，顯明我是個呆子。於是直接由學校裏頭的監督面試，再考第二次。那一次，也還好，我居然保住了我固有的分數。」我們看了他這一段故事，他在學堂裏情形大概也曉得一點了。無論如何他是不愛這個學校的。於是他的指導人便將他帶出這個師範學校，送進了彭伽耳學院——一個英印合辦的學校。那個學校倒還平常，師生之間却沒有什麼閒隙。然而太戈爾先生，這個未來的詩家，神奇的小學生，還贈他一個「囚犯的監獄」和一個「可怕的病院」兩隻別號呢！太戈爾雖然反對學校，但是同時在家裏還研究生物學，生理學。

太戈爾傳

地文學，幾何學，歷史學，物理學，音樂，體操，角力，和英國文學等學科，其中他最不歡喜的便是英文。他的教習使盡心力，想叫太戈爾覺着英文是非常可愛的語言，用他引人入勝的手腕，引了許多英國名詩，朗誦給他聽，想喚起這孩子愛好英詩之美的心理，但是總提不起他羨愛的念頭，祇博得他一番訕笑。他先生看了這小學生戲笑輕蔑的神情，自然是嗒然若表，停止背誦。於是才拋棄他對於這學生成為英國學者的希望。那裏曉得他四十年後居然成為大詩家，能以極簡單的文筆，極自然的音韻，寫莊嚴神妙奇豔的詩呢！從此世界文學裏面又多了一種新的美的供獻了！

他雖然狠研究了許多科學，文學，以及人生哲學，但是他最好的思想都是在他自己藝術的發展裏增進的。他五歲的時候，就與詩作第一次的接觸。讀完了綴音，便學着念那簡單的短句。一天早晨，他讀了兩句短語：Jai Pawray 水濺 Pata Nawray 葉顛。這個無聲的「水濺」幻想的「葉顛」——意象，聲響，音韻，都給他一種狂喜的刺激。他自己曾說過：「這是詩集裏感動我心的第一首詩，當我回憶到那不能言喻的愉快的時候，我同時就想着

那些字句。我因此才實現音韻在詩的裏面確是重要的元素。祇爲聲韻雖盡，而字意猶長。他們的聲響引長他們的意味。本乎音韻的聲響是在耳裏延長，在心裏顫動。那一天我的心簡直是整日的與樂騰跳，好像是水之在我心裏激盪，葉之在我心裏搖曳一般。」

太戈爾因「水濺」「葉顫」而啓發了他的詩感。他的詩才就在這時候誕生了。我們讀過十九世紀之末英國詩家司汝播恩 (S. R. Lubbock) 的詩集，便曉得他那「Tasp of leaves and ripple of rain」『葉之微唱與雨之幽咽』的一句詩，不過世上那兒還有這般靈敏善悟的第二個太戈爾嗎！

十九世紀英國詩家諾貝伯娜令 (Robert Browning) 的父親，雖是個銀行裏的書記，却也能詩。他每一詩成，總是抱着他兒子坐在他的腿上，教他讀詩和做詩的方法。太戈爾的父親雖不做什麼詩，確是個印度大詩家有無聲詩人之稱。他不像伯娜令的父親肯教他兒子做什麼詩，但是太戈爾的姪兒喬佛伯諾開西 (Jyotiprakash) 比的年紀還大，教他學着做詩。有一天正午，那時太戈爾已七歲了。喬佛相諾開西忽然拉着他的臂，同他說道，

「你應學着做詩了。」他答道，「我怎麼能做呢？我不知怎麼做呀，」我教你。我雖然不是個詩家，但是也讀過些莎士比亞的哈末來特 (Shakespeare's Hamlet) 戲劇。我學着你的性情，狠近於詩，如有好好的練習，必能成爲一個偉大的，創作的詩人。」後來他便教他小叔叔做十四綫音的詩。

太戈爾於是才第一次學詩。現在呢？

他已著了百餘卷詩文，戲劇，及長短篇小說，爲印度文學東方文學放一異彩。

正是他盛享詩童的美譽時候，恰好他的父親久別歸來。他老先生極其欣賞他兒子能詩的天才，也就忘却責罵他兒子厭惡學校的過失。他決計讓他受學於天然學校，便喊了他兒子，問他可願遊希馬拉亞 (Himalayas) 山。這個詩童不聽猶可，一聽還了得，簡直樂得說不出話來，祇好用盡氣力，高高答應了一聲：「是。」雖棄他那監獄般的學校，趨向富有真美的希馬拉亞山，這是個什麼機會呀！他父親並爲他添製了些新衣，壯其行色。他帶了他做詩的藍格書和鉛筆，便超然遠去，直向希馬拉亞山出發。離開他故鄉開耳客他 (Calcutta) 那一夜，他因爲暮色濃厚，不使

賞玩野景，在火車裏便閉了眼睛靜靜兒養神，以便明日晨曦初動的時候，再來細細的領略那晨光之下的大好山河。

路途跋涉，來到希馬拉亞山旁。他到現在才得着他想望入於夢寐的風景——深奧奇險氣象萬千。天地間的神祕都好像聚集在這一個大山裏。太戈爾天天白朝至夜都在山屋間躑躅——那些葱鬱的嘉木奇卉；紛披震蕩的流冰飛泉；迂迴曲折的山路；峻峭兇險的石峯；牽人衣袖的荆棘；芳香可愛的野花；高唱入雲；毫無機心的麋鹿；都一一披露，介紹些無盡藏的「美」和「真」的奇與這個十一歲的詩童相見。他經過這一次游歷，更是愛好天然，心花怒發了。

第二年裏他母親死了，就重行回到聞耳客他從此他愛母之情便歸併到他愛宇宙的情裏去了。他那幾位不知趣的哥哥，還要叫他再回學校讀書，太戈爾黯然說道：「暢游希馬拉亞山之後，學校的拘束是更受不住了。」但是他們反對他的論調仍舊強迫他去進學校。他看見那種監獄般的學校，便要頭痛；如何能相安呢？他祇好消極的抵制，到了學校，一味的游戲，不理課業。學校裏的辦事人看見這神怪的學生，也是無可如何，祇能將他辭

退。他的大姊看他這兄弟這樣恣肆，不能成器，便狠失望的說道：「我們都以為這孩子能在世上成個人物，但是我們的希望已被這孩子剛愎的性情在「未花」的時期裏摧殘了——他現在簡直就變成我們家裏唯一的敗子了。」

他這次重出學校之後，就完全用他的光陰專心研究藝術的事業。十四歲的時候便做了一本叫作「乾思」Opus的戲劇歌唱的音樂戲劇。他不但能編劇本，並且善於演戲。那時已有彭伽耳大戲劇家之一的盛名。

他的指導人很不滿意於他的一無成就，決意送他到倫敦去學律師。他的父親也祇好捐除成見，勉強許可。他到了倫敦不上一二年，還是因為受不住那種強迫教育，仍舊回到他心愛的彭伽耳。這樣不成器的孩子，他家裏還有誰愛他呢？他母親已死了，他的兄弟姊妹都是厭惡他的，真能知道他的人祇有他的父親——愛他的也祇有他父親一個人。他父親生平未嘗對他發過一次脾氣，總是和言悅色待遇他的小兒子——不障礙他的自由。他偶然做了些違拗他父親意旨的事，他父親也決沒有說過一句糾正申責他的話。祇待他自己天真流露，反躬自省，因為他老先生

深知能愛真理的人才，能接受真理並，且曉得與真理背道而馳的人，或有一日，自覺而返。要是用人爲的，外鑠的責罰，強迫他去盲從那假定的真理那麼自覺而返真理的那條大路就被他完全攔斷了。他父親從來不怕他兒子有什麼過失也決不破壞他兒子自過失中得來痛苦的預料。這老先生祇在他兒子面前高高舉起那超然脫俗的模範與理想——根據仁愛趨重自然的精神感化便是最後引太戈爾趨向真理的指南針

光陰過去得真快！忽忽數年，太戈爾已是十八歲的成熟少年了！情慾的發展時期——醉人的青春業已來到。這是人生的最危險時期，他爲此也煩悶異常，疑心是世界變了，或是他自身變了。後來才覺悟是他受了性慾的侮辱，先將他自身變了，然後那接觸最密切的世界也就變了。他對於山川，星辰，森林，花草的愛情，也就改了方向，奔入奢華浮燥的物質世界。太戈爾自己曾經說過：「青春的發始，違叛天然，奴隸我充滿傲慢的心腸——那時期的特色。我已沒了我家固有的精神流傳之聯合，我已成了棄物。我祇是加些燃料到我那火一般燒着的心裏去。這真是漫無旨趣，荒唐失其所依的少年時期。」

少年時期的太戈爾絕對不是少年時期的擺倫 Byron 但是他多飲了些青春之酒。迷醉的時期一過，他還是偏體無瑕，一塵不染。他從十六歲到二十三歲那幾年中間是他生平最不規則，——荒淫無度的時期。後來每一回想到他那幾年之中的惡濁生活，簡直是感慨萬端，心傷無限呢！

太戈爾自從縱慾的惡夢裏醒來之後，便重行再投身到「自然」的懷抱裏去，做了一個到老不變的「自然之赤子」。他愛之既厚，所以海樣深的情都寄託在「自然」裏了。試問世上最純潔，最誠懇，最高尚的愛情還有過於母子之愛的麼？太戈爾的母親雖然死了，然而他却又找着了了一個較大的，永生的，母親——「自然」。他現在雖已年近六十，然而還是對着「自然」常作兒啼咧！我每讀他的詩，就好像聽見他的啼聲。從他的天才與深情兩方面看來，他不但是「自然之赤子」還是「自然之肖子」呢！因爲他是個能觀顏察色，善體親心的「自然之孝子」。讀了他的筆記，便知我所說的這句話是確有根據的了。他說：

「那天早晨我在自由學校的街上正望着日出，忽然間一張薄幕便扯開了。我所看見的都變成了光明的事物。這幅景緻

如同是完備的音樂，奇壯的聲韻。街上的房屋，遊戲的兒童，都好像是光明的全體事物之一——不可言喻的愉快。這種景緻接連呈顯了七八天。任憑有些什麼相擾，然而我看那每個景緻却都好像是去了他們的裝飾露出他們的真象。我無論對於什麼人那怕就是最細微的事物，都是充分的樂觀，充分的戀愛……自由學校街上的晨景確是最先給我內象 Inner vision 的事物之一。我曾經用詩來表示他，我常覺得我此生的目的，便是因生之美，來解釋生之充實，證明他的完備。這是太戈爾覺悟之後的態度，也是他宣布他的哲學思想——生之實現的第一聲。

(三) 旅居沙來打時之太戈爾

當太戈爾奉了父命來到沙來打 Siaridai 管理農產的時候，他已過三十歲了。他一連好幾年都住在帕德馬 Padma 江邊的一隻船屋裏。那個地方的風景極好，他終日的受好山水供養，得閒便觀察，研究，撫摩，賞玩，自然的景緻，怡然自得，真有一「相忘乎人天」的情形呢！暢遊希馬拉亞山之後，這幾年中的生活比較的天也還能使他適意——他的短篇小說和詩集子有許多是在這時

候做的。

他曾寫過一封信敘述他旅居帕德馬江邊時候的生活，我譯其大意如下：

「我現在住在船屋裏。我在这兒做了我自身和我光陰的偉大主人翁。這個船屋如同是我的舊長衫，非常舒服。我如我所願的去思索，按着我的意志去幻想，我要讀多少書就讀，我要做多少文就做。我坐在一張椅上，將兩隻腿擱在桌上，望着那繡花似的，散光的天空。作一種精神的游泳……真叫，我非常愛這個帕德馬河，他是這般荒野，那樣遠曠。我彷彿是騎在他背上，摩摩他，拍拍他，擁抱着他的頸子……我決不願再在大廣衆中去周旋；我倒覺着甘心在我們所有透明的時日裏，於孤獨寂寞之中，力盡我的責任……這兒的人雖然是無甚意味，但是自然界却又偉大而莊嚴。四週環繞我們的天然景象，真是人目前所不能創造的，將來所不能改進的，此後所不能拋棄的。他們在生，死，動，靜，變，恆，之中永遠獨立。至於無窮。我到鄉間去的時候，我決不將人離開自然看待。江河滾滾，都來自各地，然後再匯集到一處。人道之潮流 Current of humanity

也和他們一般樣，不停止的泛溢，支河雜出，經過了深密的森林，寂寞的平原，繁盛的城市，常爲他的浪聲——神聖的音樂伴，着向前流去。河不見得該唱着說：「人也能去，但是我祇向前流去！」因爲人也分支旁出的向前走去。他有他連着生源的目的，達到死海的究竟——這兩樣都包在神祕的黑暗裏；生命，勞動，愛情，都立在這兩極端裏面。

他還有一封信描寫他初遊帕德馬河時候的感想：

「我未曾暢遊帕德馬河之先，因天天和他在一堆兒，斷守慣了的緣故，我微覺着他並無甚特別可愛的地方，但是等到我泛舟河上的時候，我的懷疑之心都已消滅殆盡了。汨汨的浪聲，船身的浮動，受了日光沐浴的天，一望無邊，輕輕兒的藍水，岸上的鮮綠樹葉——顏色，音樂，跳動，美麗的集合都爲自然的聲調，平添了無限光采。這些種種喚醒了我意志中的銳敏興趣與深厚愉快。」

他從自然界得來的精神愉快，可由他這兩封信裏看出來，但是同時他因爲與村居的農夫非常接近的緣故，又感受了許多痛苦。所以他除了贈與他們一種精神的安慰以外，還供給他們些

物質的需要。他曾研究過醫學，常備些藥品到病人家去診治，無論什麼時候，總是一請必到，既不受人報酬，也未嘗拒絕過一次。那怕是深夜，或是正午，他聽見了病人的消息便去。稅制的苛刻，農人的貧乏，觸目驚心的事實，常叫他坐立不安，精神錯亂，每每自夢中驚醒，百感交集。他自己曾有一段文字表示他對於印度農人的感概：

我每一注意到印度農人的生活，必發悲慘惻隱的感想，他們一無援助，如同是大地之赤子一般，若是大地不用他自己的手去餵他們，簡直便爲飢所苦，他的乳房一乾，他們便哭着喊餓，如其他們得着一點東西喫，又將過去的愁思忘記得乾乾淨淨。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共產論，我不確實曉得是否可能，但是如其這是絕對不能實踐的事，那麼上帝的公律就該是殘忍無比的，人類的不幸也沒有得說了。假定憂愁是該留在這世上，就讓他存在，但是那兒總該有人較高天性，類新奮鬥，所希望，要將這種惡境象改進的可能之曙光。他們空布一種殘忍的理論，推翻人類共產的可能，說這是夢想，並且預料有些人必將餓死而無可逃避，至少也得說，這是一種刻薄不仁。

的理論。」

他還有一封一八九三·六·四·從船屋裏寄出來的信敘述農人受了水災的情形與他憐憫他們的感想悲慘萬狀情意深厚呢！

「因為有了水災，農人便割了他們未熟的稻，裝在船裏帶回家去。我聽見他們的嘆息聲，和訴苦的談話。要是不逢這次災難，米已完全早熟了，那些苦惱的農夫祇盼望這次收成還剩幾粒好穀子罷了。」

在宇宙的工作裏總該有些地方發現慈悲。要是不然，我們還能得着些什麼。但是慈悲的寄託地點很難位置，千千萬萬無過的不幸的男女怨尤窮愁沒有法庭訴冤告苦。雨按着他的歡喜落着，河照着他的隨意流着，誰能自信可以從自然界方面去挽救。我們應該自慰說這種問題是在了解以外的——然而我們同時也該理會在造物之難測的公律裏還有慈悲和正誼呢。

他在沙來打這幾年真是與農民同甘苦的生活。他了解他們的境遇與他們極表同情，常用他健全、銳敏、仁愛的論調去感化

太戈爾傳

他所用的那些辦事人，後來他們待遇農人的苛刻手段居然也改革了許多。他厚待農人，減輕他們的担負提高他們的生活於是民心所歸，沙來打的人祇曉得有太戈爾不知道有什麼英政府委派的縣知事，因此，太戈爾就遭了他的嫉，常被多方試探，查訪，監視。就是數年前印度總督哈丁其 Hardinge 和他的部屬也因為太戈爾聘了一位愛國詩人在他所辦的那個學校裏當教員，也非常厭惡他，想出種種的手段來取締他，防範他。唉！太戈爾在他那已亡的祖國，印度實在是處處受刺激，拘束和壓迫。惡劣的環境常使他的言論帶些民族思想的色彩，和社會主義的意味。他的一生可以算是完全在惡濁的空氣裏生息，然而他能看透現實，不為憂思愁感所窘辱，反在深沈的痛苦裏鑄化了，偉大的煩悶，創造出一種「樂生」的哲學思想。這是何等的精神啊！

(四) 太戈爾所創設之山鐵奈克當 Shanti-Niketan 學校太戈爾創設山鐵奈克當學校的動機便是他自身的徹底覺悟印度人民唯一的大恐慌是精神貧乏。要想救濟他們脫離種種煩惱和拘束，而進於『靈之解放』Emancipation of soul 的——

步，祇有他自己投身教育界去實現他的靈育主義。所以他四十歲後就決計拋棄政治和經濟的活動，而從事於他理想的新教育之發展。

山鐵奈克當便是平和之院 *Horse of Peace* 的意思。這個學校是在一九〇二年創設的。那時太戈爾已經四十歲了。他說他自己也決想不到他已經消磨了半生，從事著作，還來辦教育。可見他素來沒有教授的經驗，祇不過是根據他那返「真」的原理，和求「美」的意志，而創設這個學校的。校址在波耳迫 *Bolton* 那個地方距離開耳客太城將近一百英里。這塊地本是他父親找着，爲他自己晚年靜修之所用的。後來因爲他兒子一心想從事於教育運動，就讓給太戈爾去建設學校了。

這個學校初辦的時候，祇有三四個小學生。入校最先的就是太戈爾自己的兒子。他最先領受太戈爾的自然教育。太戈爾在那個學校裏提倡一種「貧之理想」。他以為「貧」是人生第一個教訓，也是最好的練習。他說，「就是百萬富翁之子也須生於貧乏，從最初他便該受他的生之教訓。他縱然可有代步的器具，他還該和最窮的孩子們一樣學着走路。」「貧」給我們一種與世界

和人生完滿的接觸，因爲生活於奢華是大多生活於代理的境遇，就是生活於較小的實現世界。這種現象或者有利於人之娛樂驕縱，但不利於人之教育。財產是一個金的鳥籠，在那籠裏富人之力都被他人剝削殆盡了。所以在我的學校裏，最令那些玩園的人憎厭，我爲這個曾經聘請一個大教員——陳設與用品之簡陋——並不因爲這種簡陋是貧乏，祇因爲他指道世間的個人經驗。」所以他訓練他兒子的方法是叫他脫離城市生活，來領受山林野趣。換句話說就是改變他兒子的環境，不叫他的真性情被奢華驕縱的習慣汨沒完了。後來他辦學校也是同樣實現他的這個理想。

他辦學校的主旨是很抽象的。簡單說來，便是本乎印度古來林間講學的遺風，作自然的訓育——除却知育體育的平均發展之外，還有一種靈育的感化——使他的學生得着精神的解放，可以生活於充分的愛力中，並且徹底了解人生的價值確是遠超過於世間一切物質的效能，又叫他們常與自然界接近，引起他們慕「真」的意趣，愛「美」的情思，使他們自進於人天兩忘，物我同化的境遇，由他們自動發生愛世之情感，然後聽他們自決去做

種種效忠人類的事業。唉！如今世間辦教育的有幾個人具有這種目解呢？學問知識的功用祇是擾亂宇宙間人類應有之正確和平——不過成了欺人盜世的利器。我寫到這兒便不能不爲巴比賽、太戈爾等他們所組織的『光明運動』高呼萬歲呀！

他們學校裏的生活很有趣味：每夜四點半鐘將近破曉的時候，便有一組歌童先行起來，從甜靜的寂寞裏高高舉起那促醒的歌聲，別的孩子們醒了，就起來收拾好了牀鋪，和着同唱讚美的詩。恰好同時林間的鳥兒全都醒了，便也引吭高歌和着他們唱。那同意不同字句的歌兒，他沐浴之後，就穿了他們的白絲長袍做他們各自靜坐或默禱的工夫——這種靜坐或默禱並非強迫的，而係自動的，要是有人厭煩不願做這種工夫的時候也可以借這幽靜的機會賞玩自然界的美景，他們的師長決不加以干涉的！此後便自備早餐，例如粥、牛乳、菜湯之類。餐後休息上課的時間都在七點半鐘，校中除却少不了的化學和物理試驗室之外連一個課堂都沒有，所以每天在上課以前，學生們就先將他們的草席在樹下接置好了。上起課來，先生和學生們都不帶書籍，先生口授，學生心受。晴麗的日光曬着他們，軟軟的和風

吹着他們，在那裏曠神怡的天然境界討論各種學問（每一個教員至多祇能教授十個學生，班次沒有一定，按照學生的程度選科教授，高級的大學生也有教授低級小學生的義務。他們曾與開耳客太大學 Calcutta University 特別商定，波耳迫學校的學生都准許應大學的入學考試。）

上了三個鐘頭的課，十點半鐘便下了課，學生各自隨意唱着歌兒休息。稍遲沐浴，浴後，便又唱歌祈禱。他們在十一點半鐘吃飯，飯後便隨他們的意思，或讀書，或閱報，一直等到兩點鐘上課的時候方能。一天的功課完畢，已是四點鐘了。有人在他們午後課餘的時間來參觀，便可以看見他們一組一隊的分頭討論文學，批評時事，喂鳥兒，飼家畜，採植物標本，觀察幼蟲，個個學生都是活潑潑地快樂得什麼似的。他們安寢的時候大概在夜裏九十點鐘之間。

他們的體育很發達，足球、棍球都常常帶，勝開耳客太的幾個大學兵式體操也很嚴整，因為要訓練孩子們耐勞受苦的能力，所以不許他們穿鞋着襪在炎日冷雨中競走。學生平日在校非有疾病不得穿鞋着襪。這種斯巴達式的訓練很能增進學生們的

康健。

大的學生們感太戈爾的熏習比較更深，他們常赴野外賽球，引了許多人來看比球，借機會使打起精神來作露天演說。他們的旨趣很純潔態度很溫和，意念很誠懇，說的話語，係發自中心的，與人深表同情的，決沒有驕矜的氣習，所以他們的言論感人最深，常使聽者忘倦，動容，感發，泣下。聽說他們現在已辦了好幾所平民日校，和夜校，實實在在在做他們的義務教育咧。

太戈爾辦這個學校真正當做終身的事業——學校的發展，就是他已身的進步。別的教員和學生也都有這種意思，所以他們師生間和同學間的感情極好，相處如家人父子，簡直是合家庭與學校而為一了。他們稱呼這個學校叫做「我們個學校」，都覺着這個學校是屬於他們的，或說他們是屬於這個學校的，也無不可。我且舉幾個故事來證實他們互愛的情誼：太戈爾素來歡喜同小孩子們接觸。有一次，有一個小學生偷偷的走進他的房裏，看見太戈爾露出滿面的笑容，在那兒點頭擺腦沈吟深思。這孩子驚詫非常，便不知不覺的發聲喊道：「瘋子就是這樣」他聽了不但不責備這孩子，還笑着說：「是的，我的孩子，詩人比瘋

子還要乖。你是何時到這房裏來的呀？」

還有一次，一個六歲大的小學生坐在太戈爾的腿上摸着他的鬍子玩，忽然這孩子喊道：「苟儒豆 Gurudev 師長之稱你做了好多詩，為什麼不教我做詩的法子呢？」太戈爾答道：「我的孩子呀，詩的擔負是非常的重。我覺着還有時被他壓住了。我不要再拿這個來拘束你。」這孩子悶悶的說道：「很好，我將自己學着做詩。雖說你有點被拘束，但是他們都好像歡喜你的詩咧。」現在這孩子已十多歲了，他已經能用彭伽耳文做了許多詩，常在他那個學校出版的雜誌上投稿。

柏森 W. W. Pearson 是這個學校裏一個教員在他所做的那本「山鐵奈克學校」書裏，曾經記載一段故事很能表示他們師生和同學的感情，我譯其大意如下：

伽他 Jadau 是這個學校裏一個小班學生，他祇有十一歲。但是他用一個神奇向富有希望的孩子。當他在學校裏的時候，他就得了病，後來便死在這阿西拉們 ashram（他們自稱這個學校叫做阿喜拉們）裏。

他記得他對於自然研究的深刻興趣，他怎樣跑到我的班

上來畫他所採集的樹葉標本這種功課是較小的學生常做的——他那抖抖的聲腔是要表示他採集的富足，好像還要問別的孩子可曾得着這麼許多種的樹葉。他的先生們都覺着他對於他的功課也有這種同樣迫切的興趣。他在小學生聚會的時候常於英文演說。照他怎麼大的年紀，他的英文程度能有這個樣子，也就算很難得的了。

當他初病的時候都以爲他的病並不利害，一個星期之後，病勢變了方才決定將他送到聞耳客太城去就醫。因爲校中醫院太小，藥品太少，諸多不便。他那些大的同學們夜裏輪流起來耐心看護他。第二天清早八九個孩子就將他放在輿牀上，抬到車站上去，伽他一曉得將被送到聞耳客太城的時候，他便跳動個不止，嘴裏喊着說：『我不要離開阿喜拉們送我回去罷。我不願走。我要回到阿喜拉們去。你們爲什麼將我送走呀？』

醫生以爲他這樣跳動吵鬧，很與病軀有礙，便叫他們仍舊將他送回校中，後來他曉得是回學校，他便靜臥不動了。他的病勢日加沉重，同學們一個個都輪流忍耐體貼看護着

他。醫生也配付極好的藥給他服，但是病還沒有轉機。

他死的一兩點鐘之前，我坐在他的旁邊，聽見他的聲音顫抖斷續着，用彭伽耳語說道：『花將不開了。』我低低的告訴他，『你不要怕，因爲花還要開咧。』

在破曉的時候，便在離開學校不遠的荒郊裏，將他火葬了。正當那火焰漸向上升的時候，我曉得他的小生命爲我們至少已經開了花，留下些永遠不敗的餘香。』

我譯這段故事的時候，也覺得淒愴欲絕咧！我灑了些淚水去潤濕伽他的花，想要使他永遠不枯萎。

這個學校最獎勵學生互助的精神，和自動的能力。他們有學生自治會，及學生裁判所等組織，皆由學生自己去辦。校中教職員全不干涉——達指導的責任都交付大學生，他們決不做那陽爲顧問陰爲監督的贊助人——學生們並且自辦了四五種筆錄的雜誌及新聞紙，除却文藝插畫諸欄之外，也翻譯介紹歐美各國有名雜誌上所刊行的論說，有時他們自己也做些時評和論說討論當時的社會問題。太戈爾自己常常購買許多新出版物，類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文學等供他學生的參考，涉獵所

以他們那個小圖書館倒也非常豐富。

其他如演講、行醫等事，更是他們學生所樂而不倦的。那怕就是很窮的學生，他也能省衣節食，購備些藥品送給貧病的人。最難得是他們認爲人類的義務而做這些慈善的事業，私毫沒有德色。

現在他們那個學校裏共有二十多個教員，二百多個學生。教員每卓公推一人做主任，管理和中一切庶務知課程。學生每星期二公推一人做級長，管理學生團體一星期內的事務。如其有擾亂秩序或破壞公益的事發生，便送交學生裁判所處置。

總言之，他們這個學校裏是充滿了「互助」「相愛」「節儉」「純潔」「自由」的空氣。真在一個人的世界裏討人的生活。

這個學校的經費雖然是很支絀，但是太戈爾決意不受他人的津貼。日夜經營，煞費苦心，方才發展到目前這一步。英政府想要干涉他的學校，便屢次授意要撥經費去補助，屢次都受太戈爾的拒絕，因此猜忌太戈爾的意思也更加深了。

美政府曾有一次傳諭印度官僚的家屬不許他們的子弟到山鐵奈克當學校去求學，祇因大戈爾聘了一位少年愛國詩人希

拉那孫 Hiralalson 在他校中做詩學教員。後來太戈爾祇好辭退他。亡了國的教育是何等的不自由啊！

太戈爾辦這個學校的用意，那是無庸諱章的。他是一方面竭力的提倡靈育，一方面又極端的鼓吹愛國主義，所以他學生們的腦海裏，除了廣大的宇宙主義之外，還有民族思想的怒潮在那兒洶湧澎湃，民族自決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了。東方的偉大民族怎麼還不醒覺呢？這覺後覺的責任是誰應該擔負？山鐵奈克當學校，重生印度之母，山鐵奈克當學校的小學生們，將來光復印度之無名英雄，我以極敬愛的極誠懇的意思祝他們萬歲萬萬歲。

太戈爾的詩六首

黃仲蘇譯自《The Gardenor》詩集

一 原詩第二十二首

當她快步走過我面前的時候，她的裙邊碰着我。

從那顆心的無名海島裏來了一陣春之暖氣。

輕忽的接觸拂過我，一會兒便消滅了，好像一片謝了的花瓣在

和風裏飄盪。

他落在我的心上如同是她身之嘆息和心之低吟一樣。

二 原詩第十五首

我跑着好像一隻瘋了的麝帶着他的香在樹蔭裏跑。

夜是五月中旬的夜風是輕和的南風

我迷了我的路，我徬徨，我尋我所不能得的，我得着我所不尋的，

我的希望之影像從我心裏出來，跳舞。

閃爍的幻景流蕩不定。

我想牢牢的捉着他，他逃避我，使我迷了路。

我尋我所不能得的，我得着我所不尋的。

三 原詩第三十首

你是薄暮的雲在我夢的天裏飄動

我常用我愛的熱誠將你描畫，圖形。

你祇是我的，我獨有的，在我無止的夢裏寄居人！

你那雙足是用我心裏希望的霞光染成了玫瑰紅色，我斜陽欲

太戈爾的詩六首

的拾級人！

你苦而且甜的唇是帶着我痛苦之酒味。

你祇是我的，我獨有的，我寂聊的夢裏寄居人！

我用我情慾的蔭影黑了你的眼睛。

我愛；我已將你擒着，藏匿在我音樂的網裏。

你祇是我的，我獨有的，在我不死夢裏的寄居人！

四 原詩十七首

我不需索什麼，祇站在那林邊的樹後面。

沈悶還是在晨光的眼上，空中的霧裏

濕草的懶臭浮在地上的薄霧裏。

至在榕樹底下用你的手插着牛乳，溫柔新鮮和牛油一樣。

至於我祇是靜靜的站着。

我未曾說一句話，這是看不見的鳥在那深林裏歌唱。

椽果的花兒落在村間的路上，蜜蜂一個個嗡嗡的唱着來了。

在那塘邊，夏肥廩的門開了，讚佛的人口開始唱他的歌。

盤兒放在你的膝上，你正搗着牛乳。
我拿着我的空罐子站在那兒。

我未曾走近你的身旁。

天與廟裏的鐘聲同醒了。

路上的灰塵被牛羊的蹄兒揚起了。

帶着他們腰旁唼唼作聲的水桶，婦女們從那河邊來了。

你的手鏹兒釘釘鏹鏹的擰着，乳沫滿到瓶外了。

清晨恢復了，我未曾走近你的身旁。

五 原詩第五十八首

一天朝晨在花園裏，一個盲女贈給我一串包在荷葉裏的花圈。

我將這花圈掛在頸上，淚兒便到我眼裏來了。

我與她接吻，說道，你瞎了，任憑花是怎樣。

「你自己就不知道你的贈品是多麼美麗啊！」

六 原詩第二十一首

天已破曉，爲什麼這徬徨的少年選着到我的門上來？

我每次進來，出去，走過他面前，我的雙眼竟被他的臉兒擒住了。

我不曉得可該和他說話，或是應守沈默，爲什麼他選着到我的門上來？

六月的雲夜是黑的，天色在秋季裏總是悽悽兒藍着，春日祇是不停的吹着南風。

他每用新鮮的音韻編他的歌兒

我完了我的工作，我的雙眼已含滿了雲霧，爲什麼他選着到我的門上來？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SHOKANMA氏「歌德詩的研究」之一章

——此譯呈「白華」兄的研究桌上——

Flower in the crannied wall,

I pluck you out of the crannies;

Hold you here, root and all, in my hand,

Little flower——but if I could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root and all, and all in all

I should know what God and man is.

——Tennyson's short poem——

牆縫裏的花啊，

我從牆縫裏把你摘出來；

我把你連根帶葉的抓在我手裏，

小花——倘若我能悟得

你連根帶葉的與乎一切是甚麼東西。

那麼上帝是甚麼東西，西人是甚麼東西，我都會悟得了。

——天黎孫的一首短詩——田漢譯

A. 歌德詩中的世界觀（自然觀及宗教觀）

要窺歌德 Goethe 的自然觀，勢不能不講到他的宗教觀。何以呢？因為他是 Pantheist——泛神教——的信徒啊，他的眼中是萬有即神，神即萬有啊。

他之所以認萬有之間都有神之顯現，其近因不在講是因其爲他對於自然、科學的研究之結果，這種研究的態度越嚴肅，越精細，他對於「自然」的感性，自然會帶起主觀的色彩來。對於「自然」悅愉起來，愛戀起來。所以他寫給雅可普 Jacob 的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信裏面說：「若不是自己所愛的知識，不願委身去研究他，而這種知識越深大，越完全，就當然不單生出愛念，連熱情都會更強烈，更活潑起來。」加之若要把自然科學徹底的研究，僅從自然科學那方面弄去，是不成功的，非借「萬有神」的力量，萬無解決的希望，所以歌德說：

「不受形而上學的補助，說要把自然科學的各種問題，加以妥當的說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所謂形而上學，不是那種在教室裏滔滔辯論的，也不是衝口而出——就是偶然說得好——是指那種在形而下學的前面，左右，或後面的，現有的與將來應有的。」

他信仰萬有神教的遠因，最有力的是他於後年私淑斯賓諾莎 Spinoza 的萬有神說，以前已經抱有萬有神教的信念，他少年時代宗教生涯的第一步，就從聖經 Bible 起。當時因爲他的母親愛讀聖經，所以歌德也受了這種感化，愛聖經，成癡。歌德讀聖經的時候，他覺得他的眼前一切書籍的印象都消滅了，天地之間祇有聖經和他的呼吸相通。他之能佩德育的重石，振空想的翼，迴思想的輪，大都是聖經的力量。所以聖經在歌德看來，

是一種法典，一種英雄敘事詩，一種牧唱，一種情歌啊！就中如摩西最初數卷所描寫的純樸的大自然，使他讀了喜悅的不知如何纔好，他那種動搖無定的精神的波濤，一遇着東洋思想，條歸平靜，少年歌德遂由聖經萌了渴仰大自然之念，然而這種渴仰，因立斯本的大地震，受了絕大的打擊，這回大震，立斯本宏樓麗閣的街市，全被破壞，六萬居民，喪於非命，少年歌德聽了這個消息，他的信念，安能無所動搖。「統率宇宙的神聖，果然是萬能，Almighty嗎？果然有慈悲的心腸嗎？」他心裏滿了這些疑問，從前渴仰「自然」之志，自然稍稍變更了，然而信仰之美，華是永不會凋落的，後年歌德遊學萊茵理分得了病，再歸佛蘭克胡爾特的故鄉的時候，病軀日夜不離寢褥，他的心理狀態，因此又沉靜起來，這個時候在胡爾特的心鏡中間閃閃爍爍的，便是世界之本體，他突然抱了神祕的世界觀，萬有之神，微微的笑着，授他以神祕的鎖鑰。

神祕的詩人歌德後年之私淑斯賓挪莎可以說是當然的事情，不獨斯賓挪莎有即神的學說為歌德所皈依，而斯賓氏偉大的人格，尤為歌德所熱愛，斯賓挪莎影響於歌德之大，實不弱於林

侶與莎士比亞，下面就歌德所表現於詩中的世界觀一玩味焉，如何？

歌德最初是把「自然」Nature與「自我」Ich分開來看的，覺得「自我」之外，還有「自然」之力，超然存在，所以自我在自然中間有可以消滅的運命，以為這個消滅歸於烏有的現象，就表示個性的進化，他止「一即全」Eins und alles的詩中說：

Es Soll sich regen, schlaffend handeln,

First sich gestalten, dann verwandeln;

Nur scheinbar steht's Momente still,

Das Ewige regt sich fort in allen;

Denn alles muss in nichts zerfallen,

Wenn es in Sein beharren will.

生力內衝，創化無已，

初則流形，繼則轉徙；

俄頃之定，僅皮相耳。

「无窮」亭之，「无窮」毒之；

物縱欲定，處無滅之。

又在『東西詩集』裏說：

und so lang du das nicht hast dieses Stirb und
Werde,

Bist Du nur ein trüber Gast auf der dunklen
Erde,

汝若無「成」汝若無「死」

塵世陰森汝徒永遠羈旅耳。

然而他這種思想不久就變了他在『遺言』Vernaeolthis詩裏說：

Kein wesen kann zu nichts zerfallen!

Das Ewige regt sich fort in allen.

Am Sein erhalte dich beglueckti

Das Sein ist ewig u. s. w.

物無消滅時

「无窮」享壽之

汝請慶長生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存在無窮盡

自然不獨不離開自我而存在。靈也是自然之一部。祇要自然能
夠存在。子永劫。那麼靈也有永劫的生命。所以『遺言』的詩上
又說：

Sofort nun weende dich nach innen,

Das zentrum findest du da drinnen u. s. w.

速返觀爾胸

心核在其中

歌德像這樣在自我的中心認出自然的反映。來想到自然與自
我之相似。以為自我是自然的寵兒。自然與自我實一心同體。他
對於自然欣慕之情。流露於「湖上」的詩中。他與他的戀人百
合 Lily 姑娘別袂來遊瑞士之時。深喜美的自然。就中如清麗
的湖水。與他以絕大的慰藉。他容與漣漪。流連風景。不覺叫道：

Weg, du Traum! So gold du bist:

Hier aush Lieb' u d Leben ist.

夢影呀(指所愛)你儘可離開!

你縱貴如黃金。此地兒也有「愛」和「生命」在。

一四五

又在浮士德 Faust 的巨作中也借浮士德的口說道：

Verstehst du, was fuer neue Lebenskraft

Mir dieser Wandel in der Oede schafft?

你可知道麼？

這曠野中的變態

在我心地中創出的生力新鮮若何？

浮士德之爲歌德自道，蓋不在講。順便取『暮色垂空』詩看看——

Daemmerung senkte sich von oben,

Schon ist alle Naeh' fern;

Doch zuerst emporgehoben

Holden Lichts der Abendstern!

Alles schwankt ins Ungewisse,

Nebel schleichen in die Hoeh'?

Soh' warzvertieft' Finsternisse

Widerspiegelnd, ruht der See.

暮色已空垂，

近景已迢遞；

隱約耀霞輝，

明星初上時！

萬象在暗裏浮沈，

薄霧在空際淒迷；

反映着暗影陰森，

湖水靜來無語。

Nun am Oestlichen Beraihle

Ahn' ich Mondenglanz und-Glut,

Schlanker Weiden Haerzeweige

Solnerzen auf der naechsten Flut.

Zittert Lunas Zauberschein,

Und durchs Auge schleicht die Kuehle

Saenftigend ins Herz hinein,

俄見東邊天際，

粲鬢月明如火；

纖柳細如絲，

絲枝弄湖波。

姮娥底靈光委佗，

涓涓的夜景清和，

清和的情趣由眼到心窩。

歌德所感得的萬有神的思想，到後年自己研究自然的實體，纔放美麗。的奇花。他尙友斯賓挪莎與私淑其說，都是這洞時候。如是歌德遂成了「想求神於自然，求自然於神」的萬有神論者！

歌德二十歲的時候他宣言道：

離開神與自然想要去行爲是狠困難而且危險的。何以呢？因爲神是唯一無二的實在物，萬有都屬於這個自然神之實體。

他已感得了神，信仰了神，到了感情。即神的路上所以他借浮士德的口說感情之真諦道：

Und wenn du ganz in dem Gefuehle seist bist,

Nenn es dann, wie du willst,

Nenn's Glueck; Herz; Liebe; Gott!

Ioh hab' keinen Namen

Dafuer! Gefuehle ist alles;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Name ist Sehali und Rauch,
Urnebelnd Himmelaght,

你若於此感情之中全然覺着榮幸，

你可任意地命他一個名，

名稱是幸福！名他是心！名他是愛！名他是神！

我看他是名不可名！

感情便是一切；

名號只是虛響，

只是迷繞着天光的一抹烟雲。

又在『神性』Das Goethische 詩中說：

Heil den unbekn ntem

Hoeltern Wessen,

Die wir ahnen!

Ihnen gleiche der Mensch!

Seine Beispiel lehn' uns

Jeno glauben!

不可思議地

一四七

超邁的本體，萬歲！

我們感度你的誠存！

人類是同你相等！

人類底模範

教導我們相信！

說明豫、感、與、信、仰、爲、接、神、的、動、機。

渴仰自然之父，即活動本源的神，希望去浴他的至大至高之力。

這是萬人同一的。這種對於神的欣慕，見於 Ganymed 詩中：

Ach an deinem Busen

Lieg, ich, schmachte,

Und deine Blumen, dein Gras

Draengen sich an mein Herz.

Du kuehlst den brennenden

Durst meines Busens,

Lieblicher Morgenwind!

Ruft drein die Nachtiga!

Liebend nach mir aus dem Nebeltal!

Ich Komm', ich Komm!

Wohin? Ach, wohin?

Hinauf! Hinauf strebt's.

Es schweben die Wolken

Abwaerts, die Wolken

Neigen sich der sehnennden Liebe.

Mir! mir!

In euerm Solosse

Aufwaerts!

Umfangend umfangen!

Aufwaerts an deinen Busen,

Alliebender Vater!

唉，我橫陳在你的胸頭，

我憔悴了，

你的花，你的草，

激盪着我的心，

你清解我胸地中

火一樣的焦渴，

哦，你和惠的晨風！

霧谷裏有啼鶯底聲音

親切地在向我呼叫。

哦，我要去！我要去！

往那兒去？往那兒去？

向上去！努力向上去！

一朵朵的浮雲飛下來了，

一朵朵的浮雲

傾向到渴慕着的情人我。

哦，我！我！

請把我擁抱着，擁抱着！

擁抱在你們的衣襟裏

把我帶上去！

帶上你的胸頭去！

啊，我一視同仁的天父呀！

像這樣他想憑着自然的父。脫去人界的羈絆。求一個安心立命。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之地。此際不滅的慈悲心顯爲至高無上的特權。

Gerettet ist das edle Glied

Der Geisterwelt vom Bösen:

Wer immer strebend sich bemüht

Den können wir erlösen:

Und hat an ihm die Liebe

Von oben teilgenommen,

Begegnet ihm die selige Schar

Mit herzlichem Willkommen,

精神界底高人

得從罪惡超度：

常能努力精進者，

我們能替他把罪惡消除，

上界底恩惠

他得均沾；

上界底羣仙

傾誠地把他款款。

他以為人類雖迷困於煩瑣的人生，然不可使其心境流於塵濁，不可把自我放在曖昧的境界內，隨時隨地要覺非悔罪以圖自贖。神對於這種人，惠祐更大。『神與巴亞迭呂』*Der Gott und die Bajadere* 的詩中說：

Es freut sich die Gottheit der reinen Sünder:

Unsterbliche haben verlorene Kinder

Mit feurigen Armen zum Himmel empon.

懺悔着的罪人帝所歡喜：

他是上界底遺失了的嬰兒，

天上人展出神光燦爛的臂腕

把他度到天上去。

像這樣歌天帝（萬有神）之德，歌德以為是人子應盡之責任，他又於『神人的境界』*Grenzen der Menschheit* 詩中歌神的無上，原詩過長，不便徵引，要之是代表弱小的人類對神之威權的一種自白，一絲不偽的信心之聲啊，為空間與時間限定了的人類對於超絕空間間的萬有的主宰，一種敬畏欣慕的真情之發露啊，我們能不和歌德正襟齊聲謳歌神之聰明嗎？

B. 歌德詩中的人生觀（道義觀）

歌德之泛神的世界觀，馬上就接觸了他的、人生觀或道義觀，何以呢，因為他那泛神的世界觀，同時與自己的人格有關係啊，詳言之就是斯賓挪莎在現世認出神之化身啊，然而假令這個化身的全部都成為神性的要素，其各部不必一樣具有神性，神性渾一的部分，雖然有永遠不滅的生命，而神性較少的，則仍不過一時的現象，變替無常。歌德依斯賓挪莎這種世界觀，想到『自我』中間有二重人格之存在，一種是道義的人格，藝術的人格，這種是發露人類所具的純一之神性的一種，是卑近的人格，魔性的人格，這種是由人類神性之度漸減或全缺所生的神性與道義的人格——歌德所以認世界觀與人格的交涉實基於此。神性遍佈自然界，尤以人界到處可尋其痕跡，雖說有濃淡之差，而各人都有均分神性的權利，這件事可以與歌德的自身同一論法，所以歌德說：『人語即神語』以為我說嗎，卻是神在說，以為神在說嗎，却是我說的，『感做人的程度越強的時候，你就越像神了』至此遂達到『因果內在乎』的問題，他以為彼萬有自神那個東西，並沒有道義上的關係，不過從神的必然性，

流出從神的意志而存在，所以萬有之間無差別，無善惡的標準。一切在渾然無我的狀態。在這個萬有之間認出善惡的意義，立定道義的觀念的，就是人類。人間基於內在之神，開闢倫理的境地。所以道義的觀念及實行，可以說是對於人類之必然的要求。

歌德於他的「神性」詩中說：

Dem unftuehlend

Ist die Natur:

Es leuchtet die Sonne

Ueber Boes' und Gute'

綠森自然界

了無感覺心

昭昭天上日

善惡人頭一樣隨

Und dem Verbrecher

Glaenzen' wie dem Besten,

Der Mond und die Sterne'

皎皎月與星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至人固愛其皎皎，

罪人亦受其光明。

Wind und Sturme'

Donner und Hagel

Rauschen ihren Weg

Und ergreifen,

Vorneher eilend,

Einen um den andern'

狂風暴雨，

冰雹雷霆，

颯爽聲威，

霹靂飛奔。

善亦無所逃形，

惡亦無所逃形

Auch so das Glueck

Tappt unter die menge,

Fasset bald des Knaben

Lockige Unschuld,

Bald auch den kahln

Schuldigen Scheitel.

便是運命之神

潛行於羣衆當中，

有時候捉去青髮之嬰孩，

有時候又捉去禿首之老人。

有罪無罪，有心無心，

老叟孩嬰，同歸於盡。

Nach ewigen, ehruen,

Grossen Gesetzen

Müssen wir all

Unseres Daseins

Kreise vollenden,

自然之宏綱

尊嚴而修永，

吾情萬歲

一切生存

便依天則以週輪

Nur allein der Mensch

Vertrag das Unmögliche:

Er unterscheidet,

Wahlet and riolhet;

Er kann dem Augenblick

Dauer Verleihen.

獨在吾人

能所不能；

人能衡選，

人能區分；

人能使有限之瞬間

化爲無限之永恆。

Er allein darf

Den Guten lohnen,

Den Boosen strafen,

Heilen und retten,

Alles Irrende, Schweifende

Nuetzlich verbinden.

人能使

善得以榮，

惡得以懲，

惡不徒刑而濟之以療拯，

人能使一切迷者悟

而感者醒。

Der edle Mensch

Sei hilfreich und Gut!

Unermuedet schaff' er

Das Nuetzliche Rechte,

Sei uns ein Vorbild

Jener gehaueten Wesen!

人類獨尊

願宏濟而惠仁!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願備勉忘矜

而創造「益」與「正」

願我人類

皎如明神!

立於正道，批判善惡，舉實踐躬行之實，廓清人生之混濁而拯救之，於嚴肅之中，寓溫柔敦厚之意，以之愛自己，愛他人——這都是人生一世應履行的約束，可以謂之神性內在之具體的表現。斯賓挪莎所謂「進於明知性全其活動之狀態時，就有吾人所謂道德者存，夫其間」的理由，就全在這點，所謂道德的根本者，在於我們心力的潑刺旺盛的時候，在我們的心不受外界的制約，而自奮自發充分活動的狀態。這種教訓於他的『掘寶者』
Der Schatzgraeber 一篇敘述得淋漓盡致——

Arm am Beutel, Krank am Herzen,

Schlepp' ich meine langen Tage,

Armut ist die gross' Plage,

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

Und, zu enden meine Schmerzen.

Die ein schoener Knabo frug.

我在遠遠的地方才得見一點光明，
好像是從無邊的天際

來了的一顆明星，

那時候正是子夜時分。

一個優美的童男

送了我滿杯光晶

突然地更加光明；

我想這決不是呀人能斷定。

Holde Augen Soh ich bin ken

Unter diehtem Blunnenkranze;

In des Trankes Himmelsglanze

Trat er in den Kreis herein,

Und er hiess mich freundlich trinken,

Und ich daucht? Es Kann der Knabo

Mit der schonen lichten Gabe

Wahrlich nicht der Boese sein.

我從他那稠密的花冠之下，

得見她一雙的愛眼晶瑩，

她涵映在杯光之中，

向我身邊來臨。

他慇懃地教我傾飲，

我想他這個童男

送我了這麼美好的贈品，

不會是個壞人。

Trinke Mut des seinen Lebens!

Dann Versteilst du die Belehrung,

Nicht zuruck an diesen Ort,

Grabe hier nicht mehr vergeben!

Tages Arbeit! Abends Gaeste!

Saure Wooljen! Frohe Feste!

Sei dein Kuenftige Zauberwort.

請把這精華的生命努力傾飲！

更請聽我的進言，

勿更留在這個地方，

苦掙甚麼金銀！

盡則勞工，夜則談心！

一日休息，六日辛勤！

汝之終生，請照此喝語修行！

利己的思想及行為，其瀆神、性之尊嚴、己甚。歌德關於這點，再敬愛斯賓挪莎。斯氏想除去我們由利己觀念所生的煩惱，而希望心境之平和。這就是斯賓挪莎氏所謂靜寂主義。斯氏嘗說：真愛神的人，不當望神以愛我為報。

這句話，很感動了歌德。歌德所以歌「神性」及「掘寶者」諸章，也是當然的事了。他的道義觀的全體，便是活潑潑地活動主義。像這樣的調和的人格，便是道義的奮鬥之最終目的。所以歌德說：

Höchsten Glück der Erdenkinder.

Sei nur die Personlich keit.

人子無上的幸福。

祇有人格而已。

C. 歌德詩中之藝術觀

「藝術的對象是自然，把自然神化。Purify 了的，便是藝術。」這是很明白的。所以歌德的「藝術家的夕暮之歌」Kuenstlers Abendlied 中歌道……

Aoh, dass die innere Schöpfungskraft

Durch meinen Sinn erschöelle!

Dass eine Bildung voller saft

Aus Meinen Fingern quolle!

唉，我願有內在的創造的力量

在我心中怒鳴！

我願有橫溢的創造的源泉

在我指下飛奔！

Ich Zittre nur, ich stottere nur

Und kann es doch nicht lassen;

Ich fühle, ich Kenne dich Natur,

Und so muss ich dich lassen.

我只戰慄，我只吃驚，

我總把他說不成；

自然呀！我感覺着你，我認識着你，

我所以總要把你來把定。

Be denk' ich denn, wie Manches Jahr

Sieh schon mein Sinn erschliesset,

Wie er wo duerre Heide war,

Nur Freundquell genießet;

我想我的寸心

早已閉鎖了多少年辰，

我的寸心成了個枯槁的曠野，

只想把歡樂的源泉來尋；

Wie seh'n' ich mich, Natur, naoh dir,

Dich tren und lieb zu fuehlen!

Kim lust' gef Spring brunn, wirst du mir

Aus tausend Roehren spielen,

Wirst alle meine Krafte mir

In meinem Sinn erheffern,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Und dieses enge Dasein mir

Zur Ewigkeit erweitern,

自然呀！我怎樣地渴慕着你，

想把你忠實地親愛地感覺得成！

你會在我心地中化作一個活潑發地的噴泉，

從千萬道細管中飛進，

你會使我全部的力量

在我心地中擴大無限，

你會使我這有限的存在

展或到無限的永恆。

此詩把大自然所給與藝術的恩澤歡呼鼓舞起來。然在歌德看來，自然爲客觀的存在，同時主觀的存在。自我的精靈成爲大自然之一部。表現出來。這個事實是從他的世界觀直接發出來的。A項說過的歌德的信仰是信萬有之神和大自然一塊兒的支配。我們的內部生命歌德的詩一半與謂之以外在的自然爲對象，母甯謂之內在的自然，即自然的精神爲本位而加以醇化的作用表現出來的。所以他可以說是——在純粹嚴肅的意味

講來——一種抒情詩人，或主觀詩人。『寄厚意之人』
An die
Guenstigen 詩中說……

Was ich irrte, was ich strebte,

Was ich litt und was ich lebte,

Sind hier Blumen nur im Strausse

Und das Alter wie die Jugend,

Und der Fehler wie die Tugend

Nimmt sich gut in Liedern aus.

我之迷惘，我之努力，

我之煩惱，我之生存，

都是我這花園中的一些花朵，

我之晚年，我之少時，

我之錯犯，我之道義，

都美好地表現着在我的詩歌。

歌德的藝術的態度，於此也可以看的清白，

歌德以前的德國抒情詩和其他小說、戲曲、敘事詩一樣都是一種戲作。其根柢全置於作者自身的經驗的，除開克洛勃魯脫克

等一二人外，殆不可觀。要之就是當時的抒情詩不必是由作者內心所發出的聲音，而是受了作詩術和修辭學的補助所成。一種不知原體的、蛻殼這種虛弱的、抒情詩。一到歌德全然破壞，他務必努力去把自己肺腑中間潛流或澎湃的自然歌詠出來，又并不是故意去努力，祇在一種當然不得不歌的狀態啊。『詩歌作我，非我作詩歌』歌德的自白這句說，真不是欺人的哩，他的詩莫是神來的妙曲。

自己經驗不富的人，想作抒情詩，未免誤謬。自己的經驗雖富，而不能發揮內在的真理，便沒有生命。歌德真是基於自己的經驗，而發揮內在的真理之抒情詩人啊。『浮士德』中說：

Wenn ihr's ni ht fuehlt, ihr werde's nicht erja-
gen

Wenn es nicht aus der Seele dringt,

Und mit unkraeftigem Behagen

Die Herzen allr Hoerer zwingt,

若非你自家感覺得真切

你切莫妄去追尋

若非出自你自家的靈魂，

決不會有深宏的快感能撼聽者之心。

這首詩是教人做詩必傾吐胸臆，是抒情詩人應該深切玩味的話哩。歌德又說——

美者是元始的現象，雖未嘗單獨發現而其光彩於造物主的各種表現中間都可以看出。又和自然體一樣是多種多樣的。這可以看作他對於「美」的定義了。「美」之一物化為無數的形式表現出來，然大體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自然自身之美（自然美）一種是表現於藝術的美（藝術美）那麼藝術的對象，雖說在自然然而不能說自然美便是藝術美，雖同是一個美而自然和藝術之間有一條鴻溝。

藝術家一個個的模倣自然收之於自己的藥籠中自然也是必要。然而這時單止對於自然為忠實的模倣決不能觸藝術的真際。富於藝術的經驗者決不肯盲從自然當進而役使自然施醇化的作用。工夫於是天產的自然通過藝術的熔爐使成了一種藝術的自然。所以歌德謂「不是客觀與主觀直接合而為一則潑刺有生氣的藝術品決不能成立。」又謂「祇要藝術及人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生、不、破、滅、決、無、與、自、然、及、觀、念、分、離、的、時、候。」又歌德稱獎「有至高的真理而無何等現實的痕跡的」作品。謂「各種藝術最大的問題在由假象更與以崇高的現實之迷覺而因欲實現假像費時之多至使作品僅留平凡的假像者實誤認的努力」這話是非難徒然為現實描寫的。在這個意思講來可見藝術家對於自然有兩重關係就是——

藝術家是自然的主同時是自然的僕！

服從自然由之學描寫的手段所以是僕而把這種手段使他服從最高的目的所以是主！因為自然是必待自己精神的統御纔能入藝術之境的。

藝術家應該身臨自然體達行於自然之中的大法則茲所謂自然的大法則者換言之便是真理。

藝術家把真理當作自己的材料作出藝術品的時候便叫做實在的作品何以呢？因為祇要作品常常是真理那麼便可以謂之「實在的」Real。然而那怕是實在的作品也不能馬上說他是「現實」Reality。現實是赤條條的自然祇要藝術不徒然是模倣自然便不能把現實為必然的條件所以照此講來純正

的藝術不必是現實的。既說不是現實的，Real 便是理想的。Ideal 了。純藝術的作品是理想的，作品然則藝術的必要條件恆爲實在的。Existent 而非現實的。換言之，便是籠罩真理的理想——這使算是藝術的終極目的了。所以歌德的「藝術家之歌」

「Kuenstlerlied」下歌道：——

Wie Natur im Vielgebilde
Einen Gott nur offenbart,
So im weiten Kunstgefilde
Webt ein Sinn der ew'gen Art;
Dieses ist der Sinn der Wahrheit,
Der sich nur mit Schoenem schmueckt U. S. W.

宇宙茫茫，
一神之所表，
藝海茫茫，
一心之所彰，
唯茲藝術心

「美」飾中之「真」

此詩所謂「美」便是理想，所謂「真」便是真理。歌德於此把理想主義與實在主義渾然無跡的調和了。然無論如何他是重理想的詩人。他有一首短詩中說——

Aus dem Leben heraus sind der Wege Zwei dir
geoffnet;
Zum Ideale fuhrst einer, der andere zum Tod.
Siehe, dass du bei Zeit noch frei auf dem ersten
entspringest,
Fhe die Pause mit Zwang dich auf dem andern
entfuhrst!

從生命當中替你開放着兩道路徑，

一道是引到理想去的，一道是引到死路去的。
你要留意，待你還在躊躇未曾打從前路飛去時，
司命之神早用強迫的手腕把你勾引到後路去了。

註(一)此詩原文本來無韻，且便於直譯，故用散文體
把他直譯了。

(二) (巴爾惹) Parze 本是司命之女神，姊妹共

三人，長曰亞突羅坡時 (atropos)，中曰拉赫西

施 (Lachesis)，少曰克羅佗 (Klotho)，少妹繚

絲一卷，次姐延長之，長姐一刀剪斷之，喻人生之

生成死。

又謂實在這東西的自身，可得些甚麼呢？我們於這個實在以真來描寫他的時候，便生快感……然而我們高尚的精神之所謂利益，祇存於由詩人胸中所迸出來的理想。又謂『不可徒然模倣現實，現實的精神，便是有真理的理想』。就看這點，可知他如何置重理想了。歌德的自身，實即這種典型的詩人。他叫抒情詩，是他基於自己精神內所宿的真理，依醇化的妙用而發揮出來的。歌德所謂內在的真理，即不外萬有神的顯現，所以在此點可見藝術和宗教有關係，這兩者都是我們深信渴仰的對象，而為「美」的最高的表現。兩者都一致的以理想境的實現為最終的目的。在歌德看起來，藝術的努力和宗教的努力，其根本的動機，祇發於一個大源，大源是甚麼？是內在的真理之表現，是神性之發揮！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

九年三月四日午後一時。

譯者敬告：——

I 譯者譯此文的動機，是因為去年十月過滬時，與摯友宗白華兄談會及歌德研究事，白華已稱擬作『歌德的世界觀及人生觀』。譯者亦謂回東後，亦當於歌德有所介紹。今年新友郭沫若兄與白華書札往還，又及此事，偶檢鹽釜 Shokana (天蠟) 學士所著『歌德詩的研究』第一編即本論，凡分為三項：一、歌德的世界觀，二、人生觀，三、藝術觀，縱覽一過，頗多精論，以為若譯出可供白華的研究之一助，欲研究或了解歌德者，也可以添許多的觀察力。先後費三兩日之力，幸譯成了。

2. 篇中所引各詩，儘多金玉之句，譯者筆拙學淺，不能譯出，以呈白華白華解人，固不必譯出，而一般讀者則殊不利，茲委託郭沫若兄譯出，特對沫若致感謝。

沫若附白：——

詩的生命，全在他那種不可把捉之風韻，所以我想譯詩的手腕於直譯意譯之外，當得有種「風韻譯」願讀隨如余，讀歌德詩，於其文辭意義已苦難索解，說到他的風韻，對於我更是不可把捉中之不可把捉的了。壽昌兄既叫我獻拙，我也只得勉強移譯了出來。我想這不過是替讀者諸君撒布一番 *Laohgas* 罷了。

江南

康白情

一
只是雪不大了，
顏色還染得鮮豔。
赭白的山，
油碧的水，
佛頭青的胡豆，
橘兒擔着，
驢兒趕着，
藍襖兒穿着；

板橋兒給他們過着。

二

赤的是楓葉，
黃的是荻葉，
白成一片的是落葉。

坡下一個綠衣綠帽的郵差

撐着一把綠傘，——走着。

坡上踞着一個老婆子

圍着二塊藍圍腰，

嗚嗚的吹得柴響。

三

柳椿上拴着兩條大水牛。

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

編着一個撮箕，

蒙着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隻小鷄

都張些紅嘴，

跟着她叫着。

顏色還染得鮮豔，

只是雪不大了。

二〇，二四，在滬甯路車中。

雪的三部曲

易漱瑜

◆室中

天上變了銀灰色，

那白砂糖似的東西，都挽着大團兒，紛紛的飛下。

對面森森的樹影，一刻刻的看不清白。

一對小雀兒站在屋簷邊，

正找不着一個棲身的地方——

他們「可濕底斯，可濕底斯」的商量了好一會，

忽向這銀灰色的遙空裏飛去，不見了。

巷子中間那株小樹

詩

頃刻間添上了無數的花朵。

幾個小孩子撐着雨傘，踩着高腳，

笑嘻嘻的走來走去，

好像沒有比今天還有趣似的。

◆路上

雪花一陣陣向我的臉上吹來，

但也不覺得怎麼樣冷。

祇選着雪厚的路邊走去

靴上並不會染着一點兒污泥，

脚下還有一種越谷越谷的聲音

入耳十分的清脆。

兩邊的枯草

都低着頭兒，裝出他們的羞澀。

兩個工人推着一滿車的貨物

忙忙的走去，

頭也好，腳也好，任他雪花飛着，寒風吹着；

只口裏你一句，我一聲，

好像是說，「誰啊誰啊，誰知道我們的苦楚啊？」

同路一個坐馬車的，

很高興的望着兩旁，

又好像是說，「我今日一回家園子裏又添了許多的景致了！」

——
窗外

鵝絨毯鋪滿地上了，

綉球花開滿樹上了，

金盞兒裝滿屋上了，

昨日的塵寰，

今日的玉海！

怎麼這們可愛啲，

你這天然的景致？

那松樹一經裝飾，

好像怕掉了珍珠似的，

連動也不敢動了。

雲啊！你有這樣藝術的天才，

爲甚麼卻只一年一降？

但是——

說你像銀子麼？你又很嫻謨克拉西的，

到處都勞你佈滿了。

說你像棉花麼？有人還穿着單衣。

說你像麵粉麼？有人還吃不飽青菜。

雪啊！難道你只能爲他們裝飾園亭麼？

這首詩是漱瑜女士的「處女作」。我爲她把不合

rhyme 的地方改正了好幾處。可是同情之深，觀照之

細，疑爲女詩人所特具。二三節之寫貧富階級問題，簡直

可以入 Nesbit 的 Callads and Lyrics of Socialism

的詩集中。這便是不待她許可，冒昧發表他的緣故。

田漢

原信——

昨天下午回來，做了這幾句文不文話不話的詩，

恐怕也沒有甚麼好處，不過是稍微表點意思罷了。你

若是得空。就請改好寄來……

漱瑜一九二〇，二，九，八時半。

中國詩裏的雪詩，這算是第一首。雪賦雖然也描寫得細膩，但他的意思浮淺，不能如漱瑜之感人之深。我爲過愛這首詩，竟又把他改了好幾處。改的不知道怎麼樣，但我總想他音節能夠更諧和，體裁能夠更散文，風格能夠更自然，意思能夠更深刻。我想我這種不客氣，瑜君大概是不會怪我的，只怕所改的東西和我所想的適得其反，那就很難過了。如果是這樣，我極望漢兄能爲我緩衝呢。

我說，『新詩也可以唱。』這首詩既以曲名，瑜君能給他再製一個樂譜麼？

白情二〇，三，二六，

朝氣

康白情

窗紙白了。

鏡匣兒亮了。

老頭子也起來了；

小孩子也起來了；

詩

孀們兒也起來了，

好雲霞啲！

好露水啲！

肩的肩鋤頭；

措的措背篋；

提的提篋篋——

一夥兒『上坡』去。

石塊兒也搬開了，

亂草也斬盡了，

所有荒蕪的都開轉來了。

挖上些窩窩

種下些麥子。

把把的麥花；

蓬蓬的麥子。

看的也有了，

吃的也有了。

二〇,三三〇

黃蜂兒

周無

一個黃蜂兒，跌在水裏。

他掙扎着飛，飛起來，還是跌在水裏。

水流得很慢，很安閑，夾着一疊一疊的樹影，

黃蜂兒很着急，只是掙扎着望上飛，但只是在水裏。

翅子已濕了，再也飛不起來，只在水裏亂轉。

腳上的花糖兒，是他們盼望的，

他覺着很痛心，都已被水沖散了。

雖然望得見岸，他卻只在水裏亂轉。

不知道他爲的甚麼——生命麼？工作麼？

可憐水推着他走，經過了一疊一疊的樹影。

他歇一歇又掙扎，但他還是在水裏。

呵，好了，前面排立着許多水草了。

但是，黃蜂兒，他卻不動了。

乾燥

康白情

一六六

睛着；

風着；

杖兒；壺兒；凳兒倚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的對着我。

二

鳥歌謳着；

李花開着；

兩兩的蜂兒戀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的對着我。

三

油菜澆着；

白牛底背上騎着；

嫩黃的桑葉兒採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的對着我。

二〇二 在上海

春又來了！

黃蘇仲

近午的時候我獨自兒坐在一塊草地上，面對着那畫裏的鐘山，不曉得想些甚麼。

明媚的蒼天，輕暖兒鋪着幾片嬌媚的白雲；太陽很和暖的曬着我——蕩然可親的望着我；一陣一陣清涼的東南風掠着我的頭髮，輕輕的吹過去。

那邊來了三個穿着破衣的小孩子，競走，跳躍，跑到那路旁搶着去拾煤屑。一個最小的孩子被他們擠着朝天倒了，露出他那玫瑰似的面龐，映着紅豔的陽光。他一壁哭着，一壁慢慢的又重行爬起來，拭着淚微笑。

一箇經冬復蘇的小蟲兒，斜着翅膀，緩緩的飛來。不巧風大了，他支持不住，便撞在我的手上，落在地上亂跳。

自由的畫眉兒，躲在一株靠近我坐處的樹上，使盡他悅耳的聲腔，唱着讚美自然的歌兒。他忽然縱身飛去，一根乾稍的枝兒就被他折斷了，落在我的腳邊。

詩

我抬頭望去，看見那樹上的嫩枝兒已在茁芽了。枯黃的草地，也一樣雜了幾堆青草了。

九，三，六。

黃昏

左舜生

（寄我的一個小學生）

兩道短堤，

密排着四五十株古幹權樛的柳樹。

這邊是清溜溜的深潭，

那邊是活潑潑的小河。

時候黃昏了，

遠望去，

一處——兩處——三處的炊煙——一縷一縷的。

天空的歸鴉陣陣，緊緊的自南向北。

那要落不落的夕陽，

襯着這九月的柳條，

映在他蒼薇似的面，

一六七

作淡黃的顏色……

竹葉

竹葉和松枝

滿街吹得莎莎的響。

春日町的那頭

祇看見有些人來往。

◆ ◆ ◆

從春日町往水道橋

是一條冷淡的街道；

正在砲兵工場的左邊，

行客和街燈一樣的少。

◆ ◆ ◆

這時候有一輛拖貨物的空車

橫傍着一間關了門的矮屋

階級邊輪着一個勞動家，

只歎歎的在那兒痛哭。

田漢

◆ ◆ ◆

只有一盞昏暗的街燈，

照着他那淒涼的面目。

這時候人家都忙着過年，

誰還來照管他的死活！

◆ ◆ ◆

電車空隆隆的來；

他又空隆隆的去。

砲兵工場的裏頭，

還劈利啾啾的打個不住！

——一九二〇，二二九夜——

『不加了！』

康白情

淚呀，血呀，

就是這愛底水。

醉人在愛底河上，

用瓢加水；眼巴巴的望着，

「給我一個波嚨！」

但加了一瓢，

又加了一瓢，

加了無量數瓢，全不見半點兒波起。

水太薄麼？

河太廣麼？

醉人底不才麼？

但淚也要乾了；

血也要盡了；

醉人鬚髮也醒了。

「唉！不加了！」

二〇，二廿。

南京

一

南京

我要和你小別了！

詩

左舜生

我和你兩年的戀愛，

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自然的美：

莫愁湖邊的柳，

復城橋上的月，

古道的台城，

暮色的鍾山，

柳啊，

月啊，

我願你永永戀着你的湖，

照着你的橋，

我要和你小別了。

二

南京

我要和你小別了！

我和你兩年的戀愛，

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親愛的朋友：

有的似雨花台畔的石，

有的似揚子江上的水，

有的叫我不能忘記，

有的拖住我的腳了。

讓你系着，

讓你拖住，

我要和你小別了。

三

南京

我要和你小別了！

我和你兩年的戀愛，

也多謝你送給我許多的煩惱；

你把煩惱完全交付給我了，

我要和你小別了。

八，二十四。

送許德珩楊樹浦

康白情

一

「打呀！

罷呀！」

呼聲還在耳裏。

但事還沒做完。

你又要去了。

但世界上那裏不應該打？

那裏不應該罷？

又何必一處？

暴徒是破壞底娘；

進化是破壞底兒。

要得生兒，

除非自己做娘去！

奮鬥呵！——

努力，加工，永久！

二

「有征服，

無妥協。」

我們不常說麼？

犧牲的精神；

創造的生命。

哦！你不要跟着；

你但領着；

他們終歸會順着！

奮鬥呵——

努力，加工，永久！

三

送你一回；

送你一回；

又送你一回。

前門外細膩的月色，

水榭裏明媚的波光，

怎敵得楊樹浦這麼悲壯的風雨！

笛呀，輪呀，喧聲呀，

都髣髴在烟障裏，雄着噪音喝道，

詩

「好呀！別呀！」

楚僧

前途！珍重！

「楚僧！

楚僧！楚僧！

斯——嗒！」

二〇，二五〇，

別後

鄭伯奇

天已大明了，

客已去了，

別後的心情

何等寂寥！

那繁華熱鬧的七條五條

靜沈沈的好像死去了；

要沒有那三兩個少女，

冷清清的在門前打掃

上八板，登國山，

早來到噴水池前，

遠遠的山巔，樹巔，

射著初日的光線

林間的樹，

帶著葉上的朝露，

面著太陽，

微笑，吐他的珠玉。

太陽也笑了

亂吐出清輝的光線

一半燃着我的心絃

一半跑上地面

地面的芳草

竟像是狂了，

橫波，媚着太陽，

含笑，惹人清想。

心花開了！

靈魂笑了！

舉頭望着太陽；

低頭理着雜想。

我說：太陽！

「生命的父親！

沒你的光，」

「誰還能生存？」

「太陽的光喲！

太陽的熱喲！

太陽的 energy 嘞!

『重把世界改造嘞!』

我的默禱還沒有完，

太陽已飄然出林端

一陣陣的晨風

吹去斷雲片片。

那不是岡崎園的廣場?

那不是一羣青年

驚破『平安』的長眠;

生命的彈在那裏飛揚?

風兒吹着，

樹梢兒擺着;

一陣聲響了;

彈兒飛了。

詩

飛了，飛上半天空，

好像與太陽競爭，

譁然喊的人聲!

迸然墜的球影!

球兒嘍! 力嘍!

生的表現嘍!

飛入懷中來嘍!

與我接吻來嘍!

打破幻想的

鐘聲遠遠吹來了。

驚飛詩趣的

現實漸漸展開了。

送會友魏時珍王若愚陳劍修許楚

一七三

僧赴歐留學

黃仲蘇

宇宙不是生命的海麼？

我們都是他的驕子！

同在那洶湧澎湃的海裏馳騁。

這一堆一堆怒濤的浪花中

恐怕有你，有她，或他，也許有我。

我信，並敢說你們都相信：

友誼的愛力是萬能的，

精神是不滅的，

地球的面積也祇有這般大，

任憑你們或我，走遍天涯，那裏還有什麼『離別？』

世界何嘗破曉！

新月已沒了，星兒也全落了。

她滾起山似的滔天白浪，在深厚的黑暗裏狂嘯。

喂！怎樣才打得破這沈悶的寂寞？
人類污辱的罪惡又如何方能洗滌？

唛！這是什麼微光？

原來是她，手裏擎着真之燈光在空中搖曳。

聽他嗚咽的泣聲；看，她羞愧的面容。

這是美的靈魂在那兒顫慄罷！

唉！你們怎樣去安慰她的憂憤？

走啊，朋友！……

會員通訊

仲蘇：下午漱妹剛從我這兒回去，我便接到了三封信，其中有一封是你寫給我的，拆開看時，曉得你已經收到了我寄給你的 Six French Poets 了。你們彷彿都不懂寄兩本書祇收到一本的緣故。那麼便是我寄書的那一天，郵局員說兩書同寄太重了，要做小包，郵局便寄，不能做書籍寄。因為做書寄要比較寄小包便宜些，所以我把兩書分開，先寄前書來了，其餘一本頗輕，隔

了幾天我便和新購的 Emile Verhaeren 法文詩集又一并寄上了。現在光景也已經收到了哪？我在比較便於讀書的東京便有替國內友人謀求學上的便利的責任，何況你是我一個「相見恨晚」「一見如故」的朋友，那我更有許多更重的責任，我此次替你買書問心尚有很多不忠實的地方。狠對至友不住，倒承你說起『種種奉讓十分抱歉』的話來，我更對你不住了。以後我們有德相勉。有過相規。言語文字更不必着甚麼寒暄之色罷！

我和你雖不過兩天的相聚，然而你的印象入我的腦海很深，你的身世，你的性格，你的思想，你的感觸，我或從直接的會談，或從間接的問問，或從當時的觀察，或從過後的追想，大體也有一個輪廓。你莫不是一個『意弱思清，多情失戀』的青年嗎！仲蘇！要知我下你這個批評，不盡是客觀的，是於客觀之外加入了主觀的分子，所以我不敢說你便承認這個批評就我也未必固持這種觀察，總之思清而情重，是不會錯的，而且是我輩中人共同的色彩，至於意之欠頑強（？）戀之未能滿足（？）則一半是境遇造成，但我終不望仲蘇爲 The Victim of Circumstances。能我這話的意思又函義極多，不是一兩句話說得完的，

會員通訊

祇好後來再說。

你說『近來心緒惡劣，常常有無以自慰的時候。』如是要求精神的慰安於智慾滿足之一途。你又說『我真被智識慾望驅使得苦了。』我把你這種心境用文學的話代表出來可知你是看不了現實 Reality 的醜態。想託庇於藝術之宮。 Palace of Art。但是照徹底的虛無主義者 A. Flaubert 講起來，就是藝術也未必可恃，他曾說『我爲着美破壞了神，人生，人道，這些信仰，若是美也和世間一切東西一樣，一現空，華，毫無足恃，那將如何呢？』我已經爲着藝術把我的生活，青春，幸福，愛戀，都捨去了，然而若是藝術於我入墓之前棄我而去，那將如何呢？說者謂 Leonardo da Vinci 也和 Flaubert 都是虛無思想者，而 Leonardo 還說愛是知識的女預想，知識的極致便是愛，而 Flaubert 至并愛而否定之。他少壯之年，本承認愛爲藝術之真，爲人類唯一無二可以寄其生活價值的東西，及到晚年，連這個都不能不否定。他的苦悶程度也可以曉得，所以他晚年的苦悶，是人類最深的苦悶，他這種苦悶同時又痛切的引起我們的反響，憤慨：人類生活到底是這麼沒有意義麼？到底是這麼沒。

有價值麼？那麼人類生活自然不會這麼沒有意義和價值，假如真正這麼沒有意義和價值，上帝何苦造人類出來，其所以造人類出來，正所以叫他們自己去創造他們自己的生，活，使他們自己賦與他們的生活以價值以意義，莫使他們自己的生，活，終於無價值無意義。講到這兒，Leonardo 也好，Flaubert 也好，算都是教人創造自己生活的 Meaning and Value。不過 Flaubert 比 Leonardo 經過了一層更深的苦悶，他告訴我們人類到底非愛不能生活下去。人類的思想史要不過一種 "Search for Love" 的歷史！仲蘇！你經過了這種深刻的苦悶嗎？

黃日葵君前寫一信與我述他們的心境，極有味，說「我們的生活是火抗裏的生活，除了自然給我們一點愉快和精神上構造一所樂園，簡直要悶死了！靠「自然界」和「空想」討論快的人，却又因此得着沈悶和煩惱，譬如處在嚴寒惡濁的北京，耳聽着發發的北風，眼看着滾滾的黃塵，日慘慘其無色，鈞天似醉，林漠漠以淒迷，大地欲僵，這時候心已死了一半，還有甚麼愉快可言呢？這是「自然界」的靠不住，至於「空想」會構成煩惱，在青年人尤其常事」可見他們也不滿於他們的現實生活，

就想討愉快於「自然界」和「空想界」也和老兄之討「愉快於智慾之滿足」一樣。你看他們求「自然界」「空想界」板着面孔不容他們愉快，求「空想界」「空想界」蹙着眉頭不容他們愉快，更可同情了。我自己住在此間，從「自然界」和「空想界」或曰從「現實界」和「理想界」都在在給我們以無窮的煩悶。我敢說少年時代，在生活的意義極深價值極重的人，終其身也免不了偉大之煩悶。不過我總相信現實生活雖衝突我們的理想生活，我們總得「Cognate」他，如何去「Cognate」他，我們總得「Understand」他，既「Understand」他，於是我們便依自然的法則征服自然，人類的勝利一樣也依現實的生活的法則征服現實生活，歸思想的勝利！必是才能有靈肉調和，物心一如之妙。嘗讀 A. E. 的 "A New World" 的詩，與我以非常的醒覺，有幾段抄於下：

I who had sought afar from earth the fair
land to meet, Now find content within its birth
and wonder high my feet. To-day nearer I
I choose and seek no distant sphere; For

ausoiled by fairy doves the dear brown breasts
appear..... I close mine eyes from dream
.....to men.

仲蘇！紙短了，寫不盡，你以意足之罷！舜生同此問好，漱妹頑健，託叩合時安勝，並賀新年之喜。弟漢白 十二、三十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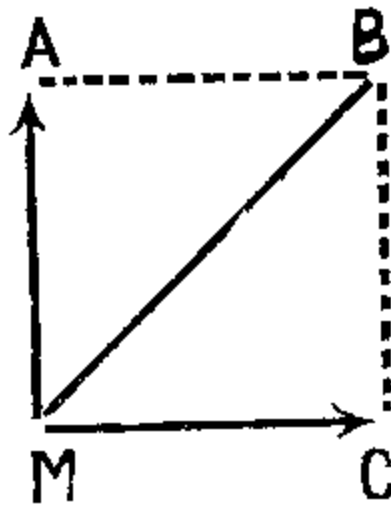
舜生！你的兩個來片我都接到了，知道你不住南洋去了，同時可知你願意大替『少年世界』盡力。你拜託我替『少年世界』做文章自然引起我的責任感，不過我此後立志不做人我無補的空文杆，做甚麼都竭盡全力。在『少年世界』上發表的文章我已腹稿多時，搜集材料也動手了。然而第一期決做不到了，至少也要等第二期。我們既然不是專靠文章來做時下論壇，夕陽的羣鴉，何如做時花候鳥開其所不能不開鳴其所不得不鳴呢！致仲蘇的信因為昨晚人也倦了，時也晏了，把要說的話或為筆滯或為詞害，都沒有說得十分如意。仲蘇但擇要看看之，或者也不無微補。

偶讀白樂天詩，有『抽青松直上，鋪碧水平流』之句，我以為可以拿起來象徵我們的生活。我們人類的生活不外三種：

會員通訊

- 1 衣食住的肉體生活；
- 2 知識學問的頭腦生活；
- 3 宗教倫理的精神生活；

這三種生活可以用下面這種形式代表起來：



a 等於精神生活和頭腦生活，等於肉體生活，C 為物質的，都為精神的。物質的生活應該像水一般的平流。精神的生活應該像松一般的直上。物質生活是屬地的生活，精神生活是屬天的生活，一像水之滿地，一像松之參天。至於我們為物質生活的何以能達宗教倫理的精神生活，那麼便是學問知識的頭腦之力。所以世間一切知識都不是我們的究竟，是我們由物質生活一極端達精神生活一極端的媒介。我們人生而將本能以俱來，這種本能時時刻刻躍躍『欲』試，時時刻刻向上發展。除非受甚麼外界的壓迫，他就略為之屈服。與我們的生活直接生關係的莫如衣食住。所以生活必需慾望最先發達。（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物質生活生出餘裕來了，知識慾望便隨之發達。再進一若沒有留戀他們，阻害他們的事情——他們由知識、科學、

還尋不出慰安，還不能告滿足，便生了信仰、慾望。來。生活必需物是有形的，人類爲自己保存起見，便想獲得許多物品，所以這種慾望是『所有的』Possessive。至於知識或信仰是無形的，不自己去創造他，是沒有的，所以是『創造的』Creative。創造的生活是精神生活，所有的生活是物質的生活。所有的生活要平流，不平就要起社會的不安。創造的生活要直上，不上便會生精神的墮落。假如命m點爲人的全生活。力量a、c二點合成的b。的力量是怎麼樣大法呢！真所謂『精神所至金石爲開』了。

偶有所感，隨筆寫來，不知兩兄以爲何如。今日是三十一日。一九一九年祇有幾個鐘頭了。他事等一九二十年再說。手此問你的安好，我們倆狠Healthy。承你們的念。弟漢白。十二卅一。壽昌：讀了你寫給舜生和我的兩封長信，真有一披書歡笑，樂不自勝。一的情形呢！你爲我代購的幾本書確是精美，我越讀越有趣味，越往下讀，便越感謝你爲我選擇、介紹、贈寄的美意和勞力。我要表示我的謝忱及愉快，可惜又不善於措辭，便說了些『奉讀』『抱歉』的話，並不是和你寒暄。至於你所說的『有德相勉，有過相規』我當然是『拳拳服膺』的。

你批評我的那『老弱思清多情失戀』八個大字，狠引起我許多感想，拉雜寫來，七無頭緒，請你意會罷。

(1) 意弱。這兩個字我承認，但是自從我們別後這半年來我自覺稍有改變。從「避世而逃的我」已進而爲「與惡搏鬥的我」了。赴美的計劃能實現，便是「意之進步」的證明。我自己很覺得「意弱」確是我的大病，不過我總是竭我全力以鍛鍊之，或者能由薄弱的地位漸入於頑強的實現，然而我却配服你那深刻的觀察，壽昌啊！你真是「目光如炬」啊！

(2) 思清。這却不敢當。我因爲知識和環境的緣故，常有神經麻木，鈍拙非常的時候，發現這怎麼可以謂之「思清」呢？有時偶而有些玄妙的思想，可惜不能將他 Well-developed，祇不過是些直覺的狂想，或不成片段的妄念。有人讀了我的詩，「謂我心憂」也有人罵我怪謬，我自己也覺着「心憂」和「怪謬」同時發生的時候很多。但是我現在狠做「深思」同「觀察」的工夫，想更治理我這「神思不清」的大病。

(3) 多情。不錯。不過我爲了他，得着許多痛苦，然而我安之無悔，爲了他，我又得着許多愉快，但是我也受之不辭。現在可向你

告慰的便是「情感的發展很好」——「苦」樂「已成連理之枝，且開並蒂之花了！」

(4) 失戀。這一層不知道你所見而云然。我生平對於女子不易發生情感，也並不是情場中的「loser」，何能說我是「失戀」呢！哦！我懂了！你意中莫非謂我「胸蓄萬丈情絲無所着落」麼？我祇好黯然答道：「Yes, Sir, I did」然而現在已有所寄託了。唉！世上誰能充量的接受我這樣誠摯的愛情呢？除了我們「愛之若命」的學會以外，還有誰呢！

總之，你的眼光真不錯，兩天的相聚，居然能用八字來批評我，雖不能完全使我滿意，然而這八字批評之外，又帶了無限的真情和美意以俱來，真可感謝啊！

你不希望我做 The victim of circumstances 我也是爲此死命的搏鬥以爭人格，——極力謀向上的發展。在精神戰場裏，討生活，實在別有樂趣呢！

你說我求精神的安慰於智慾滿足之一途，爲看不了現實 Reality 的醜態，想託庇於藝術之宮，便用了 Maubert 和 Leonardo 兩個虛無思想者的學說，證實「美」與「藝術」的不可

恃。你就因他們的思想引起了你的反應，假定人類的生存爲有意義有價值的，我對於你這種解釋，也還滿意。不過我雖然經過了「深沈的煩悶」時期，但是「愛」的偶像還沒有推倒，我以爲介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還有一個「人道之世界」

The world of humanity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及人生之可貴，都因爲有這個世界在。R. Tagore 說得好：「人之相知，與了解人生之真義，僅能得自同情 Sympathy 而已。」他又說：「如吾人無愛之心，則決不能有真正之人生觀。」所以他說：

“Civilisation must be judged and prized, not by the amount of power it has developed, but by how much it has evoked and given expression to, by its laws and institutions, the love of humanity.” 這樣看來，「愛」真是人生不可少的元子呢！我想你必定相信那 “From love the world is born, by love it is sustained, towards love it moves, and into love it enters” 那麼我怎麼會有「深沈的煩悶」呢？因爲我從前沒有找着這「愛之真義」，現在我的心已有了 its rest, 這就是說他已了解了，發現了，「愛之真義」才

有他的歸宿地「生」確是爲有了愛。而有意義有價值的。說到這兒，我們倆所見都相同了。豈不樂麼！

你引了日葵兄信裏的原文來證他求「自然界」和「空想」的愉快，也和我求精神安慰於智慾滿足相似，必是同樣的適得其反。這個……我却不以爲然。去歲三月裏，有一天，發了一陣很大的東風，將園裏的幾樹桃花全行吹謝。我在那兒正看着那些碎花瓣兒出神，有一位教授哲學的先生從我面前走過。他望我笑了一笑說道：「黃君你不要單拿文學的眼光去看這些落花，還須用哲學的眼光和生物學的眼光去思索去考察啊！」我經他這一次的提醒，真是受益不淺，所以此後我無論遇着什麼事發生，總用我所有的知識去推理，如能滿意解決，便很快樂，否則便有知識貧乏之憾。又去年十二月裏有一夜大雪，我半夜醒了。那時雪霽雲靜，風止，月來，我披衣起坐，推開了東窗，賞玩夜景。看見鐘山的頂上堆了些白雪，半圓的月兒揭開了夜之黑幕，映射出冬天的景緻，一行一行的飛雁衝寒而來，一聲一聲的叫着，驚破了沈悶的寂寞。我覺着這冷裏頭的「真趣」和「美意」狠夠人玩味。可見得「自然界」是挺美妙的，狠親密的，決不至於板

着面孔，不容我們求快樂。至於「空想」呢？爲我也狠好，還沒有對我蹙着眉頭，使我失望。一言以蔽之，我是個慣在煩惱裏找樂趣的人。你勉勵我的厚意，提醒我的苦衷，我完全了解，完全接受。我的性格和境遇經此一番解釋，你更可以明白了。

你那「靈肉調和物心一如」論，確是名言至理，我極以爲然，也於我很有補益。我於此便做 *Conquer* 現實生活和 *mind* 的 *organ*。現實生活兩種工夫以救我那「看不了現實」的病。

我來日之行，已作罷論。准於今年八月間動身赴美求學，此去還是繼續學農，不過我注重的是一鄉村教育學，「和」農村社會學。若有餘暇，再行補習法文，並研究法國近代文學，以爲託庇於藝術之宮的初步，一笑！

舜生的小學生和我的妹妹們都叫我代筆問候易女士的安好，我也爲你們默禱。天天過那優美愉快的生活，你暑假中如不歸國，我便寄張最近的肖照給你。弟玄敬復，一九二十一年，廿二日。

白華先生：

我的詩真是你所最愛讀的麼？我的詩真是可以認作你的詩的

麼？我真歡喜到了極點了！只是你說：你有許多詩稿無形中打消了，我又很替我可惜起來，因為我想你的詩一定也是我所最愛讀的詩，你的詩一定也是可以認作我的詩的，我想凡是藝術家對於他自己所產生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如像慈母之愛撫其赤子的一般，會要加以十分的愛惜的，你却何以那樣地冷酷，那樣地暴殄，或者你是取的獨樂主義，不肯披露出來安慰我們的嗎？我想我們的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 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 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底源泉，陶醉底美釀，慰安底天國，我每逢遇着這樣的詩，無論是新體的或舊體的，今人的或古人的，我國的或外國的，我總恨不得連書帶紙地把他吞了下去，我總恨不得連筋帶骨地把他融了下去，我想你的詩一定是我們心中的詩境，詩意底純真的表現，一定是能使我融筋化骨的真詩，好詩；你何苦要那樣地暴殄，要使他無形中消滅了去呢？你說：「我們心中不可無詩意，詩境，却不必定要做詩。」這個自然是不错的，只是我看你不免還有沾滯的地方，怎麼說呢？我想詩這樣東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來的，我想你

的詩一定也不會是「做」了出來的。Shelley 有句話說得好，他說：A man Cannot say, I will compose Poetry. Goethe 也說過：他每逢詩興來了的時候，便跑到書棹旁邊，將就斜橫着的紙，連擺正他的時候也沒有，急忙從頭至尾地矗立着便寫下去，我看哥德這些經驗正是顯勸那句話底實證了，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我想詩人底心境譬如一灣清澈的海水，沒有風的時候，便靜止着如像一張明鏡，宇宙萬彙底印象都涵映着在裏面；一有風的時候，便要翻波湧浪起來，宇宙萬彙底印象都活動着在裏面，這風便是所謂直覺，靈感 (Insiration) 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張着的情調，這活動着的印象便是徂徠着的想像這些東西，我想來便是詩底本體，只要把他寫了出來的時候，他就體相兼備，大波大浪的洪濤便成爲「雄渾」的詩，便成爲屈子底離騷，蔡文姬底胡笳十八拍，李杜底歌行，當德 Da nie 底「神曲」彌爾棟 Milton 底「樂園」哥德底「弗司德」一小波小浪的漣漪便成爲「沖淡」的詩，便成爲周代底國風，王維底絕詩，日本古詩人西行上人與芭蕉翁底歌句，泰果爾底「新月」這種詩底波瀾有他自然的週期，振幅 (Rhythm) 不容

你寫詩的人有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猶豫，硬如哥德所說連擺正紙位的時間也都不許你有說到此處，我想詩這樣東西到可以用個方式來表示他了：

歌二(西德十詩體十詩體)十(德詩的文字)

Tuhalt

Form

照這樣看來，詩底內函便生出人底問題與藝底問題來。Tuhalt便是人底問題，Form便是藝底問題。歸根結底我還是佩服你教我的兩句話。教我：「一方面多與自然和哲理接近以養成完滿高尚的詩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詩中的自然音節，自然形式，以完滿詩底構造。」白華兄！你這兩句話我真是銘肝刻骨的呢！你有這樣好的見解，所以我相信你的詩一定是好詩，真詩，我很希望你以後「寫」出了詩的時候，你千萬不要再把他打消，也該發表出來安慰我們一下子呀！

可是，白華兄！我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你恐怕還未十分知道呢。你說我有「Folk」的天才，我自己却是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確是太壞透了。我覺得比Goldsmith還墮落，比Herrick還懊惱，比Baudelaire還頹廢。我讀你那「詩人人格」一句話

的時候，我早已潛潛地流了些眼淚。我從前也做過些舊詩，我且寫兩三首在下面，請你看看。

尋死

(四年前舊作)

出門尋死去，孤日流中天。寒天冷我魂，孽恨摧吾肝。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嘆。畫虎今不成，鴛鴦天地間。偷生實所苦，決死復何難。癡心念家國，忍復就人寰。歸來入門首，吾愛淚沈瀾。

夜哭

(二年前舊作)

憶昔七年前，七妹年猶小。兄妹共思家，妹兄同哭倒。今天我之涯，淚落無分曉。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有國等於零，日見干戈擾。有家歸未得，親病年已老。有愛早摧殘，已成無巢鳥。有子纔一齡，鞠教傷懷抱。有生不足樂，常望早死好。萬恨摧肺肝，淚流達宵曉。悠悠我心憂，萬死終難了。

春寒

(去年作)

凄凄春日寒，中情慘不歡。隱憂難可名，對兒強破顏。兒病依懷抱，呻吟未能談。妻容如敗草，澣衣井之闌。蘊淚望長空，愁雲正漫漫。欲飛無羽翼，欲死身如癱。我誤汝等耳，心如萬箭穿。白華兄！像這樣的詩，恐怕你未必愛讀，像這樣的詩恐怕未必可

以認作你的呢！「尋死」一首，除會慕韓兄外，沒有第三個人看過。慕韓兄他知道我，咳！我不忍再扯些破銅爛鐵來，擾亂你的心曲了！我在前幾天才在朋友處借了「少年中國」底第一二兩期來讀，我有幾句感懷是：

我讀「少年中國」的時候，

我看見我同學底少年們

一個個如明星在天

我獨陷沒在這 *Stryx* 的 *amoeba*

只有些無意識的蠕動。

咳！我禁不着我淚湖裏的波濤洶湧！

慕韓，潤嶼，時珍，太玄，都是我從前的同學，我對着他們真自漸形穢，真是連 *amoeba* 也不如了！咳！總之，白華兄！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現在在很想能如 *Phoenix* 一般，採集些香木來，把我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燒毀了去，從那冷淨了的灰裏再生出個「我」來！可是我怕終竟是個幻想罷了！

田壽昌兄正是在「少年中國」裏會議着的他早那樣地崇拜

Whitman 要他才配做「我國新文化中的真詩人」呢！福岡離東京很遠，要坐三天的火車，所以我不能去拜訪他，可是我今後當同他筆談，把你所告訴我的話一一傳達給他。

我常想天才底發展有兩種 *Types*：一種是直線形的發展，一種是球形的發展，直線形的發展是以他一種特殊的天才為原點，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個方向漸漸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為止；如像純粹的哲學家，純粹的科學家，純粹的教育家，藝術家，文學家……都歸此類。球形的發展是將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時向四方八面，立體地發展了去。這類的人我只找到兩個，一個便是我國底孔子，一個便是德國底哥德。

孔子這位大天才要說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義；要說他是哲學家，他也有他的 *Faithism* 底思想；要說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底 *Kinetish* 的教育原則；要說他是科學家，他本是個博物學者；數理底通人，要說他是藝術家，他本是精通音樂的；要說他是文學家，他也有他簡切精透的文學便單，就他文學上的功績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斷

難推倒的。他刪詩書，筆削春秋，使我國古代底文化有個系統的
存在。我看他這種事業，非是有絕倫的精力，審美的情操，藝術批
評底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我常希望我們中國再生出個
纂集「國風」的人物——或者由多數的人物組織成一個機關
——把我國各省各道各縣各村民風，俗語，採集擺來，採其精粹
的編集成一部「新國風」。我想定可為「民衆底藝術宣傳」。——
新文化建設底運動」之一助。我想我們要宣傳民衆藝術，要建
設新文化，不先以國民情調為基點，只圖介紹些外人言論，或發
表些小己底玄思，終竟是鑿柄不相容的話。扯遠了，我再回頭
來說孔子。我想孔子那樣的人是最不容易了解的。從讚美他方
面的人說來，他是「其大則天」；從輕視他方面的人說來，他是
「博學而無所成名」。我看兩個評議都是對的，只看你自己的
立腳點是怎麼樣；可是定要說孔子是個「宗教家」，「大教祖」，
定要說孔子是個中國底罪魁，「盜丘」，那就未免太厚誣古人
而欺示來者。

哥德這位大天才也是到了「博學而無所成名」底地位。他是解
剖學底大家（解剖學中有些東西是他發見的）他是理論物

理學底研究者（他有色素底研究，會同牛頓辯論過來）繪畫
音樂無所不通，他有他 Konkursordnung（破產法條例）底意
見，他有政治家和外交家底本能和經驗 Lavater 與 Knebe 都
稱讚他是個英雄，便是蓋世的偉人拿破崙一世也激賞他是
Oftaußer homme，他有他的哲學，有他的倫理，有他的教育學，他是
德國文化上的大支柱，他是近代文藝的先河……他這個人
確是最容易了解的。他同時是 Ernst, Got, Uebermensch
他同時又是 Mephistopheles, Teufel, Hund 所以 Wieland
說：Goethe wurde darum verkannt, weil so wenige faeh-
ig seyn, sich einen Begriff von einem solchen menschen
zu machen. 我看他這句話也可以應用到孔子身上的。Wieland
又說 Goethe 是一個 (menschlichste aller menschen) 他這
名稱似乎可以譯成「人中的至人」可是他的概念終竟還是
不易把捉的。可是他比我國底「大誠至聖先師」等等徽號覺得
更妥當着實些。哥德是個「人」，孔子也不過是個「人」。孔子
對於南子是要見的，「淫奔之詩」他是不刪棄的，我恐怕他還是
愛情的！我看他是主張自由戀愛（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聖人不

禁)實行自由離婚(孔氏三世出其妻)的人我看孔子同哥德他們真可算是「人中的至人」了。他們的靈肉兩方都發展到了完滿的地位。孔子底力「能拓國門之關」他決不是在破紙堆裏尋生活的 *Buchhaltung* 決不是以收人餘唾爲能事的臭痰孟!

我想詩人與哲學家底共通點是在同以宇宙全體爲對象，以透視萬事萬物底核心爲天賦；只是詩人底利器只有純粹的直觀，哲學家底利器更多一種精密的推理。詩人是感情底寵兒，哲學家是理智底幹家子。詩人是「美」底化身，哲學家是「真」底具體。(這些話自然是要望你指正的!)可是我想哲學中的 *Pantheism* 確是以理智爲父以感情爲母的甯馨兒。不滿足那 *Phoisterer* 所鑿逗出的死的宇宙觀的哲學家他自然會要趨向到 *Pantheism* 去。他自會要抱宇宙全體從新看作個有生命有活動性的有機體。無論甚麼人，都是有理智的動物。無論甚麼人，都有他自己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詩人雖是感情底寵兒，他也有他的理智，也有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那麼，自然如你所說的：「詩人底宇宙觀以 *Pantheism* 爲最適宜」的了(你這「宇

宙觀」當中自然是包括着「人生觀」說的了)所以你要做的「德國詩人哥德底人生觀與宇宙觀」我真是以先觀爲快的呢!哥德雖說是個單純的詩人，可是包圍着他全人格的那個 *Weltallenskrantz* 中，詩人底光彩是要占一最大部分的了。哥德底宇宙觀和人生觀我雖不會加以精密的分析，具體的研究，可是我想他確是個 *Pantheist*。他是最崇拜 *Spinoza* 的。他早年(二十四歲)的時候，無意之中，尋出了 *Spinoza* 底書來讀了——書名他雖不成說出來，想來自然是 *Spinoza* 底 *Ethica cum geometriam* 了——他大大地歡喜，他說他再不會感受過那種精神上的慰安和明快。這段事實敘述在他自敘傳 *Dichtung und Wahrheit* 底第四部十六卷中。此書可惜弟處沒有，不能把哥德自身的話寫出來，真是抱憾。司皮諾志的 *Einleitung*，我記得好像是 *Itiding* 底「近代哲學史」底評語，說他是一部藝術的作品，是一部 *Drama*。我看他這句話正道着「詩人底宇宙觀以 *Pantheism* 爲最適宜」底反面。司皮諾志是 *Pantheist*，是不用說的。哥德受了司皮諾志底感化，也是一種既明的事實。所以你意想中的哥德，和我意想中的哥德是相吻合的。只是我對於

哥德底作品，許未曾加以詳細的研究，精密的分析；你的研究論文快要出現，可不令我快活欲死麼？我想哥德底著作，我們宜儘量地多多地介紹，研究，因為他處的時代——「脅迫時代」——同我們的時代很相近，我們應該受他的教訓的地方很多呢！要我做「說明詩人與 Pantheism 底關係」的詩，白華兄！我實在是不敢獻醜了！我看這類的詩，泰果爾英譯的 a hundred Poems of Kabir 中，首首皆是，儘可以儘量地引用。我最近復把李太白詩集來讀，把他「日出入行」一首用新體款式寫了出來是：

日出東方隈，

似從地底來，

歷天又復入西海；

六龍所舍安在哉？

其行終古不休息，

人非元氣安能與之久徘徊？

草不謝榮於春風，
木不怨落於秋天。
誰揮鞭策驅四述？
萬物 歛皆自然！

羲和羲和！

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

魯陽何德！駐景揮戈？

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吾將囊括大塊，

浩然與溟滓同科！

這樣地寫出來，他簡直成了一首絕妙的新體詩！你看他這詩頗含着些科學的精神：他雖不知道地球繞日，他却想像到地是圓的；他不相信神話傳說，他只皈依自然。我尤愛他最後一句，你看是不是『我與天地並生，與萬物爲一』[Substantia Sive deus, deus in natura] 呢（本體即神神即萬彙）？

學燈欄是我最愛讀的。我近來幾乎要與他相依爲命了。我國新文化運動底出版物，除了學燈而外我一種也沒有，我沒有許多錢來買。

我們現在正在組織一個『醫學同志會』，想把我國底不合理的舊醫學（至少有一大部分是不合學理的）迷信的舊觀念，積病的舊社會來打破，推翻，解放，改造，發行一種『醫海潮』底雜誌，把新醫學底精神來闡明，宣傳，公開，普及，以達我們救濟全人類社會的目的，以營文化運動底一項『分功』。可惜我們的同志很少，資本也沒有，我們的經營一時還未能具體的表現；若是表現了的時候，那我更不能多做專門以外的文字了。總之我是最愛學燈的人，我要努力，我要把我全身底血液來做『醫海潮』裏面的水，我要把我全身底脂肪組織來做『學燈』裏面的油。我不再寫了，請了，請了再談罷！

郭沫若 一·一八·

白華兄：我昨晚寫了一封信，還不曾付郵。今晨上學，又接到你的惠書，我才知道我從前所鬧出的事情，時珍早對你說了，你同時珍更肯不念我的舊惡，我今後唯有努力自奮，以期自蓋前愆，以

期不負我諸至友之厚愛。我前次所寄上的那封信，你替我公開了，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我何敢至於「怪你」呀！我常恨我莫有 *augustine, Rousseau, Tolstoj* 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懺悔錄」來，以宣告於世。我的過去若不全盤吐瀉淨盡我的將來終竟是被一團陰影裹着，莫有開展的希望。我罪惡的負擔，若不早卸個乾淨，我可憐的靈魂終久困頓在淚海裏，莫有超脫的一日。我從前對於我自己的解決方法，只亂定着一個「死」。我如今却掉了個法門，我要朝生處走了。我過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獄裏做鬼；我今後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裏做人了。白華兄！你們便是我彼岸的燈台，你們要永遠賜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渡呀！

Den Drang nach Wahrheit und die Lust am Trug 哥德這句話，我看是說盡了我們青年人的矛盾心理的。真理要探討，夢境也要追尋，理智要擴充，直覺也不忍放棄。這不單是中國人的遺傳腦精，這確是一切人的共有天性了。哥德一生只是一些矛盾方面的結晶體，然正不失其所以爲「完滿」。我看我們不必偏枯，也不要籠統。宜擴充理智的地方，我們盡力地去擴充，宜運

用直覺的地方，我們也儘量地去運用。更學句孟子的話來說，便是「乃所願則學哥德也，」不知道你或許贊同我這樣的意思麼？

我對於詩詞也沒有甚麼具體的研究，我也是最厭惡形式的人，素來也不十分講究他。我所著的一些東西，只不過儘我一時的衝動，隨他亂跳亂舞罷了。所以當其纒成的時候，總覺得滿腔高興，及到過了兩日，自家反覆讀着時，又不禁渾背汗流了。只是我自己對於詩的直感，總覺得以「自然流露」的爲上乘，若是出以「矯揉造作」，只不過是些園藝盆栽，只好供諸富貴人賞玩了。天然界的現象，大而如寥無人跡的森林，細而如路旁池畔的花草動，而如巨海宏濤寂，而如山泉清露，怒而如雷電交加，喜而如星月皎潔，莫一件不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東西，莫一件不是公諸平民而聽其自取的。亞里士多德說：「詩是模倣的自然東西。」我看他這句話，不僅是寫實家所謂忠於描寫的意思，他是說詩的創造貴在自然流露。詩的生成，如像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需參以絲毫的矯揉造作。我想新體詩的生命便在這。古人用他們的言辭表示他們的情懷，已成爲古詩，今人用我們的

言辭表示我們的生趣，便是新詩。再隔些年代，更會有新新詩出現了。

你所下的詩的定義確是有點「寬泛」。我看你把他改成文學的定義時，覺得更妥帖些，因爲「意境上」不會加以限制。近來詩的領土愈見窄小了，便是敘事詩，劇詩，都已跳出了詩域以外，被散文占了去了。詩的本職專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採詩形，也不失其詩，例如近代的自由詩，散文詩，都是些抒情的散文。自由散文詩的建設也正是近代詩人不願受一切的束縛，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專挹詩的神髓以便於其自然流露的一種表示。然於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他自然的諧樂，自然的畫意存在，因爲情緒自身本是具有音樂與繪畫之二作用故。情緒的呂律，情緒的色彩便是詩。詩的文字便是情緒自身的表現（不是用人力去表示情緒的）。我看要到這體相一如的境地時，纔有真詩好詩出現。

詩於一切文學之中發生最早。便從民族方面以及個體方面考察都可得其端倪。原始人與幼兒的言語都是些詩的表示。原始人與幼兒對於一切的環境只有些新的感覺，從那種感覺發生

一種不可抵抗的情緒，從那種情緒表現成一種旋律的言語，這種言語的生成與詩的生存是同一的。所以抒情詩中的妙品，最是些俗歌民謠，便是我自己的兒子，他見著天上的新月，他便要指着說道：「Oh, moon! Oh, moon!」見着窗外的晴海，他便要指着說道：「啊，海！啊，海！海！海！」我得了他這兩個暗示，我從前做了一首「新月與晴海」一詩是：

(一)

兒見新月，

遙指天空。

知我兒魂已飛去，

遊戲廣寒宮。

(二)

兒見晴海，

兒學海號，

知我兒心正飄盪，

血隨海浪潮。

我看我這兩節詩，硬還不及我兒子的詩真切些呢！

會員通訊

詩的原始細胞只是些單純的直覺，渾然的情緒。到了人類漸漸文明，個體的腦精漸漸繁複，想把種種的直覺情緒分化蕃演起來，於是詩的成分中，更生了個想像出來。我要打個不倫不類的譬比是：直覺是細胞的 Kern，情緒是 Protoplasma，想像是 Centrosomum，至於詩的形式只是 Zellmembran，這是從細胞質中分泌出來的東西。

我近來趨向到詩的一元論上來了。我想詩的創造是要創造「人」，換一句話說，便是在感情的美化 (Refine) 藝術訓練的價值只可許在美化感情上成立，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襲的東西。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監獄。形式方面我主張絕端的自由，絕端的自主。至於美化感情的方法：我看你所主張的（一）在自然中活動（二）在社會中活動（三）美覺的涵養（你的學習音樂繪畫，多讀天才詩人詩的項目，都包括在這裏面）（四）哲理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條件。此外我不能更贅一辭了。說了這一長篇幾乎莫有可以收腳的地方，我還是歸到我本身來收腳罷。我的詩形不美的事實正由於我感情不會美化的緣故。我今後要努力造「人」，不再亂做詩了。人之不成詩於何有？

彌海爾安易羅說：

Art is a jealous thing. It requir. s whole and en
tire man. michael anGelo

Art 呀！你真是個 jealous thing 你怕不要我這樣的了！白華你
也恐怕不要我這樣的人了罷？

弟沫若頓首 二·一六·夜·

新青年

第一、二、三、四、五卷
合裝本全五冊再版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印行

五卷
合賣
不能
選擇

《新青年》雖然是力求進步的雜誌，却是一卷有一卷的色彩，一號一篇都各有各的輪廓。儘管是現在不談了的問題，但是現在拿起來看，仍然不失為很有價值的文章；因為那文章在當時實在是極有關係的。

又有許多現今正在討論的問題，却是由從前一直說下來的。新近才看《新青年》的人，往往有許多語句，意思，不很了解；這是不知道說話的來源的原故，於從前幾卷似乎都不能不着看的！

《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國近五年的思想變遷史）了。不過社會的思想變遷在滬高而表現，就是外邊人的思想變遷也有一大部在這裏面表現。要研究以後的思想會如何變遷去，就不可不知道現在的思想是如何變遷來的！

《新青年》開手就注重（通信）一欄，因為通信可以隨便發表意見。所以那通信欄裏有許多好材料現在也還是不能不看

的。還有一個（孔子問題），是從前《新青年》裏面說得最詳細的。孔子這個人，我們同他的關係太深，將來有許多材料務必

常裝
實價銀五圓

國內五角
外加 日本八角
郵費 其餘各國 一元六角

精裝
實價銀六圓五角

國內五角
外加 日本八角
郵費 其餘各國 一元八角

學大京北

新 潮

答各
處學
生的
要求

的版三卷一

特 價

費 郵		平 裝	洋 裝
相 同	平 裝	五 冊	一 冊
外 國	日 本	特 價	實 價
五 分	一 角 五 分	一 元 三 角 五 分	一 元 五 角
	本 國		特 價
	一 角 五 分		一 元 六 角 二 分
	本 埠		實 價
	七 分 五 厘		一 元 八 角



海 上

館 書 圖 東 亞

行 發

注 意 !!!
起 陽 曆 四 月 十 號
止 陽 曆 六 月 十 號

北京大學 新 潮

第二卷
第三號

的目次：

耶蘇以前的基督	江紹原
「無強權主義的根據」及「無強權的社會」略說	葉盛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胡適
思想的派別(杜威講壇)	吳康
詩	社員
狗和褒章(小說)	俞平伯
白侶衷與梅立桑(名劇)	趙承易
職業與生計	葉紹鈞
近代民治主義之精神	譚鳴謙
大學與輿論(杜威講壇)	高尙德

定價	
每月一冊三角	
全卷五冊一元二角	
全年二卷二元四角	

郵費	
國內	三分
日本	六分
其他	一角

總發行所 北京大學出版部

建設

第二卷第三號要目

發展實業計畫	孫文
克魯泡特金社會思想之研究	于樹德
近代社會主義之思潮	林雲陔
無感情的社會不自然的家庭和我的救濟主張	吳尙鷹
米本位說之批評	朱執信
全民政治論	廖仲愷
自醫學上所見之社會改造	姚伯麟
爲民而設之都市	林雲陔
再論錢幣革命	廖仲愷
帝王春秋	易白沙
國民生計政策	馬君武
馬克斯資本論解說	戴季陶
社會革新之兩大要素	李石曾
雜錄	

定價

每月一册三角郵費國內四分國外六分
 半年六册一元六角郵費國內二角四分國外七角二分
 全年十二册三元郵費國內四角八分國外一元四角四分

總發行處

上海法界環龍路四六號

建設社

總代派處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

各代派處

(上海)審美書館、羣益書社、泰東書局(杭州)有正書局、第一師範書報社、祖虞(北京)益智書報社、(開封)心聲雜誌(濟南)齊魯通信社(武昌)中華大學、梁紹文(廈門)江聲日報(廣州)開智書局(長沙)健康書社(成都)派報處、陳岳安(梧州)第二中學(烟台)膠東新報(山西)商業學校姚任文

政治，經濟，社會，文藝
的自由批判

星期評論

每星期
日出版

(一) 編輯及總發行所 上海白爾路三益里十七號

(二) 海外售報匯款經理處 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

(三) 定價：每年五十二號大洋一元。半年二十六號大洋

五角。零售每號二分。美洲每年二元五毫

。南洋每年星銀四元，荷銀五盾半。香港

，西藏，新疆，蒙古，每年大洋二元（均連郵費）。

（郵匯不通的地方，郵票可以代價，但只收二分三分的）

代派章程
節略

(一) 照定價對折。

(二) 賣剩的得退還。

(三) 賣出後繳價。

(特) 定條

凡學生及勞動者所組織的團體，經理代派的，得自由把本報託人閱看。

(詳章見本誌四十二號)

北京大學 日刊

本日刊爲北京
大學之公報欲
知北京大學情
形者不可不閱

目價

日出一張(除星期例假)零售銅元
一枚每月大洋一角五分派送一角
七分郵寄三角報資先惠不收郵票

發行所北京大學第一院日刊課

請看北京大學學生週刊

諸君
想研究世界的學術嗎？
想改造中國的社會嗎？
現在已出到第十二期了
每期三分全年一元四角
發行所北京大學學生會

世界消息之總匯
時代思潮之前驅

晨報

▲▲社址▼▼

北京丞相胡同電話

南局一八八六號

▲▲價目▼▼

本京每月七角外省

每月八角五分

時事新報大刷新！

本報邇來關於編輯內容力求改善近又添置新式輪轉機及其他各種印刷器具持論正大消息翔實對於要聞爲有統系之記載對於問題爲極徹底之批判每日附有學燈一大張內載關於學術及社會問題之提倡評論思潮研究講壇叢譯名著譯述新文藝學術界消息及討論通訊諸門藉以革新思想促進文化其大旨(一)對於原有文化主張以科學解剖之(二)對於西方文化主張以哲學與科學調和而一併輸入之排斥抄襲育從之說皮相之論(三)對於新派所持之主義加工研究不作無價值之調和論(四)對於教育主張順應世界潮流提倡德莫克拉西之教育以發展人格爲主旨不以職業教育之實用主義爲滿足(五)對於教育制度反對襲抄的與固執不化之制度(六)對於教育事情揭載各種教育上之流弊(七)對於學風主張改造活潑撲實之學風排除現在萎靡不振之積習定報章程凡本國及日本境內全年九元五角半年五元三個月三元郵費在內凡學生訂閱半年以上者照碼七折以示優待惟須加蓋學校圖章直寄上海望平街本報定報處方可照寄

放翁說：

「嘗試成功

自古無！」

胡適說：

「自古成功

在嘗試！」

請看

新出……

胡適的

嘗試集

增去國集

書分兩集：到北京以前的詩

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

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刪剩若

千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上海
亞東圖書館
發行

每册定價三角

放翁說：

『嘗試成功自古無！』

胡適說：

『自古成功在嘗試！』

胡適的

嘗試集

附去國集

已經出版了！

書分兩集：到北京以前的詩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

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刪剩若干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每册定價三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九期

詩學研究號 定價三角

民國九年三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英亞處下
文信如：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 81-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郵費		定價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外	內		一	角	一	元
其	二	二	角	分	二	角
他	本	與	角	分	二	角
每	與	與	角	分	二	角
冊	國	與	角	分	二	角
六	內	與	角	分	二	角
分	同	與	角	分	二	角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
“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本月刊緊要啓事

凡有訂報派報及刊登告白事務請與上海亞

東圖書館接洽

凡有關於編輯事務請與北京松公府三號黃

日葵君接洽

凡交換雜誌請與北京馬神廟松公府七號蘇

甲榮君接洽

凡有關於學會事務請與北京西城南鬧市口

回回營三號陳愚生君接洽

本學會緊要啓事

本學會係國內外青年同志所組織，與一切黨派無絲毫關係。所有會中經費，全由會員湊集，並未在外籌募分文。若有用本學會名義在外敲詐者，即請被詐之家從速通知本學會，以便澈底查究。

少年中國學會駐滬會員謹啓

通信處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左舜生